

劉公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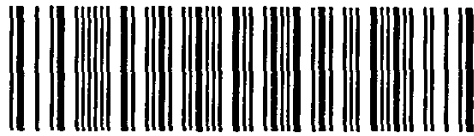
三國新志

世界書局發行

三國新志

劉公任先生著

顧超剛題



3 0660 2198 5

公任先生文席十載睽違戰亂之中不復能相聞問去冬
華翰下頒無任欣忭並讀

大著序言就稔研究三國史事創立體裁勒為新著足與

歐宋齊驅曷勝欽佩剛自歸後公私事冗僕僕京滬道上

煩勞之甚以是親友來函每未能一一作答既慚且歉敢請

曲宥為感辱承

囑為作序題簽敢不應

命惟作序實不得暇又不肯草率成文致貽佛頭著糞

之譏茲敬塗一簽條塞責幸為

鑒原出版後祈早日

見寄以快先親至所企盼專此即頌

撰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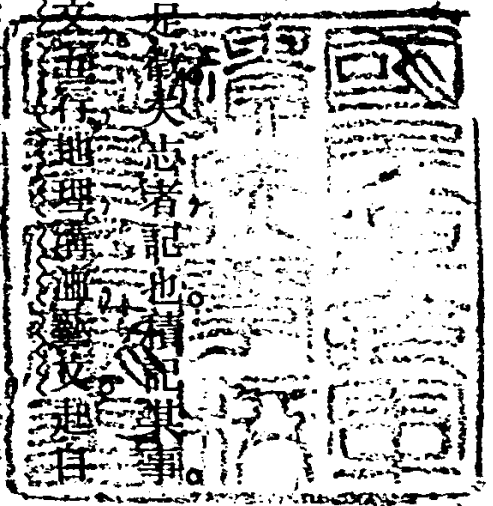
弟 孫 如 何 老

百 芳

三國新志序

周禮春官云：『小史掌邦國之志。』左傳云：『前志有之。』志寓於史，往古足徵。夫志者記也。精記其事。班固撰漢書，合紀、表、志、傳為四體。志更彙別有十，曰：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起自高祖，終王莽之誅。一代之典章制作，於斯備矣。其體是而名非者，司馬遷史記為書，蔡邕東觀漢記為意，華嶠漢後書為典，張勃吳錄為錄，何法盛晉中興書為說，歐陽修五代史記為考。後先稱異，揆則一也。守厥舊而不變者，司馬彪續漢書，房喬等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書，魏徵等隋書，劉昫等唐書，歐陽修等新唐書，薛居正等舊五代史，托克托等宋史，遼史，金史，李善長等元史，張廷玉等明史。遞起祖述，以為定式。其間分門著錄，各有減增。標目立名，互見出入。究極指歸，千古不易焉。

仲尼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行事證其得失，空言別其是非，深切著明，垂諸後世，此聖人述作之道也。蓋志之為用，兼記言記事而有之。尚書疏通知遠，不擯典章制作之大。春秋屬辭比事，重在筆削褒貶之微。融會貫通，教並興焉。劉知幾主書志出於三禮，班馬所記，多效禮經，其說可備。



按儀禮、周禮全書皆言制度。禮記所載亦多。禮者，事之治也。有其事必有其治。故孔子觀夫損益，百世可知。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六經皆史，禮、樂、尚書、春秋皆當重也。夏、殷以上，左史、右史職掌各異。周室益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諸官，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分畫綦詳。後世責之於一人一家，或館局數臣，事良非易。江淹謂：『修史之難，無出乎志。』意在斯乎？竊以爲作志之難，不難於博，而難於要；不難於述，而難於思。博者掇拾之多，要者概括之宜。述者記敘之常，思者論辨之深。善於爲之，輔依不背。若憚事之煩難，務爲簡易，或支離不約，或華文寡斷。唐代以前，流爲十五六家。子玄謂：『妄入編次，虛張部帙。積習已久，不悟其非。』（史通卷三書志篇）後人轉相步趨，益以下矣。甚且擱筆畏書，緘口難言。史有闕文，事無考信。陳壽三國志首爲之失。繼之者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史、北史皆不作志。數代湮沒，識者短之。寧知子長八書原於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是以君子觀其迹，審其道，議論卓然，盱衡古今，成一家言，以俟來者，固如是耳。

嘗異陳壽之作，書名曰志，實則列傳。六十五卷，惟帝魏諸曹，欲託本紀，亦未標紀以別於他篇。凡所載集，人繫一傳，傳舉其事。書既無志，典章制作遂混漫無所統屬。事非類聚，體未區分。後人考稽，莫知所向。若有觀其異同，審其利弊，議其良窳，則當紬繹全書，徐爲採擇，然後乃得端緒。史志之義，乖迕甚矣。況其時土裂爲三，

歷年五紀。政出多門，事極綜錯。作史者不能鉤提玄要，論斷精明，原始察終，以識體用。則奚貴乎有此書耶？馬端臨通考自序曰：「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延壽之書，體例多歧，且置勿論。壽不作志，其故靡他，心有所蔽，筆不能宣而已。承祚僅有文采，尙缺德修。前人言其爲諸葛亮書佐，得捷百下。父又爲亮髡，故評亮頗有誣詞。乞丁氏之米不獲，遂不爲儀，虞立傳爲諸葛瞻所辱，乃謂瞻不能匡矯黃皓竊弄機柄之失。漢有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記載闕略。卽此數事，器甚小矣。夫曹丕、劉備、孫權皆乘時割據，君臨一方，本無軒輊之分，必欲尊魏而屈漢，吳、曹操以魏王終世，猶稱武帝。漢之二劉別爲蜀主，孫氏數代直書其名，以意爲之，偏見顯然，百喙莫辯也。身仕晉朝，不敢書司馬氏專橫攘奪之事，已愧董狐、南史。更以魏、晉得國，同出一轍，諱晉之實，猶爲尊者。志魏非真，胡以自解？是必執於德怨之私，惑於成敗之陋。邵博斥之曰：「惟史臣壽，姦言非公。」（困學紀聞卷一三）言至於姦作傳已多隱曲，而況與言作志之難且重哉？范頴等無知，反諛之爲「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晉書卷八二陳壽傳）豈其然乎？

爰時東觀諸儒作漢記，紀傳皆具，惟志未全。伯喈坐事論徙，猶上書求續十意。厥後幾經紛亂，紹統補足諸志，事乃告歲。范曄作後漢書，死時十志未完，後人以彪志合入而成今書。由此觀之，史有闕遺，更爲增廣。古

人已建先例，不可視爲好事立異也。考三國志非徒多致譏議，前人且已爲之改修。宋豐祐間呂南公銳意爲之，書垂成而死，致不得傳。又紹興間鄭知幾所作，鄉里前輩多稱其善。又有陳亮作三國紀年，有論贊數篇見其集中。唐庚作三國雜事。元人郝經改志且有注矣，惜已佚失。他若某氏辨誤，楊晨會要，杭世駿補注，侯康補注，潘眉考證，梁章鉅旁證，周壽昌注證遺，錢大昭辨疑，雖皆不能完善，然整輯排比，參互蒐討，各著劬勞。其欲作志，或不能全，如清人侯康之補三國藝文志，洪飴孫之三國職官表，洪亮吉之補三國疆域志，亦足以補苴罅漏。自裴松之以下從事於斯者，實繁有徒。然則陳壽之書早當更正，蹉跎至今，病之久矣。公任末學，豈克任此？願心所未安，遽忘譴陋。是編之作，欲以備遺忘，資考訂。直齋書錄解題曰：『國志固率略而裴注亦未免煩蕪。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爲己任者。』蓋慨夫言之矣。

古人作志，門目紛煩，劉知幾著論糾彈，言之詳盡。茲更省酌，求便通曉，改取今人習知之名以稱篇次。志分七類：曰世系，曰政治，曰經濟，曰學術，曰職官，曰軍備，曰地理。三家鼎立，分有中夏。曹首篡漢，劉繼稱尊。孫氏崛起，其祚獨久。當塗五主，江表四君，漢傳越世，併歸典午。爲世系志第一。振恤黎庶，以厚其生。簡樸奢侈，用關盈絀。教學兼重，銓選賢良。刑獄大政，寬嚴異道。爲政治志第二。督課農桑，衣食斯裕。賦役所取，輕重有差。鹽鐵之資，龜貝之幣，胥爲利用，貨殖乃興。爲經濟志第三。經學儒宗，史籍紀事，諸子爭鳴，文章照世，方技巧思，畫圖

書翰，藝苑菁英，俱當不朽。爲學術志第四。朝有百官，下置牧尹。文武異途，職司紛繁。褒崇建號，典制燦然。其或病民，書垂鑑戒。爲職官志第五。偏師舉事，其勢寢張。校練旣勤，徵募聚衆。分營置伍，別建艨衝。器仗厲精，戰陣競巧。虐用其徒，禍不旋踵。爲軍備志第六。魏據河朔，漢取巴蜀。吳領江漢，各建封疆。州郡都邑，犬牙交接。扼險屯戍，可守可攻。增省無定，沿革有稽。爲地理志第七。其涉於玄虛，語爲神怪，或簡陋不周，或繁瑣非要，則屏棄勿收。天文，五行，禮樂，曆數之類，皆不與焉。不欲蹈襲末流，未能神奇，反化臭腐耳。書凡七卷，都二十萬言，名曰新志，別於舊者。漢人之書，多欲辨識。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是爲前規，由來遠矣。

新志體例與壽書絕異，厥有數端。三方鼎峙，互相頡頏，未能高下。承祚私以魏爲正統，司馬光繼之。習鑿齒倡尊劉漢，朱熹和之。皆有偏頗，君子弗取。今同崔鴻十六國春秋之例，各爲一朝。緣建國先後，區別次第。斷限旣明，爭議自息。其謚號紀年，則仍其故。惟劉備本稱漢而不稱蜀，觀夫備與孫權盟誓，有云：「漢、吳旣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吳志卷二孫權傳）曷嘗以蜀相稱哉？壽書大謬，後世因沿。今亟正之，以祛其誣。歲次注以西曆，最便考覈。史通曰：「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卷四稱謂篇）子玄所慮者，苟徇私憤，忘夫至公。日知錄曰：「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炎武所欲者，各用年號，以從其實。若病難知，另作年表。新志已正，不謀皆合。雖屬細節，實關大體。而今而後，當不更爲成見謬說所錮矣。至於紀事之外，平議

正論。權與仲尼，仲引馬班荀悅五志之說（漢紀高祖第一）史通三科之目（卷八書事篇）理無二致。其惟述往而不思來，則道義莫達，法式莫昭，古今莫通，功勛莫著，賢能莫表。且何以彰善而瘴惡哉？予豈好辯不得已也。子輿之言，實獲我心。世有知者，必察之也。若有匡其紕繆，正其罣漏，敬待教焉。中華民國三十四年重九前七日四十初度衡山劉公任孝劬自序。

三國新志後序

公任撰集此書，自初起以至完成，閱時既久，復遘多難，自知覆瓿之物，良不足道。然艱苦已備嘗矣！民國三十二年夏，徙居山中，惱病幾死。間時手披三國志以自遣，周月之間，略讀一過。因思是書卷帙浩繁，敘述綜錯。若易其體例，作志若干卷，以考訂制度，則名實益相符矣。病中偶爾涉想，既而竊有志焉。厥後授學兩校，生徒數百，昕夕與共，更無餘晷，以從事於斯也。翌年夏，日本勞師遠襲，鄉里酷受兵燹之害，爲曠古所未有者。周環數十里，徧布敵屯，惟此一隅如燕雀在梁，苟安須臾。外則懼於毒虐之威，內則苦於奸回之亂。駑脆危懼，惶惶終日。國破家散，時公任獨侍先君四出避難，每喘息稍定，相對淒然。先君作曉吾老人七十九歲自序，紀述平生經歷之詳，公任始撰新志。雖當喪亂之頃，顛沛造次，志尙不移，猶欲以文字自明耳。顧奔止靡定，作輟不時。加之禮法蕩然，陵轢時興，勉守先聖朝聞夕死之訓，終不敢苟爲因循也。又明年秋，日本投降，大亂以平。由是下帷深思，潛心專業。今歲春，老人自序刊出，新志纔半。未幾先君臥病，六月棄養。公任侍疾居喪，憂傷哀毀。綴緝之事，遂爾中罷。入秋以後，賡續爲之。鷄鳴而起，焚膏繼夜。體倦神昏，辛勞綦甚。況日常井臼身操，病且湯

藥自調，皆時時分其心力。昔人嘗歎高士枯槁憔悴，慮其不幸風雨，飲食生疾，柰何？公任且蹈履輻輳，痼癩在抱；但不肯因之委滯。數載以來，未嘗一日寧息，而今書乃倖成。甚矣！往事歷歷，惟獨自傷，他人莫之能喻。馬端臨之撰通考，自言：『百憂薰心，三餘少暇。』（通考自序）正其遇也。昔者仲尼困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而纂國語，馬遷刑辱而著史記。其發憤鬱結之所致，後先相類。蓋人有不能通其道者，於以會其意焉。

昔人作志皆敘其大要，故言簡而義賅。竊以爲生於今日，追溯往事，首當明言所以致知之由，然後考證確切矣。新志每有徵引，必逡錄全文，兼註書名卷數，意在存真，又便考據，非欲掠人之美也。揆之古誼，容亦有說。夫司馬遷之本詩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以至於漢。其八書則取禮記大戴禮、荀子、賈誼新書等書而成。班固之爲漢書，多移置史記原文以實篇章。自高祖至武帝之事，盡沿遷書。十志中封禪因於郊祀，平準因於食貨，百官因於百官公卿表。自昭帝至平帝之事，則又依據賈逵、劉歆、葛洪且謂劉子駿有漢書百餘卷。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由此觀之，史乘之書必有所本，未可以意自爲也。新志取材多據陳壽原書及裴松之注。惟裴引書多至五十餘種，今存者未及十一，尙猝不能齊。本欲覆按原書，審其詳略，辨其出入，因家藏典籍自經兵亂，散失垂盡。鄉里陋僻，罕事學問，他又無可通假。書不能致，始仍采裴注以補陳書之不足。若異日重有鳩集，增訂闕佚，則初衷乃無負矣。再今人著書多用白

話。以其平易通俗。公任舊時撰著亦常取之。惟新志多引古文，若復雜以今語，則文體不一，讀者或病。史籍參用俗語，間常散見於齊書、北史、舊唐書、宋史、元史諸書。然或爲問答之詞，或爲轉譯之句，存而不變，用彰其實。至於竄易原文，反失本貌。如宋子京修唐書，凡唐時四六奏疏，悉改爲散文。矜奇炫異，至無謂也。況後生研讀古書，自必先明文義，寧猶待白話而後解耶？至於筌蹄之遺，餽飭之誚，所勿計矣。

公任年甫四十，遭罹百變。嘗見古人自數平生，互況同異。劉孝標有自力爲序之說，汪容甫有勞者自歌之喻。如聞其語，如視其人。病者生憐，我思憮然！比年國中兵亂日久，民苦未蘇，士儒困窮尤甚。文章不直杯水，貧乏詎死溝中。元時廁儒娼丐之間，後世所見豈有以異於前哉？公任撰書適當重屯累屨之際，心有所觸，聊復書之。意猶未盡，投筆長嘆！民國三十五年古曆丙戌歲除，劉制公任再序於奉先堂。

新志歸校既竟，復欲補訂若干，以書版已成，未能更易，遂又中止。容待謀之他日。近作陳壽三國志摘誤舉例，證其體例不嚴，書法不公，紀事不實，考訂不確，論斷不平，編錄不均諸端。緩日當揭諸雜志，以相參討。今世禍亂不已，學問久爲時所唾棄。世界書局猶且刊布典籍，分惠實多。區區之免如謝儼蠟書以覆車者，尤大幸矣！更承顧頡剛先生題端賜教，感愧兼極。戚友數君分任繕校之勞，俾公任不因病困廢事，助力非小。併此誌謝。民國三十六年重五，劉制公任再記。

三國新志

三國新志

目錄

卷一

世系志……………一——二〇

卷二

政治志……………二一——八〇

卷三

經濟志……………八一——一〇四

卷四

學術志……………一〇五——一五六

卷五

職官志

.....一五七—一九六

卷六

軍備志

.....一九七—二二四

卷七

地理志

.....二一五—二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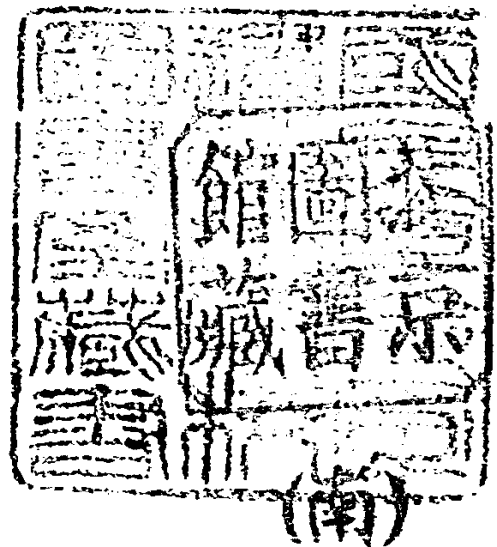
三國新志

卷一

世系志

622.309
894
3

曹操（西曆一五五年——二二〇年）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人也。操之曾祖節以仁厚稱。生四子，季曰騰，字季興，自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秋長。在省闈三十餘年，未嘗有過。（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續漢書。）騰養子嵩，官至太尉。三國志謂：「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然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則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曹操於惇為從父兄弟。」（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此其先世之狀也。操初於漢靈帝時歷官騎都尉，濟南相，典軍校尉，惟東郡太守未就。獻帝時董卓表之為驍騎校尉。後行奮武將軍。袁紹表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領兗州牧，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假節鉞，錄尚書事。又領司隸校尉。為大將。



軍，封武平侯，拜司空，行車騎將軍。建安九年（西曆二〇四年）領冀州牧，讓還兗州。十三年（西曆二〇八年）爲丞相。十八年（西曆二一三年）稱魏公，加九錫，建魏社稷宗廟。次年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二十年（西曆二一五年）承制封拜諸侯守相，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次年進魏王。凡此數者，三國志皆言爲天子之命。然後漢書則謂：自爲丞相，自領冀州牧，自立爲魏公，加九錫，自進號魏王（卷九獻帝紀）盡出操所自爲。以時勢推之，必如是也。後曹丕稱帝，尊之爲武皇帝。操乘時喪亂，擁兵興起，其勢寢盛。卒至挾天子以爲重，莫可復制矣。觀夫建安十七年（西曆二一二年）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密以諮荀彧。彧以爲操本修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逮彧死，明年操遂爲魏公矣（魏志卷一〇荀彧傳）。又董昭建議，宜修古封建五等。操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

不陳。』後曹操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魏志卷一四董昭傳）。其欲自僭立，實無疑義。建安二十二年（西曆二一七年）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魏志卷一曹操傳）。體制絕非人臣之分。操欲取漢而代之，益以顯著。若無劉備、孫權等先後與之抗拒，或天更假操以年，恣其剪伐，則受禪稱帝，豈遲待曹丕哉？孫權嘗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吳志卷九周瑜傳）。惟孫權已能窺察操之心計矣。建安五年（西曆二〇〇年）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後漢書卷九獻帝紀）。而三國志則謂劉備陰與董承等謀反，董承等謀泄，皆伏誅（魏志卷一曹操傳）。又建安十九年（西曆二一四年）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伏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魏志卷一注引曹瞞傳）。而三國志謂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操，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魏志卷一曹操傳）。又建安二十三年（西曆二一八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後漢書卷九獻帝紀）。時有京兆金禕，自以代爲漢臣，乃發憤與耿紀、韋晃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事敗，夷

三族（後漢書卷九獻帝紀注引三輔決錄）而三國志謂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
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魏志卷一曹操傳）建安二十四年（西曆二一
九年）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
「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曆數久已終，非
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
生注望，遐邇怨嘆。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
知命，無所與讓也。」（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略）夏侯惇嘗謂操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
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
何疑哉？」操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氏春秋）
又操欲親征蜀，劉廙諫之。操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
人也。」（魏志卷二一劉廙傳）是不徒廙未知操，而操亦不能自飾其偽矣。又桓階勸操正位。夏侯惇以為
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操從之（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曹瞞傳及世語）以此
數事覘之，操欲帝制自為，當時自漢獻帝以下無不知者。而操猶自述：「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武故事）欲蓋彌彰，自欺欺人而已。

曹丕（西曆一八八年——二二六年）字子桓，曹操之子。建安十六年（西曆二一一年）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三國志又稱爲天子所命。二十二年（西曆二一七年）操立爲魏太子，延康元年（西曆二二〇年）操死，襲位爲丞相魏王。十月丕爲天子。在位七年（西曆二二〇年——二二六年）改元黃初，是爲文帝。三國志紀其事曰：「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魏志卷二曹丕傳）似又出於獻帝之願。後漢書則謂「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卷九獻帝紀）事雖見於延康，而計早蓄於建安。王立嘗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曹操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漢紀）又殷登述單颺之言，謂漢熹平五年（西曆一七六年）黃龍見譙，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應也。延康元年（西曆二二〇年）黃龍果又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丕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

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書）夫世亂主昏，權臣強大，挾其威力，奪國易姓，此爲人事之變。天命云乎哉？况當日蘇則、曹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曹丕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後不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搢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志卷一六蘇則傳）是同時之人，已不直不所爲也。丕既絕漢祚，又不欲居篡奪之名，於是外結臣下，競興祥瑞之妖言，李伏、劉廙、李芝、辛毗、劉曄、桓階、陳矯、陳羣、王恣、童遇、李雲、傅巽、衛臻、蘇林、董巴、司馬懿、鄭渾、羊祜、鮑勛、武周、劉若、華歆、賈詡、王朗等百數十人，上勸進表至十餘道。內脅獻帝下禪位之冊詔，文飾其詞，然後授受。禪讓其名，攘奪其實。猶恬然自欺爲『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獻帝傳）與曹操稱魏公時，故爲三讓。而王凌、荀攸、鍾繇、涼茂、毛玠、劉勛、劉若、夏侯惇、王京、劉展、鮮于、程昱、賈詡、董昭、薛洪、董蒙、王粲、傅巽、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曹洪、韓浩、曹仁、王圖、萬潛、謝奐、袁霸等相率勸進，然後受命。操自上書有云：『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後漢書）其姦詐正復相同耳。王莽尙託周公攝政以自欺，曹丕則更假唐虞禪讓以欺天下。丕爲之倡，繼其後者有晉、宋、齊、梁、北齊、後周、陳、隋、唐皆遞相尤效。甚至朱溫爲盜賊，亦師其智。是誠

所謂始作俑者也。後有黨於晉者，併魏而護之，胡偏私枉曲之甚耶？

曹叡（西曆二〇四年——二三九年）字元仲，曹丕之子。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爲齊公，次年爲平原王。七年（西曆二二六年）曹丕病篤，立爲皇太子。丕死，卽位，是爲明帝，在位十三年（西曆二二七年——二三九年）改元太和（六年）青龍（四年）景初（三年）

曹芳（西曆二三二年——二七四年）字蘭卿。曹叡本無子，養芳及秦王詢。芳之出生，三國志謂：「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然或云：「任城王楷子」（魏志卷四曹芳傳注引魏氏春秋）青龍三年

（西曆二二五年）立爲齊王。景初三年（西曆二三九年）正月朔日曹叡病甚，立爲皇太子。是日叡死，芳繼立爲皇帝。以不得終於位，故後世稱爲廢帝。在位十四年（西曆二四〇年——二五三年）改元正始（九年）嘉平（五年）後晉繼魏，封爲邵陵縣公。芳之廢立，實出司馬師。師將廢芳，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芳對坐。芝謂芳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芳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芳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

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後師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曹髦（魏志卷四曹芳傳注引魏略）其非太后郭氏所欲爲，明矣。陳壽爲晉之臣，不敢直書，惟載太后一令，責芳『春秋已長，不親萬幾，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譴，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敝，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魏志卷四曹芳傳）師於大臣會議之際猶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更與司馬孚等數十人奏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芳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於齊（魏志卷四曹芳傳注引魏書）事不可不正也。

曹髦（西曆二四一年——二六〇年）字彥士，曹丕之孫，東海定王曹霖之子。正始五年（西曆二四四年）封鄴縣高貴鄉公。曹芳既廢，迎立即位。亦稱廢帝。在位六年（西曆二五四年——二五九年）改元正元（二年）甘露（四年）髦之死，三國志僅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魏志卷四曹髦傳）寥寥數字而已。實則不然，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阻，不聽。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

死何所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司馬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賈充令成濟卽前刺髦，刃出於背。魏志卷四曹髦傳注引漢晉春秋。是殺髦者乃其臣司馬昭也。髦既被殺，太傅司馬孚、尙書右僕射陳泰枕髦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司馬昭入禁中，泰見之悲慟。昭亦對之泣，謂曰：「伯玄其於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死。魏志卷二二陳羣傳附陳泰傳注引干寶晉紀。孚、泰與昭同列朝官，尙能如是。而陳壽曲隱其事猶不足，且載太后之詔責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又言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禍，欲以民禮葬之。賴有司馬昭等之請，乃加王禮。又載昭奏略稱：「臣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成倅成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更載太后詔謂：「濟不得便爲大逆。然昭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魏志卷四曹髦傳。欺人之方，一至於此。猶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未敢信矣。

曹奐（西曆二四五年——三〇二年）初名璜，字景明，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甘露二年（西曆二五七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曹髦既殺，遂迎立之。是爲元帝。在位六年（西曆二六〇年——二六五年）改元景元（四年）咸熙（二年）奐降晉之後，封陳留王。魏自丕迄奐，凡五主，享國四十六年。司馬氏三世

執魏之政，威權日重。廢曹芳，殺曹髦，初行其志，無敢反異者。取代之心，已非一日。故卒滅魏立晉。三國志曰：「天祿永終，曆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於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魏志卷四曹奂傳）陳壽作史之法，遂爲後世以力奪國者所宗焉。

劉備（西曆一六一年——二二三年）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備祖劉雄，父劉弘皆仕州郡。漢靈帝末黃巾賊起，備率衆起兵平亂有功，除安喜尉。以後歷官下密丞，高唐尉，高唐令，別部司馬，平原令，平原相，豫州刺史。徐州牧陶謙死，以衆歸附，遂領徐州。建安元年（西曆一九六年）曹操表之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後爲豫州牧。禮遇甚隆，許爲天下英雄。又表爲左將軍，禮之愈重。董承等謀與備誅操未發，承等死，備遂不依操。羣下推爲荊州牧。劉璋推之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入蜀後領益州牧。其勢日大。建安二十四年（西曆二一九年）自立爲漢中王，其臣下馬超，許靖，龐羲，射援，諸葛亮，關羽，張飛，黃忠，賴恭，法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尊之，非朝命也。惟稱王之際，備與超等各上言漢帝，以誅討曹操爲由，固亦聲張有詞也。超等之言曰：「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廢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

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閹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曆數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備之言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

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帝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蜀志卷二劉備傳）其時曹操甚盛，獻帝即欲加命，勢有未能。然董承之事，備嘗參預，果利於漢，備即稱王。獻帝未必不默許之也。建安二十五年（西曆二二〇年）曹丕滅漢稱帝，或傳聞漢帝見害，備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所在並言衆瑞，日月相屬。劉豹，向舉，張裔，黃權，殷純，趙苻，楊洪，何宗，杜瓊，張爽，尹默，譙周等亦瑣瑣於符瑞，圖讖，星象，徵驗之說。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勸備稱帝。諸葛亮更說以「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耿純言耳。」（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備遂從之，是爲昭烈帝。在位三年（西曆二二一年——二二三年）。改元章武。備爲宗

皇之裔不先討曹而遽自稱帝，實不能無議焉。當羣臣推稱尊號，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蜀志卷一一費詩傳）備不納其言，反以忤指左遷之。則蜀之上下志在自立，不欲復漢，明矣。所謂天命人心皆巧言也。孫權嘗使鄭泉聘漢，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慚。慚（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是備亦未嘗不內愧神明也。或曰：備稱帝於曹丕篡漢之後，不猶愈於丕乎？不知備之立志非小，兆於初起。當其依附曹操時，操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操使人闕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操必有疑意，不可復留。」（蜀志卷二劉備傳注引胡冲吳歷）住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蜀志卷二劉備傳注引九州春秋）既而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懇勸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蜀志卷二劉備

傳注引吳書。逮北到葭萌，未卽討張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蜀志卷二劉備傳。初周瑜、甘寧嘗勸孫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劉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吳志卷九魯肅傳。其處心積慮，匪伊朝夕矣。是以周瑜早上疏孫權，謂聚劉備、關羽、張飛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吳志卷九周瑜傳。瑜實早具先見。至於習鑿齒論費詩之言曰：「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尙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疆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視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蜀志卷一一費詩傳注引。裴松之以爲此議最善。殆黨同之見歟？

劉禪（西曆二〇七年——二七一年）字公嗣，劉備之子。建安二十四年（西曆二一九年）立爲漢中王太子。章武元年（西曆二二一年）立爲皇太子。章武三年（西曆二二三年）四月備死，五月禪襲位。後稱後主。在位四十一年（西曆二二三年——二六三年）改元建興（十五年）延熹（二十年）景耀（五年）炎興（一年）降魏之後，封安樂公。漢父子傳受，享國四十三年。漢之亡固由主昏政亂，兵敗城墮。

首倡之者厥爲譙周。周以勸備稱帝之人，竟建降魏之策。爲人臣者，不當如是。以視北地王劉謐勸禪：『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禪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謐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漢晉春秋》。忠奸迥異，若涇渭之未能相混也。

孫權（西曆一八二年——二五二年）字仲謀。吳郡富春人。爲孫武之後。父堅，兄策各以武功顯於時，然皆早死。權少察孝廉，舉茂才，行奉義校尉。建安五年（西曆二〇〇年）曹操表之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十四年（西曆二〇九年）劉備表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二十四年（西曆二一九年）操又表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曹丕稱帝，封之爲吳王。初建安七年（西曆二〇二年）曹操責孫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周瑜詣母前定議。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

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吳志卷九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又建安十三年（西曆二〇八年）曹操入荊州，劉琮降。孫權以將士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欲迎操。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吳志卷九周瑜傳。）魯肅亦勸權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吳志卷九魯肅傳。）又周瑜嘗謂魯肅曰：「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實，當其曆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肅亦對權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又肅嘗謂權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吳志卷九魯肅傳。）當曹操專橫之世，孫權卽欲不居人下，徒以時勢尙未至耳。又趙咨嘗言於孫權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

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吳書）是吳之上下，籌畫已熟，待時而動也。當權聞曹丕受禪，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爲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魏啓）曹丕封權爲吳王，羣臣以爲不應受魏封，宜稱上將軍九州伯。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所謂時宜者，力有未及，姑隱忍自屈也。黃武元年（西曆二二一年）曹丕欲遣辛毗、桓階與權盟誓，並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魏遂命曹休、張遼、臧霸、曹仁、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出兵向之。其時權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戢，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不果爲所動，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吳志卷二孫權傳）魏之君臣亦明知孫權終不可制，尚不欲迫之過激者，以權已有備，其勢未可侮也。黃武二年（西曆二二二年）魏軍敗退，羣臣勸權卽尊位，權仍不許，始則託詞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旣而明言其隱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爲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

耳』(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吳介於魏漢之間，不得不應權通變，以策其全。黃初元年(西曆二二〇年)吳遣使稱藩於魏，魏朝臣皆賀，獨劉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而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魏志卷一四劉曄傳)曹丕拜權爲吳王，劉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真，德合天地，聲並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逼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御服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榮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魏志卷一四劉曄傳注引)魏之三公且條舉權十五罪，謂之爲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狙挾累世詐僞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魏略)劉曄等已洞悉其情，只曹丕懵然未省也。孫權非徒愚丕，吳之臣下亦有爲所蔽者，如魏使

邢貞拜權爲王，徐盛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志卷一〇徐盛傳）又張昭嘗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逮權旣爲帝，責昭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吳志卷七張昭傳注引江表傳）惟魯肅先得權意，故權臨壇稱尊，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吳志卷九魯肅傳）又權嘗與陸遜論周瑜、魯肅曰：『公瑾（周瑜）昔要子敬（魯肅）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吳志卷九呂蒙傳）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嘆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呂範）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吳志卷一一呂範傳注引江表傳）綜此數事觀之，誠所謂如見其肺肝焉。孫盛嘗論其事曰：『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抑知劉備、孫權胥不足以語此耳。權旣自立，是爲大帝。在位二十四年（西曆二二八年）——二五一年。改元黃龍（三年）嘉禾（六年）赤烏（十三年）太元（

二年。其黃武（七年）則稱王時紀年以別於魏之正朔也。

孫亮（西曆二四三年——二六〇年）字子明。赤烏十三年（西曆二四九年）權廢和而立亮爲太子。太元二年（西曆二五一年）權死，卽位。後稱廢帝。在位六年（西曆二五二年——二五七年）改元建興（二年）五鳳（二年）太平（二年）因權臣孫綝專恣，亮欲謀誅之，不成，反爲綝所廢。黜爲會稽王。後永安三年（西曆二六〇年）孫休再黜之爲侯官侯，旋爲休鳩殺。

孫休（西曆二三四四年——二六三年）字子烈，孫權第六子。太元二年（西曆二五一年）封琅邪王。孫亮既廢，孫綝迎立爲帝。是爲景帝。在位六年（西曆二五八年——二六三年）改元永安（六年）

孫皓（西曆二三九年——二八〇年）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權之孫，和之子也。永安元年（西曆二五八年）孫休封之爲烏程侯。休死，迎立。在位十七年（西曆二六四年——二八〇年）改元元興（一年）甘露（一年）寶鼎（三年）建衡（三年）鳳凰（三年）天冊（一年）天璽（一年）天紀（四年）司馬炎滅魏之後，地廣兵強，命王濬伐吳。皓用薛瑩、胡冲等計，降於晉。晉封之爲歸命侯。自權至皓凡四主，享國六十年。

三國新志

卷二

政治志

三國之時天下分崩，各據一隅以稱尊臨衆。有國家者皆得之馬上，亦欲以馬上守之。爾虞我詐，相爲防制。故終其世未嘗有偃武之象。變亂相尋，窮兵黷武而已。且享國久者僅六十年，少則四十餘年。建置未定而國旋亡。以言政治，瑕瑜互見，前後更異。上焉者撥亂清明，維繫一時。次則守其遺舊，免於墜隕。至於昏暴之君，多爲不道，自速覆亡，則斯下矣。

曹操雖不爲帝，然魏之規模，多爲所創立。初操爲濟南相，卽有志政事。除姦邪，禁淫祀，抑權貴，懲貪污，郡界肅然，治績以著。厥後居朝要津，政由己出。稱公稱王，儼然君主，故敍魏國之事，猶當上溯於操也。

漢末兵連禍結，加之以饑饉，故救災恤民，其政最要。曹操於建安七年（西曆二〇二年）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魏志卷一曹操傳）十二年（西曆二〇七年）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令曰：『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十四年（西曆二〇九年）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魏志卷一曹操傳）是爲戰死將士之後而設也。又建安九年（西曆二〇四年）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井之法。』百姓喜悅。十三年（西曆二〇八年）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魏志卷一曹操傳）蠲租修政，普及於河北、荊州，不失爲寬厚之政也。建安二十三年（西曆二一八年）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更推其惠以施於

鰥寡孤獨，老幼貧乏之人，其利溥哉！曹丕爲魏王時，卽留心政治。延康元年（西曆二二〇年）七月，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又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速給樁槨殯殮，送致其家，官爲設祭。」（魏志卷二曹丕傳）宅心亦厚。其恤民則於延康元年（西曆二二〇年）賜饒安田租。又令復譙租稅二年（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書）。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復潁川郡一年田租。又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願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內爲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書）雖偏於一隅之地，亦已恤其民矣。黃初三年（西曆二二二年）冀州大蝗，民饑，使尙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又鰥寡篤癯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五年（西曆二二四年）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六年（西曆二二五年）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魏志卷二曹丕傳）卽此數端，曹丕固嘗以民瘼爲念也。惟黃初四年（西曆二二三年）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志卷二曹丕傳）未聞振濟。施政容有不周耳。曹叡繼之，太和元年（西曆二二七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六年（西曆二二二年）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青龍元年（西曆二二三

三年）令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景初元年（西曆二三七年）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二年（西曆二三八年）賜鰥寡孤獨穀（魏志卷三曹叡傳）而太和四年（西曆二三〇年）大雨，伊、洛、河、漢水溢。青龍三年（西曆二三五年）京都大疫（魏志卷三曹叡傳）皆無振卹，則又蹈曹丕之失也。曹芳於卽位之初，令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正始元年（西曆二四〇年）賜高年力田各有差。七年（西曆二四六年）又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隆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魏志卷四曹芳傳）于以見其愛民圖治焉。曹髦於正元二年（西曆二五五年）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返。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恤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又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鈎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魏志卷四曹髦傳）雖在末世，仍率舊章，有足尙耳。

節用尙儉，則國有餘財，民有餘力，其國祚以延。反之，民窮國敝，不能免於危亡。古今通例無出乎此也。漢

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曹操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恰，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魏志卷一 曹操傳注引 傅玄言》：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魏志卷一 曹操傳注引 魏書》：觀其於建安十年（西曆二〇五年），下令禁厚葬。二十三年（西曆二一八年），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又其臨死之際，遺令曰：『天下尙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魏志卷一 曹操傳》：是爲崇儉之善也。曹丕無改父道，黃初三年（西曆二二二年），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棊，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瑱璠斂，孔子歷級而救。』

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迄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贏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尙書秘書三府。」（魏志卷二曹丕傳）丕之詔令，嚴切詳明，乃深得乎致治之要。蓋墨翟節葬之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當背也。再傳至曹芳，承曹叅侈泰之餘，力爲矯正。甫卽位卽令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正始元年（西曆二四〇年）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七年（西曆二四六年）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搗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

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魏志卷四曹芳傳。）惟嘉平初，王昶陳治略，其五欲絕侈靡，務從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魏志卷二七王昶傳。）又夏侯玄言於司馬懿，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魏志卷九夏侯尚傳附夏侯玄傳。）昶與玄皆欲定服制，且敦樸素，亦節儉之一端也。以芳視叡，高出遠矣。曹髦於卽位時，首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尙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魏志卷四曹髦傳。）亦無虧儉德也。魏之諸帝，最悖斯道者，厥爲曹叡。叡於太和六年（西曆二二三年）起景福、承光殿。青龍三年（西曆二二五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

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叡優容之。又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魏志卷三曹叡傳》窮奢極欲之狀，與秦皇、漢武相伯仲矣。其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叡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尙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尙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罽毼。太子舍人張茂以吳漢數動，諸將出征，而叡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又景初元年（西曆二二七年）徙長安諸鐘簋，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魏志卷三曹叡傳注引魏略》。叡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鏞，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叡乃躬自掘土以率之。《魏志卷二五高堂隆傳》。當兵亂荒歉

之際而侈妄無度，一至於此。魏之不能久存，其機蓋兆於此矣。其時上言極諫者先後有張茂（魏志卷三曹叡傳注引魏略）、董尋（魏志卷三曹叡傳注引魏略）、卞蘭（魏志卷五武宣卞皇后傳注引魏略）、鍾毓（魏志卷一三鍾繇傳附鍾毓傳）、王朗（魏志卷一三王朗傳）、王肅（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蔣濟（魏志卷一四蔣濟傳）、杜恕（魏志卷一六杜畿傳附杜恕傳）、衛覬（魏志卷二一衛覬傳）、陳羣（魏志卷二二陳羣傳）、徐宣（魏志卷二二徐宣傳）、衛臻（魏志卷二二衛臻傳）、和洽（魏志卷二三和洽傳）、高柔（魏志卷二四高柔傳）、孫禮（魏志卷二四孫禮傳）、辛毗（魏志卷二五辛毗傳）、楊阜（魏志卷二五楊阜傳）、高堂隆（魏志卷二五高堂隆傳）、棧潛（魏志卷二五高堂隆傳附棧潛傳）、王基（魏志卷二七王基傳）、毋丘儉（魏志卷二八毋丘儉傳）等。然叡終不憬悟，遂致民困綦深，國用匱乏。王肅嘗痛陳其病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豫備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尙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

一莽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國無法度，暴戾淫侈，叡之罪辜滋深矣。魏國政治之大失，當以此爲最也。

漢之末世，武夫飛揚，師儒寥落。庠序之教不興，先王之道不明。文化陵夷，闇昧已極。曠廢亦久矣。曹操於建安八年（西曆二〇三年）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魏志卷一曹操傳）此爲魏國振興文教之始。曹丕爲帝，於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魏志卷二曹丕傳）丕之頌揚孔子，卽以尊重儒道，使世俗知所崇奉也。黃初五年（西

曆二二四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魏志卷二曹丕傳）魏略嘗紀其事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西曆二二〇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太學復興，規制初立，教育之事，乃漸推廣。按通典，魏曹丕黃初五年（西曆二二四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敍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敍用（卷五三禮一三）以經學取士，限其年功以爲進退，猶不失漢時遺意也。曹叡太和二年（西曆二二八年）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飭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魏志卷三曹叡傳）叡初非不欲以文教爲重，然其功效甚微，且滋流弊。高柔嘗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

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魏志卷二四高柔傳）博士遷除不高，固足抑其志尙。然于時術業淺陋，並非教學之宜。魏略曰：『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顏旼至此，寧非異事？景初中，曹叡以高堂隆、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

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魏志卷二五高堂隆傳）終曹叡之世，蓋已積重難返矣。迄於曹芳，則每况愈下。魏略曰：「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魏志卷一三王郎傳附王肅傳注引）是以有識之士見而傷之。劉靖嘗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緇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魏志卷一五劉馥傳）又嘉平初王昶陳治略五事，首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魏志卷二七王昶傳）皆深中時弊也。曹髦頗能崇尚儒術，如甘露元年（西曆二五六年）至太學問諸儒經義，與博士淳于俊、庾峻、馬照反復論辨，具見精微。二年（西曆二五七年）至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尚書陳羈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道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

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又三年（西曆二五八年）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魏志卷四曹髦傳。）敬教勸學，古人所尙，魏之諸帝雖各有志於此，但以時會不同，猶未逮耳。至於地方賢吏亦有以興學爲事者，如牽招之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魏志卷二六牽招傳。）王基之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魏志卷二七王基傳。）王恂則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魏志卷一三王肅傳注引世語。）楊俊則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魏志卷二三楊俊傳。）皆足稱耳。

選舉爲理國大政，人才之得失，政教之良窳，風俗人心之淳漓，學術思想之興替，皆由此覘之。其關係至爲切要。建安十五年（西曆二一〇年）曹操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十九年（西曆二一四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魏志卷一曹操傳）二十二年（西曆二一七年）令曰：『昔伊摯、傅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操有大志，故最留心選舉。反覆申明，以明其意。何夔嘗言於操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曹操稱善。（魏志卷一二何夔傳）劉廙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

之不用意；蓋才賈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曹操甚善之。《魏志卷二一劉廙傳注引廙別傳》。何夔主採鄉閭之譽，劉廙主考事功之成。所見雖殊而慎重則一。蓋曹操用人習於權術，觀其所下諸令，皆不以清議爲可取，而惟求堪以任事。其弊將流於怙惡無恥，相率放縱。故有何夔之言以爲糾察。反之，若徒獵取虛名，無濟治道，則朋黨相結，轉資私利，其姦僞日甚，是職事不修。故有劉廙之言以爲矯正。並爲防杜之策也。又曹操以毛玠、崔琰爲東曹掾，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

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礪。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魏志卷一二毛玠傳）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餐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辱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於下。民到于今稱之。（魏志卷一二毛玠傳注引先賢行狀）又和洽嘗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魏志卷二三和洽傳）當時風氣，或不免矯枉過正，然亂世必以廉節相尙，方可以挽轉末流。蓋自來貪婪無恥之徒，每乘時多變，利其權位，賄賂公行，貪黷營私。上自大吏，下至廝卒，皆出一轍。故民窮財盡，法毀國亡，無不緣是而起。其罪且甚於匪盜奸逆遠矣。毛玠以清廉爲倡，不惟深中時弊，尤可資後世之警惕。和洽之言，究不適於當時。盧欽嘗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行高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

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毛玠）崔季珪（崔琰）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尙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魏志卷二七徐邈傳）夫清介而有常，抑豈易求之於叔季哉？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曹丕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魏志卷二曹丕傳）考東漢時人口二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後漢書卷六七丁鴻傳）夫以戶口多少比定選舉之額，則人才多者必遺而不取，不足者反得因緣充數。斯爲大弊，不能正之，識見高於前人矣。三年（西曆二二二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尙、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志卷二曹丕傳）人之才能，稟賦旣殊，造詣各異。賢與不肖，何與年齒？舊制年在四十以上者方得應選舉。強爲限制，徒困多士而已。不以儒術文法爲取士之科，不復限年，且責之功令，治其不實。所謂人盡其才，庶乎是矣。黃初四年（西曆二二三年）有鵜鷓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魏志卷二曹丕傳）鵜鷓之集未必可徵凶咎，然丕因之而博舉賢才，亦善師古人之意矣。時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華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丕從其言。（魏志卷一三華歆傳）秀異當察，經籍並重，是兼收廣儲之方也。曹叡太和二年（西曆二二八年）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四年（西曆二三〇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是年又詔公卿舉賢良。青龍元年（西曆二一三年）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魏志卷三曹叡傳）楊阜嘗疏請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魏志卷二五楊阜傳）叡之累詔求人，殆能納阜之言歟？時當大亂，士習不良，勢所必至。故董昭嘗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浸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建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毀。至乃相

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魏志卷一四董昭傳）黨同伐異，已爲國之大患，況復不事學問乎？自當厲禁遏絕，以正風尚。至於古代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事誠專制，論者短之。然當三國擾攘之際，道不行世，人不知學，以經取士，亦可挽救時弊也。惟當時選舉，不免求全責備。如青龍四年（西曆二三六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尙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以上各舉一人（魏志卷二七王昶傳）數者兼具，豈易得哉？曹叡時作都官考課之法，朝中爭議甚烈，或然或否，各有所持。劉劭於景初中受詔作之，並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魏志卷二一劉劭傳）當時反對最力者爲杜恕。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聖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

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狗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

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魏志卷一六杜畿傳附杜恕傳）又崔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皐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魏志卷二四崔林傳）又傅嘏論難劭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主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旣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按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恆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於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用。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

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簿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綜述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魏志卷二一傳嘏傳）又蔣濟嘗遺書衛臻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魏志卷二二衛臻傳）又曹叡以盧毓爲吏部尙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叡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叡如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叡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卽詔作考課法。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

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魏志卷二二盧毓傳）于時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曹叅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曹爽秉政，乃復進敍，任爲腹心（魏志卷九曹真傳附曹爽傳）諸葛誕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愼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尙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曹叅惡之，免誕官（魏志卷二八諸葛誕傳）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尙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尙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叅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魏志卷二八諸葛誕傳注引世語）聲聞過情，君子恥之。然爲人君者，疾惡臣下之名，甚至士大夫之有名聲，或禁錮廢疾以爲懲，則過甚矣。考課之法，曹叅以杜恕極言其弊，後竟不行。逮曹芳嘉平初，王昶陳治略五事，其二爲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芳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魏志卷二七王昶傳）繼前代之遺規，猶以考課整飭吏治也。魏立新制，爲古所未有，且傳及後世者，爲九品官人之法。爲陳羣所建（魏志卷二二陳羣

傳。其制三國志雖略而不詳，而通典紀之綦明。按通典，曹丕爲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西曆二二〇年）吏部尙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遷。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卷一四選舉二）又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興兵，衣冠士族多離於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言行脩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閎閎，非復辨其賢愚（卷一四選舉二注）。斯制勑自曹丕歷魏，晉而行於梁、陳、周、隋至唐方罷。論其利弊，兼而有之。蓋清議可採，是非難明。榮辱所關，愛憎易蔽。倡行之始，初意非不善也。逮後弊端百出，夏侯玄首發其事。嘉平初，司馬懿秉政，訪問時事，詳求理本。玄對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敍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敍，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敍，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敍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

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駟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率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魏志卷九夏侯尚傳附夏侯玄傳）玄明察其致弊之由，與夫更張改正之策，辨析至當，而司馬懿惟報以「當待賢能然後了耳。」議未能行，惜哉！其後晉人劉毅痛斥斯制曰：「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晉書卷四五劉毅傳）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遂爲後世詬病，而夏侯玄實先見及之矣。或以爲九品初爲喪亂軍中權宜之制，後乃與公府辟

召郡縣薦舉，曹掾累升，世胄承襲諸端同爲選舉之途。故積久弊生，信然。正始八年（西曆二四七年）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魏志卷四曹芳傳）雖爲諷諫之辭，亦寓選賢任能之意焉。當時朝廷與州牧爭致人才，至於牴牾。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王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魏志卷二七王基傳）州牧留朝官不遣，已爲可異。甚且因徵辟不應而加刑戮，則尤爲怪事。如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魏志卷一一袁渙傳注引魏書）亂世略無法紀，以一長之微，尙敢擅作威福，宜賢

士之高蹈遠避，不肯爲用也。

兵亂日久，政失綱常。法無定等，刑峻而慢。三國之民皆不堪命。曹操好用酷刑以立威脅衆。建安八年（西曆二〇三年）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志卷一曹操傳）是其軍法之嚴厲也。其時有鼓吹宋金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曹操猶患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高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曹操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魏志卷二四高柔傳）又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盧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昏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則可，殺之爲重。」曹

操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由是爲丞相法曹（魏志卷二二盧毓傳）又操子曹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視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爲操陳說，宜寬宥之（魏志卷二〇曹冲傳注引魏書）。當日刑戮之酷，可想見矣。又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何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魏志卷一二何夔傳）。新科虐民，故夔以爲請也。然操亦間施小惠，驟視之以爲寬仁，實則未嘗恤民。建安十年（西曆二〇五年）討袁譚，川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操詎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魏志卷一曹操傳）。夫法所當誅，焉用縱匿？若不爲罪，可宥者豈一亡民而已哉？又有白毛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治。後雖救免，黜卒於家。孫盛論其事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

之譖訴，可以不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魏志卷一一毛玠傳並注）玠之黜抑，尙彰於朝。民間冤獄，當益甚矣。陳矯爲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魏志卷二二陳矯傳）倉慈爲燉煌刺史，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魏志卷一六倉慈傳）郡縣如是，況併舉國而計之乎？建安十年（西曆二〇五年）令民不得復私讐。（魏志卷一曹操傳）惟操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操謂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曹瞞傳）則報復私仇，操自犯之。況忌人之才而加刑戮，其暴尤烈矣。建安十九年（西曆二一四年）令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魏志卷一曹操傳）此其刑政之較善者也。曹丕爲魏王時，王朗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

雞鳴犬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魏志卷一三王朗傳》。及其爲帝，疾民間數有誹謗妖言，有輒殺之，而賞告者。高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而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王不卽從，而相誣告滋甚。丕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魏志卷二四高柔傳》。王、盧二人之言，皆因時而發也。曹不在位，恣意枉殺。如鮑勛遭人傾陷，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衛臻、高柔等並表助父信有功於曹操，求請勛罪。丕不許，遂誅勛。《魏志卷一二鮑勛傳》。丕以楊俊與曹植善，常恨之。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尙書僕射司馬懿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丕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魏志卷二三楊俊傳》。又不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高柔固執不從詔命。丕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

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魏志卷二四高柔傳）是皆暴戾枉法之惡迹也。其有可稱，則爲黃初四年（西曆二二三年）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五年（西曆二二四年）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魏志卷二曹丕傳）蓋姦宄好亂，互相仇害。若法不爲禁，禍且無窮。不令夷族，後世或以爲過。抑豈知當時怙惡之徒，愍不畏法，正賴用重典以止殺乎？攻訐傾陷，亂世最烈。酷吏利之以作威，莠民構之以濟惡。良善無辜，曷勝怨毒？誠不可不戢也。又黃初五年（西曆二二四年）令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其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佩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戒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魏志卷二曹丕傳並注引魏書）六年（西曆二二五年）討平蔡方等，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魏志卷二曹丕傳）能如是庶幾施仁政矣。曹叡之於刑政，初較操，不爲慎重。太和二年（西曆二二八年）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三年（西曆二二九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叡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四年（西曆二三〇年）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青龍二年（西曆二三四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四年（西曆二三六年）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

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尙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景初元年（西曆二二七年）詔遼東將吏士民爲公孫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魏志卷三曹叡傳）綜此數事，皆深合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古訓也。惟其施行猶有未盡然者，如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叡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高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叡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魏志卷二四高柔傳）此爲執法不當也。又叡廣營宮室，期會急迫。叡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疏曰：「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

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此爲暴虐其民也。又高堂隆以其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上疏有言曰：『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魏志卷二五高堂隆傳〕當時刑獄繁興，民苦不勝矣。魏國刑政改革最大者厥爲制作新律。其事上承兩漢之緒，下開百世之先，參酌古今，會集羣彥，然後完成。曹操既建魏國，乃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通考卷一六四刑考三〕曹丕時有大女劉朱槌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尙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通考卷一六九刑考八〕曹叅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通考卷一六四刑考三〕曹芳改出適女從死之例。〔通考卷一六九刑考八〕此尙爲科條小節。至於編訂法典，曹叅之世，獨著其功。劉劭嘗與庾嶷、荀詵

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又著律略論（魏志卷二 劉劭傳）。又劭受詔定律未就，盧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魏志卷二 盧毓傳）。又司馬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魏志卷一 二司馬芝傳）。又鍾毓創立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之法（魏志卷一 三鍾繇傳 附鍾毓傳）。王昶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魏志卷二 七王昶傳）。皆於舊制多所改革。按通典：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傷殘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雜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孫叔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曹叡）於是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曹叡）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劭、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卷一六四刑二）前代

科律煩苛，用法無準，正賴有此更易也。衛覬又恐治法治人不能並重，乃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魏志卷二一衛覬傳》。夫法爲銜勒，吏爲轡，刑爲策。三者相倚爲用，然後御人。衛覬之言，深中肯綮矣。更有一事則爲肉刑廢復之議，關係亦大。曹操嘗欲復肉刑，令陳羣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剕、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曹操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能，願衆議，故且寢。《魏志卷二二陳羣傳》。又曹操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鍾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寢。《魏志卷一三鍾繇傳》。又曹操議行肉刑，王脩以爲

時未可行。操探其議（魏志卷一一王脩傳）其後曹丕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魏志卷一三鍾繇傳）逮太和中，鍾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鯨，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間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

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別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別易欽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叡以吳漢未平，且寢。魏志一三鍾繇傳。自操至叡三世議復肉刑，皆不果行。固以軍事未定，而爭議不決，亦以知朝廷矜慎之意。操等本欲爲之，猶不能無所顧慮，此爲後世恣睢自便者所不及耳。古人有言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魏之諸臣雖各執一說，不欲居重比則無異矣。他如正始元年（西曆二四〇年）曹芳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魏志卷四曹芳傳）。正元元年（西曆二五四年）曹髦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次年又特赦淮南士民諸爲毋丘儉、文欽所誣誤者。甘露二年（西曆二五七年）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諸葛誕所誣誤者（魏志卷四曹髦傳）。魏之末世，刑政猶無大失也。至於魏法科禁長吏擅去官，如長陵令吉黃以奔司徒趙溫喪，爲司徒鍾繇所收，遂伏法（魏志卷二三常林傳注引魏略）。又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耶？」促收考竟。高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曹叡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魏志卷二四高柔傳）。奔喪而罪至於死，疾病幾不得赦，當時法網嚴密亦既甚矣。

魏國政治之得失，吳之君臣洞悉無遺。孫權嘗咨諸葛瑾曰：「近得伯言（陸遜）表，以爲曹丕已死，毒

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耶？聞任陳長文（陳羣）、曹子丹（曹真）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乘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笞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讞，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諸葛瑾）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此一事小短也。（吳志卷七諸葛瑾傳）又諸葛恪使司馬李衡往漢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注引漢晉春秋）張悌曰：「曹操雖功蓋中

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襄陽記。）敵國相毀，能道其實。言之有據，旁觀反明也。

劉備僅居帝位三年，又方有事東吳，出師未成，身死兵間。是以政治之事鮮足道者。且三國志詳於曹魏，次爲孫吳，而劉漢獨最簡略。遂更湮沒無徵矣。劉禪繼立，時非不久，事非不繁，顧凡庸之君，少有作爲。惟諸葛亮以一身繫漢安危，歷事兩代，事無巨細咸自決之。禪固信任惟謹，至謂：「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魏略。）則亮所施行，即可視爲漢之政治。亮死以後，蔣琬代之，琬後董允代之，允後費禕代之，皆爲賢者而又依循前規。維繫至二十年，未墜先緒。人亡而政不息，于漢見之矣。

漢以征戰頻仍，未能顧恤其民。諸葛亮雖欲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以待曹丕之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蜀志卷一二杜微傳。）終莫能致。建興二年（西曆二二四年）閉關息民。次年又南征四郡。十年（西曆二三二年）休士勸農。次年又平南夷（蜀志卷三劉禪傳。）蓋兵爭日久，凋敝已極。

卽無饑饉變異，民且不堪。況天災流行，西土豈能獨免耶？曹奐嘗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魏志卷四曹奐傳）事實如此，非加罪之辭也。

劉備爲漢中王時，還治成都，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蜀志卷二劉備傳注引典略）甫取西鄙一州之地，大難未紓，而遽侈營宮室。備其爲曹叅之流亞歟？惟諸葛亮自表劉禪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蜀志卷五諸葛亮傳）亮之持躬清廉，不惟當時人所難能，更可倡儉樸之風以矯正末流也。亮死之後，或有更易，故陸凱之諫孫皓，有言曰：『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戶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吳志卷一六陸凱傳）漢之末年，閹宦竊政，必導君爲惡，以恣於奢侈也。

漢之文教遠遜中土，蓋地旣僻陋而又變亂相尋，未得寧息故也。初劉備亦嘗注意於此。備既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許慈、胡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蜀志卷一二許慈傳）備在位日淺，差啓端緒。諸葛亮等執政，務於兵事，日不暇給。益地士儒又復寥落，以致不得繼起振興也。

劉備最能得人。少時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備由是得用合徒衆（蜀志卷二劉備傳）。曹操征荊州，劉備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蜀志卷九劉巴傳）。後領冀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任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羨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蜀志卷二劉備傳）。諸葛亮領冀州牧，篤守其道，選任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蜀志卷一二杜微傳）。且超遷不次，以盡其才。如楊洪初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尙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蜀志卷一一楊洪傳）。亮任人不限資歷，最有識見。蓋人之才力德行，非可齊一。長於此者或絀於彼，盡其善而用之則得，反其性而抑之則敗。執用人之柄者，必欲故爲責備，以察察自矜，則天下之人不肯屈曲以從，將相率而去矣。昔漢武帝屢詔求士，無有應者，非無才也，不爲用也。至於考課黜陟之制，所以獎賢能，退不肖。古人考績試功，以任官稱職爲定。非徒積年累日，計其久暫而已。董仲舒辨之已詳。所謂年勞之說，如後魏時崔亮所爲『格制』。千載之後，猶未能改。語其大弊，賢能格於定式，不肖利有夤緣。黨同伐異，此爲厲階。所謂徒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

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仕，何謂銓衡？古今皆識其非，諸葛亮更先爲之正也。

諸葛亮施政最爲人所習知者，厥爲嚴刑峻法。後世臧否多依據焉。晉人郭冲嘗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每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蜀記。）又時有言亮借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華陽國志。）合此二事觀之，則亮主亂世用重典，持之甚堅。如旣誅馬謖，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蜀志卷九馬良傳附馬謖傳注引襄陽記。）又如亮陰聞何祗遊戲放

縱，不勤所職。時亮用法峻密。嘗奄往錄獄衆，人咸爲祇懼。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祇悉已闡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蜀志卷一一楊洪傳注引益部耆舊傳雜記。）亮之明察果斷，非庸俗所能及矣。亮用法雖嚴而人服平正。如廖立以誹謗怨望，黜廢爲民，徙汝山郡。立聞亮卒，垂泣嘆曰：『吾終爲左袵矣。』（蜀志卷一〇廖立傳。）又如李平（李嚴）因誤軍事，廢爲民，徙梓潼郡。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蜀志卷一〇李嚴傳。）卽爲二例。是以習鑿齒論其事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蜀志卷一〇李嚴傳注引。）是誠不可以苟得者也。陳壽夙不善亮，然一則稱之曰：『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敎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再則評之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

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三則紀之曰：「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蜀志卷五諸葛亮傳。）襄陽記亦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然則郭冲所謂：「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爲不可信矣。夫刑以齊民，聖人重之。唐、虞之盛猶採蚩尤劓、剕、劓、剕之刑。炎漢之治，且收秦、嬴收孛赤族之法。況三國紛亂，漢地偏鄙，紀敗民悍，教廢俗薄，烏能苛責亮以省刑輕罰哉？嘗以爲刑措不用而民不之犯，乃致治之極也。求其次，則刑輕可以爲戒。又次，刑重而知畏。惟苛酷殘刻者謂之暴，暴則虐民。情弛縱容者謂之慢，慢則害民。虐與害皆使民怨。此事理之必然也。諸葛亮刑政既嚴而民不怨，殆尙未至於暴虐耶？加以亮於刑政，親爲裁決。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魏氏春秋。）其時法吏頗能明慎，如楊戲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蜀志卷一楊戲傳。）故弊害較少。雖然，亮之持法，亦間有未當者。如常房聞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按問殺之。褒怒攻房，房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巂，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魏氏春秋。）不察房冤而妄誅其子，是爲不仁。明知非實，枉曲以安褒心，是爲不義。又如法正爲蜀郡

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冷之德，匪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孫盛論其事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蜀志卷七法正傳並注引）法正作威擅殺，律本當問，況有言者。諸葛亮曲爲枉縱，其失孰甚？『惡無纖而不貶』者，謂之何哉？揆諸春秋之義，賢者亦當責也。亮死之後，漢之刑政仍尙嚴重。呂乂嘗代董允爲尙書令，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蜀志卷九呂乂傳）又常播以縣長廣都朱游被上官誣劾，逋沒官穀，當論重罪，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蜀志卷一五楊戲傳附常播傳）時已流於酷烈矣。諸葛亮本不主與大赦，故陳壽評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蜀志卷三劉禪傳）亮未死之時，僅章武元年（西曆二二一年）建興元年（西曆二二三年）兩次爲之。亮死，則建興十二年

（西曆二三四四年）延熙元年（西曆二三八八年）九年（西曆二四六六年）十一年（西曆二四八八年）十四年（西曆二五一年）十七年（西曆二五四年）十九年（西曆二五六年）二十年（西曆二五七年）景曜元年（西曆二五八年）四年（西曆二六一年）六年（西曆二六三年）數數不絕。孟光嘗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終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蜀志卷一一孟光傳）舊政雖不盡亡，究有差異焉。

總之漢國政治善惡皆著。彰其善者，則張裔嘗譽諸葛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蜀志卷一一張裔傳）建興三年（西曆二二五年）劉禪下詔有言曰：『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諸葛亮集）數其惡者，孫休時薛珣至漢求馬還，休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吳志卷八薛琮傳附薛珣傳）張悌曰：

「今蜀閩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襄陽記）雖各好惡不同，然可以互相參證也。

孫權奄有江東，能自修其政治。于時兵亂未戢，災害薦臻。救恤之惠，史不絕書。建安二十四年（西曆二一九年）初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嘉禾三年（西曆二三三年）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赤烏三年（西曆二三九年）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又以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赤烏十三年（西曆二四九年）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太元元年（西曆二五〇年）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吳志卷二孫權傳）陸遜爲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時，其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吳志卷一三陸遜傳）惟嘉禾三年（西曆二三三年）隕霜傷穀。赤烏五年（西曆二四一年）大疫。赤烏八年（西曆二四四年）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十一年（西曆二四七年）雨雹。未施振濟，猶不足耳。陸凱嘗舉孫權善政二十事，其四曰：「先帝憂民過於嬰孩，

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吳志卷一六陸凱傳)權之愛民可謂存諸心矣。孫亮卽位之初以諸葛恪爲太傅，恪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其政治本有清明之象。但恪旋爲姦邪所殺，身死殿堂，國政遂以廢弛。如五鳳元年(西曆二五四年)大水。二年(西曆二五五年)大旱，民饑。太平二年(西曆二五七年)大雨，震電，大寒。(吳志卷三孫亮傳)皆無救恤。孫休於永安四年(西曆二六一年)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吳志卷三孫休傳)有意治道。然是年及次年皆大雨，水泉涌溢。(吳志卷三孫休傳)未聞安撫，則可異也。至於孫皓暴戾無道，虐用其民，益無論矣。會稽太守車浚在公清正，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江表傳)太守恤民，反遭誅戮，其爲政無道，可知之矣。

孫權最崇節儉，是以陸凱所舉善政，其七曰：『先帝篤尙樸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吳志卷一六陸凱傳)又赤烏五年(西曆二四一年)禁進獻，御減大官膳。(吳志卷二孫權傳)又十年(西曆二四六年)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

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徒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陸凱嘗引孫權之事以諫孫皓曰：『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尙猶沖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吳志卷一六陸凱傳注引江表傳）以是互證陸凱之言，非諛美也。陸凱又嘗上疏孫皓有言曰：『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有餘財。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吳志卷一六陸凱傳）則孫休已不能守權之舊矣。逮至孫皓，窮淫極侈，放縱無度。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汜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困。（吳志卷一六陸凱傳）嘗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江表傳）又寶鼎二年（西曆二六七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吳志卷二〇華覈傳）又皓詔報凱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

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蓋以陸凱抗疏屢言，謂「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勿苛政。」又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又曰：「縱令陛下—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又曰：「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吳志卷一六陸凱傳）惡迹昭然，猶自諱飾，欲怙惡不俊耳。其時上疏諫諍者，陸凱而外，尙有陸抗（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樓玄（吳志卷二〇樓玄傳）、賀邵（吳志卷二〇賀邵傳）、華覈（吳志卷二〇華覈傳）等。皆言之切直，而皓拒聽，其國亦旋亡矣。

黃龍二年（西曆二二九年）孫權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吳志卷二孫權傳）權固知以學問爲重。趙咨謂其「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吳書）則嘗探討典籍矣。又權謂呂蒙、蔣欽宜學問以自開益（吳志卷九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則更以督飭其臣下。然立都講祭酒僅爲諸子而設，不能普育英才，以備國用。抑何所見之不廣也？孫休於永安元年（西曆二五八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尙不悖，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

以隆風俗』(吳志卷三孫休傳)休能修其制度，厚其獎勸，較之孫權所爲，進於善矣。且休恆勤於學問，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張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吳志卷三孫休傳)其精明若此，故卽位首以文教爲倡耳。

陸凱嘗盛稱孫權知人善用，始曰：『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繼曰：『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吳志卷一六陸凱傳)觀其嘉禾二年(西曆二二二年)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吳志卷二孫權傳)赤烏二年(西曆二三八年)下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吳

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吳國用人，信能慎重。夫漢立四科之制，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時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果能依此選用郎吏，敦品精業，明智達用，所得皆爲賢能矣。陸遜以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懷懷，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孫權敬納其言。吳志卷一三陸遜傳。吳之君臣皆亟亟求治，選舉惟恐不周，此其所以能建功業也。其時主選政者當以暨豔爲最優，蓋其風烈英明，非惟同輩無匹，後世亦罕見之。暨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未能十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污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暨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暨、彪皆坐自殺。吳志卷一二張溫傳。又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陸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暨不能行，卒以致敗。吳志卷一二陸瑁傳。又選曹尙書暨豔疾貪污在位，欲沙汰之。朱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

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吳志卷一二朱據傳》。夫爲政貴乎立法，法立則綱紀乃明。任官貴乎得人，人得則姦邪乃祛。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當承平之世，衆目共見，律禁較嚴，小人尙不敢悍然爲惡。惟亂世危邦，上不易察，下乃恣禍。非法橫取，毒痛至深。昔宋代凡罪悉從輕減，惟治賊吏最厲，流殺不赦。是以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恥。雖悖謬如賈似道亦知上疏請去賊吏。主復杖殺朝堂，真決刺面之舊法。明代則凡犯賊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剝皮實草。枉法賊八十貫，論絞。蓋宋、明兩朝皆懲前代之濁亂，而以重法治之。未始不遠師暨豔也。以豔之精明，豈不知苟合求全，明哲自保如陸瑁、朱據所言者乎？然寧櫻禍蹈危，以澄清污垢。其志蓋重在國家，未嘗私計利害矣。孫權明察，猶不能使暨豔得行其志，而至自殺。則後世之是非不辨，善惡莫彰，奚足異耶？陸凱嘗言孫皓之失曰：「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又曰：「先帝親賢，陛下反之。」又曰：「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願、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闈。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尙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又曰：「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吳志卷一六陸凱傳》。又賀邵上疏有言曰：「自頃

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附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臣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又曰：『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吳志卷二〇賀邵傳。）又陸抗疏曰：『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究其原由，皓固昏闇無狀，暨豔之政未能久施，尤可惜哉！

吳國刑政亦尙嚴厲。陸凱雖稱頌孫權，而於刑罰，只曰：『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吳志卷一六陸凱傳。）未聞寬仁之語。黃武三年（西曆二二三年）赦死罪。五年（西曆二二五年）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吳志卷二孫權傳。）權自言重刑之故，正同亂世用重典之說也。于時南陽謝景善

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陸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又嘗上疏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勛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吳志卷一三陸遜傳）又孫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顧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吳志卷七顧雍傳）當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步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吳志卷七步騭傳）又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闕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吳志卷八闕澤傳）又嘉

禾三年（西曆二三三年）孫權征新城，使孫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後登臨終，上疏有言曰：「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

（吳志卷一四孫登傳）觀上數事，孫權用法雖峻，猶能采納諍諫之言，斟酌損益。黃武七年（西曆二二七年）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赤烏七年（西曆二四三年）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古之嗜殺者，每使罪及妻孥，至於族滅。孫權此詔，乃能憫恤無辜。赤烏十年（西曆二四六年）又赦死罪，此皆刑政之善者。惟嘉禾六年（西曆二三六年）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崇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評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

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罪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吳志卷二孫權傳》。奔喪當死，情理皆不可通。然吳、魏之政相同，蓋亂世急於軍國之事，強以抑制仁人孝子也。至於孫皓則麤暴驕盈，行同桀、紂。如鳳凰二年（西曆二七三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特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又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吳志卷三孫皓傳》。凶惡若是，宜乎不能更享其國矣。

吳國遞傳數主，歷時亦久，其政治興替關係存亡。吳臣馮熙嘗對曹丕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疆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吳志卷二孫權

傳注引吳書。行人專對，雖不免誇大。平心論之，權固有志治道。漢、魏諸君間有未及耳。沈珩嘗言於孫權曰：「今爲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吳書。）孫權號爲明主，其政冠於他帝，或亦幾於此也。曹奐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又曰：「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魏志卷四曹奐傳。）時當中葉之時，其象實衰。又司馬炎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吳志卷八薛瑩傳注引干寶晉紀。）召亡之故，一如薛瑩所述。若如初立之際，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吳志卷二孫皓傳注引江表傳。）慎守不易，則吳祚未必遽絕。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惜哉！

三國新志

卷三

經濟志

自黃巾作亂，董卓興戎，繼之以李傕、郭汜之變，民生凋敝至極矣。其後羣雄競起，割據爭強，豪右之家復擅兼併以自厚。加以天災、兵禍與夫暴君侈靡，污吏貪黷，剝剝之餘，民益不堪。舊史好言武功政治之盛，獨忽於庶民生計，是爲舍本求末，見其小而遺其大者也。

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自古經濟樞紐，繫於農業。三國之世，亦復如是。獻帝時民間艱苦甚，蓋由農殖不豐，莫能養給之所致也。建安元年（西曆一九六年）獻帝回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尙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饑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後漢書卷九獻帝紀）。

當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完。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後漢書卷二九郡國志一注）興平元年（西曆一九四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獻帝使侍御史侯汝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汝考實，詔曰：『未忍致汝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後漢書卷九獻帝紀）又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里蕭條（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蓋當時自京師以至各地，無論軍民官吏，其受困一也。曹操志在仗武功以取天下，故亟圖興利祛患，用濟其事。其言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屯田之興，遂緣是而起。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曹操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操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祇而成於峻（魏志卷一六任峻傳）曹操盛稱祇之功績云：『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爲儻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

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劃選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設施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興其功。』（魏志卷一六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自祇、峻興利之後，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威羣賊，克平天下。（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事雖成於祇、峻，然自操以下多與其事者。如夏侯惇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魏志卷九夏侯惇傳。）毛玠嘗語操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魏志卷一二毛玠傳。）又曹操欲廣置屯田，使國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魏志卷一一國淵傳。）時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鄭渾所在奪民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魏志卷一六鄭渾傳。）又如袁渙以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白曹操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強。』曹操從之，百姓大悅。

〔魏志卷一〕袁渙傳。劉馥嘗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魏志卷一五〕劉馥傳。梁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志卷一五〕梁習傳。蘇則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衆。〔魏志卷一六〕蘇則傳。建安中，曹操開募屯田於淮南，以倉慈爲綏集都尉。〔魏志卷一六〕倉慈傳。杜襲以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魏志卷二三〕杜襲傳。毋丘儉穿山灌漑，民賴其利。〔魏志卷二八〕毋丘儉傳。皆明其利而著其功焉。曹操於建安十四年〔西曆二〇九年〕開芍陂屯田。十九年〔西曆二一四年〕二十一年〔西曆二一六年〕親耕藉田。〔魏志卷一〕曹操傳。以爲倡率。又嘗使廬江謝奇爲斬春典農，屯皖田鄉。又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吳志卷九〕呂蒙傳。則更用諸軍事，操之重農，雖自爲計，而人民亦資其利矣。曹丕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魏志卷一三〕王朗傳。又不欲大興軍征吳，辛毗諫曰：「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強壯未老，童叟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未從。〔魏志卷二五〕辛毗傳。又賈逵遇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魏志卷一五〕賈逵傳。王昶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魏志

卷二七王昶傳。曹丕遷鄭渾爲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灌溉，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八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志卷一六鄭渾傳）不在位不久，故其興作，僅止於此。曹叡初頗注意農政，太和元年（西曆二二七年）五年（西曆二二三年）皆耕藉田，猶守乃祖之舊。初諸葛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叡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司馬懿軍，又勅使護麥。懿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魏志卷三曹叡傳注引魏書）叡不爲議者所動，乃深知糧糈之可貴也。未幾廣興力役，民失農時，羣臣競上疏諍諫，痛陳其害，而叡不聽。叡嘗令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高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資。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於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魏志卷二四高柔傳）縱鹿傷苗，且殺其民，誠

無異率獸而食人也。又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曹叡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魏志卷二三和洽傳》。叡惑於嗜欲，以致損墮其政，良可嘆耳。況當時風尙變易，商業寢盛，農事遂衰。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司馬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煖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堽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叡從之。《魏志卷一二司馬芝傳》。重農抑商，自漢已然。芝復言此，蓋恐商人侵奪農利故也。又鍾毓上疏，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魏志卷一三鍾繇傳附鍾毓傳》。又徐邈以

河右少雨，常苦乏穀。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魏志卷二七徐邈傳）惟此數子，或建議朝廷，或施於有政，民沾其惠，功不可沒。曹芳於正始二年（西曆二四一年）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魏志卷四曹芳傳）其於農事頗爲注重。又欲廣田畜穀，爲滅敵資。司馬懿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灌，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西曆二四一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魏志卷二八鄧艾傳）艾自始卽爲稻田守，叢草吏，典農功曹等官，故於農政最精。所陳之策，尤切合時宜也。其後又上疏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魏志卷二八鄧艾傳）立意甚善。其時同以重農興利爲事者，尙有胡質，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

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魏志卷二七胡質傳）。又王昶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魏志卷二七王昶傳）。又劉靖修廣辰渠，陵大壩，水灌溉，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魏志卷一五劉馥傳）。曹芳生當末季，猶務水利農田，故其國用未竭，民亦得安也。逮曹奐於咸熙元年（西曆二六四年）罷屯田官以均役政。諸典農皆爲太守（魏志卷四曹奐傳）。要政不修，公私皆困，國亦旋亡矣。

後漢書注有言曰：「昔漢永和五年（西曆一四〇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饑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卷一九郡國志一）。當時之人，匪惟勞苦，且各出賦課以供國用，則尤難爲繼也。曹操嘗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銜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氏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夫貧富懸殊，已啓爭執。況強者兼併，弱代租賦，無道尤甚。極其所至，則爲禍亂之階，豈僅百姓不附，兵甲不強而已哉？曹操之平貲，倉慈之割賦，皆可以救其弊矣。倉慈爲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

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魏志卷一六倉慈傳》。曹操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曹洪貲財與操家等。操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魏志卷九曹洪傳注引魏略》。曹操懲袁氏之失，乃定田租戶調之數，固足以禁絕貪婪，宣明制度。然租稅尙重，猶非當時民人所能堪也。何夔上書僅言：「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未聞諫其輕賦免調。殆亦執於功業之見，不復以民苦爲意耶？惟趙儼最明其弊。儼爲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皆叛，乃爾。若絲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絲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絲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絲絹悉以還民。」《魏志卷二三趙儼傳》。蓋賦役苛刻，足以激變。如南陽間嘗苦絲役，侯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魏

志卷一曹操傳注引曹瞞傳。可爲前車之鑒矣。魏之諸帝惟曹丕最賢。當其嗣爲魏王，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餘池籩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又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掎克暴虐者，舉其罪。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書。除禁輕稅，政之善者。檢舉掎克，尤可戢惡。曹丕行之於擾亂之際，以視後世國益亂而取益多，民益窮而官益暴，相去不止萬千矣。曹叡奢侈無度，耗損所出，皆取自民。其賦斂之重，可以忖度。高堂隆嘗上疏曰：「況今天下凋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歸，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綏輔也。」魏志卷二高堂隆傳。當時公私交困，而叡猶刻剝吏民，以恣其欲。且度支莫由考覈，無能爲之限制。此所謂竭國人以奉一身，悖謬之尤者也。

鹽爲天產之物，生民所需。若盡委置於民，利雖在下，易爲豪右所擅。如漢武帝時富商大賈冶鑄鬻鹽，多至累萬而不佐公家之急。然一屬於官，與民爭利，弊竇叢生，怨譴隨之。漢明帝時官自鬻鹽，論者譁然。二者皆有所偏，惟榷稅監賣乃得其便。自管夷吾倡始以來，雖代有更易，終行於世。衛覬以其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曹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魏志卷二一衛覬傳》。衛覬首言其利，曹操納之。其後鄧艾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與冶爲軍農要用。」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魏志卷二八鄧艾傳》。既而艾被誅，事不得行。藉非深知鹽鐵之利，不能建畫此策也。

漢末錢幣輕劣，爲之貶值。董卓嘗椎破銅人，鍾虞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

不磨鏹。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魏志卷六董卓傳）貨弊之制大壞。曹操竟未嘗爲意。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三月曹丕初復五銖錢。其年十月以穀貴罷五銖錢。（魏志卷二曹丕傳）不以錢賤而易以穀帛爲市。取一時之便。而遺無窮之害。非利民之道也。逮至曹叅時。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爲便。叅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通典卷八食貨八）夫錢幣之興。乃所以利交易。濟有無。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行之已久。若易錢幣爲穀帛。則富者居聚以爲奇。貧者匱乏莫之能致。商僧更因緩急高下其值。情弊叢生。或遇凶歉之年。田穀不登。蠶桑輟業。或衣食日多。供應不足。物無所出。交易遂斷。又轉展授受之間。割裂分截。耗損亦鉅。負載繁勞。猶其次耳。丕叅初不明此。幸有司馬芝等爲之糾正也。其時朝廷動以錢幣鉅萬賞賜臣下。如曹叅以錢二十萬賜滿寵。（魏志卷二六滿寵傳）曹芳以錢三十萬賜徐邈家。（魏志卷二七徐邈傳）曹奐欲賜司馬昭羣從子弟。未有侯者。錢千萬。帛萬匹。（魏志卷四曹奐傳）則自叅以後。錢幣之通行必廣矣。

劉備初起。艱困不堪。在廣陵時。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蜀志卷二劉備傳）

注引英雄記。其欲得益州以爲根據之地，蓋利其富庶也。嘗觀諸葛亮隆中答問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又法正陰獻策於劉備曰：『資益州之殷富，憑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蜀志卷七法正傳）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知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遵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蜀志卷七法正傳）龐統說劉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蜀志卷七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又劉璋嘗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蜀志卷一劉璋傳注引吳書）漢之君臣謀取益州，已非一日矣。及成都既下，穀帛支二年。（蜀志卷一劉璋傳）誠殷盛豐樂之國也。諸葛亮執政，足食足兵，雖征戰屢興而資用不乏。建興二年（西曆二二四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十年（西曆二三二年）休士勸農。（蜀志卷三劉禪傳）十二年（西曆二三四四年）春諸葛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

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涇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蜀志卷五諸葛亮傳。）亮以呂乂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蜀志卷九呂乂傳。）漢務農廣殖，歷數十年不改。是以曹爽襲漢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可拒敵，必自引退。劉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蜀志卷一四蔣琬傳附劉敏傳。）又劉禪降魏之際，上書有云：『百姓布野，餘糧棲畝』（蜀志卷三劉禪傳。）是爲豐盛之證。蓋漢國僻處一隅，戰無虛日，不如是，則莫能自存矣。

劉備未入巴蜀，先收江南。建安時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此爲徵課之始。逮據西鄙，軍政所需，盡取於民。建興三年（西曆二二五年）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又上疏自承爲『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所謂疲敝，非役卽賦，與夫天災人禍之相乘也。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瘵。譙周作仇國論有言曰：『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又上疏有言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蜀志卷一二譙周傳。）周當深知漢國之病，然後迫切言之。李恢以南夷復叛，殺害守

將，乃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蜀志卷一三李恢傳）。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蜀志卷一五楊戲傳附王嗣傳）。廖立謂：「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敝，以致今日。」（蜀志卷一〇廖立傳）。立指斥時弊，其言必實。晉時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漢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蜀記）。曹奐譏漢為「虐用其衆，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蓋漢以一州與魏吳相抗，其民不能勝，固勢所必至也。劉禪既降，遣尙書郎李虎送士民簿，列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蜀記）。民苦疲弊而庫有餘財，寧非賦稅聚斂之所積歟？

鹽鐵之利，漢設官榷取，成效最著。成都既平，劉備以王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材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與業將軍，領鹽府如故（蜀志卷一一王連傳）。又劉備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呂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蜀志卷九呂乂傳）。西蜀天產饒富，鹽鐵當為大宗。劉備置官董治，是亦理財之一端也。張嶷為越嶲太守，其定葭、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

夷徼久自固食。又崑平定諸夷，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蜀志卷一三張嶷傳。）更取給於外夷矣。

漢地貨殖之家最盛，皆以商賈起家，則錢幣之利自廣。糜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又竺進妹於劉備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蜀志卷八糜竺傳。）又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蜀志卷九董和傳。）商人所利得者爲財貨，若錢幣不通，營貿必絀，豈能侈泰若是耶？劉備攻劉璋時，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愛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一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值百，亦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通典卷八食貨八。）兵亂之後，欲使國用不竭，民免誅求，劉巴之言，實爲長策也。益州旣平，劉備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蜀志卷六張飛傳。）則錢幣之數，亦至夥矣。

吳國據有江南，土地肥沃，利於耕植。孫權倡導農業甚力。黃武五年（西曆二二五年）權爲吳王，下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又其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

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吳志卷二孫權傳。）寬息之道，俾安其業。身自受田，可爲表率矣。其後稱帝，尤念念於此。前於政治志所引嘉禾三年（西曆二三年），赤烏三年（西曆二二九年），赤烏十三年（西曆二四九年），太元元年（西曆二五〇年）諸詔，皆以務農爲重也。陸凱追述孫權之善，謂權嘗嘆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吳志卷一六陸凱傳。）可以見其用心篤切。華覈上疏諫孫皓有言曰：「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貲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吳志卷二〇華覈傳。）孫權不惟勸民務農，嘗於軍士亦督力田。陸凱又言曰：「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吳志卷一六陸凱傳。）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孫權以諸葛融代表。（吳志卷七諸葛瑾傳附諸葛融傳注引吳書。）是當同於屯田殖穀之制也。孫休亦識治體，永安二年（西曆二五九年）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

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尙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吳志卷三孫休傳）尋其意旨。既明政治之得失。又審經濟之利害。輕稅則民樂從業。抑商則不致兼併。施行有效。乃根本之圖也。永安三年（西曆二六〇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濮陽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吳志卷一九濮陽興傳）興農利而民反怨。固爲耗勞過甚所致。然凡事易與樂成。難於謀始。濮陽興之在吳。猶鄭渾之在魏也。孫皓繼立。盡反其道。賀邵以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上疏有言曰：「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曰：「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吳志卷二〇賀邵傳）又陸凱上疏有言曰：「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

君計也』（吳志卷一六陸凱傳。）又華覈疏曰：『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宥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又曰：『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又覈以倉廩無儲，世俗滋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

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貴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吳志卷二〇華覈傳）是時民間疾苦之深，固由政治不良，而經濟枯竭，無以爲生，尤爲主要。華覈之言，詳論無遺，惜皓終不悟也。

吳之賦役非輕，孫權且已自知。赤烏元年（西曆二二七年）詔曰：「自孤興軍，五十年所賦役，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又五年（西曆二四一年）詔有

言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尙未恤。」皆自承其徵調之繁，民實不堪。初黃武五年（西曆二二五年）陸遜陳便宜，請寬賦息調。孫權報之曰：「至於調發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乘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願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傳。遜之請與權之辯，皆因時而發也。又遜嘗上疏曰：「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加中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卷一三陸遜傳。」兵亂之世，賦役煩滋，主國者不省，重可傷已。權嘗詔呂岱曰：「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吳志卷一五呂岱傳）奪據其地，而以賦役加之，王者之政不如是也。駱統以其時徵役繁重，重以疫癘，民戶損耗。上疏有言曰：「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己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吳志卷一二駱統傳）苛烈若此，民豈能堪？孫亮時諸葛恪爲太傅，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雖亮在位日淺，尙能溥施其利。永安元年（西曆二五八年）孫休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旣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吳志卷三孫休傳）輕賦省役，便民多矣。孫皓則刻剝暴戾，無所不至。會稽太守車竣，湘東

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所在斬之，徇首諸郡。（吳志卷三孫皓傳。）陸凱疏曰：『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吳志卷一六陸凱傳。）民窮國以不立，緣是故耳。當吳之亡，王濬收其圖籍，尙餘米穀二百八十萬斛。（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晉陽秋。）其刻剝且甚於劉禪矣。

吳饒鑛產，利於冶鑄。如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諸葛恪撫治其民，乃裕國用。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吳志卷四劉繇傳。）孫綝謂孫亮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吳志卷一九孫綝傳。）孫皓則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爲空。（吳志卷五孫和何姬傳注引江表傳。）當日產金必豐，故能有此製作也。虞翻嘗答王景興，極言會稽之富，謂：『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吳志卷一二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周瑜嘗亦謂：『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則吳國鹽鑛之利必皆豐盛。永安七年（西曆二六四年）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

駱秀（吳志卷三孫休傳）吳亦置有鹽官。赤烏元年（西曆二二七年）孫權以朱桓死後，家無餘財，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吳志卷一一朱桓傳）。鹽爲賞賜之物，必爲當時所利用也。又吳嘗徵榷酒酤。赤烏初，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吳志卷七顧雍傳）。是爲魏、漢所未與者也。

吳鑄錢幣，自爲制度。孫權於嘉禾五年（西曆二二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又赤烏元年（西曆二二七年）鑄當千大錢（吳志卷二孫權傳）。按通典，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卷八食貨八）。此爲新創之幣，在三國中量爲最重。呂蒙誅陳就，孫權賜錢千萬。後又定荊州有功，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吳志卷九呂蒙傳）。士廡病卒，無子，妻寡居，孫權詔所。在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吳志卷四士燮傳）。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王遂詐而受之。後權更賞助百萬（吳志卷一二朱據傳）。是其錢幣之多，當以此時爲最也。然民間反以爲不便，赤烏九年（西曆二四五年）孫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錢幣太濫，則價值貶下，且足害民。民苦不便，權能省息，庶幾不背於通貨之義矣。

三國新志

卷四

學術志

兵亂之世，禍變紛紜。居上者務於攘奪，未遑文治。在下之人方處困頓，救死不及，寧復計及道業哉？是以學術之事，頽敝莫振。其間或有老師碩儒，堅忍自守，出其所學，以傳布於世，乃得維繫不墮。或有賢明之主，倡率於上，衆相倣效，寢亦漸積成風矣。三國學術固不及兩漢之盛，然猶有可紀者。蓋其時上下皆相與致力於此耳。

曹操雖爲武夫，頗事學問。初因從妹夫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其後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

成樂章（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曹丕述其父曰：「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袁遺）耳」（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典論）則非不學無術之流可比也。加以臣下請興文教，言之甚切。如荀彧嘗言於操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洽。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魏志卷一）荀彧傳注引荀彧別傳）又袁渙言於操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操善其言（魏志卷一）袁渙傳）魏之初起，已能注重於此，宜其文化獨盛也。曹丕自述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典論）又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志卷二）曹丕傳）丕嘗與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

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書) 又不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胡冲吳歷) 陳壽稱之爲『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信足當之。曹叡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而已。卽位之後，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魏志卷三曹叡傳注引魏書) 猶有父祖之風。曹芳亦通論語、尙書、禮記諸書。(魏志卷四曹芳傳) 曹髦少好學夙成。嘗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顛、尙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髦慕夏少康，虞松請錄以成篇，永垂于後。髦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魏志卷四曹髦傳注引魏氏春秋) 髦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並屬文論。名秀爲儒林文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魏志卷四曹髦傳注引晉諸公贊) 鍾會嘗稱其『才同陳思』。(魏志卷四曹髦傳注引魏氏春秋) 幸太學問諸儒經義，易博士淳于俊至於對以『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司馬昭殺之，矯皇太后之詔，指斥其惡，但承爲『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魏志卷四曹髦傳) 則亦可以爲繼矣。諸曹皆能知書，相傳不替，故其於學術倡率發揚之功，至爲深

切。斯爲漢、吳兩國所不及者遠矣。

魏國經學廢墮與夫諸曹挽救之策，政治志已紀梗概。于時以經學卓著能成一家之言者，頗不乏人。博通羣經首推王肅。肅少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善賈（賈逵）馬（馬融）之學而不好鄭氏（鄭玄）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魏志雖語焉不詳，然已著其治學宗旨矣。夫鄭玄之學，漢末最盛，無敢背異。而肅獨與排抵，風氣爲之改變。南齊書曰：「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肅爲晉武帝司馬炎之外祖）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家」（卷三九劉瓛傳論）。其學雖盛行於晉，在魏已爲世所宗。後世巍然爲經學南派宗師，豈徒依傍貴戚之勢所能致乎？按困學紀聞，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肺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有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卷一易）。又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卷五禮記）。則其精義固未嘗泯沒矣。惟賈、馬皆爲古文，鄭玄則雜糅今古。肅不好鄭而善賈、馬，殆以宗旨不同故耶？然肅亦未嘗盡擯今文。其父朗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尙書。洪亮吉傳經

表因之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觀其駁鄭之說，鄭主今文則難以古文，鄭主古文則難以今文。二者兼收，惟在立異。若言家法，殊未能明也。尤可議者，竟僞造孔安國尙書傳、論語注、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五書。肅欲自張其說，至假託孔子及孔氏子孫之口以爲據。更使其徒孔衍爲之證明。夫史記、漢書皆言安國早卒，未聞有何著作。傳注三書，果何自而來耶？家語、孔叢子若非贗品，何以漢儒議禮，未嘗徵引？至於聖證論以家語立論。當時護鄭者皆謂家語爲王肅增加，或竟爲肅作。其作僞已昭然若揭。論學而出以虛僞，非大儒所當爲者，是則不能無譏焉。王弼以治易著稱，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魏志卷二八鍾會傳附王弼傳）自漢以降，言易者多守象占之說。至弼乃掃除廓清，而以義理爲主。其學雖本費氏，因費易本無章句，僅有古字，故立論與鄭玄不同。弼於作注之外，更作易略例、周易繫辭諸書。易注上下經爲弼自撰，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則韓伯康爲之。弼注既出，不惟當時諸家盡廢，且翕然爲後世名儒所宗。程頤嘗謂：「易當先讀王弼」（與金堂謝湜書）。故程不論象，不論卦變，皆宗王弼之說。王應麟曰：「輔嗣之注不可忽也。」（困學紀聞卷一易）推崇尤甚。肅之「忘象論」實本原莊子，欲以儒道兩家相互闡釋。後人遂譏爲異端，至謂「罪深桀紂」。蓋蔽於道統之見，實不足以病弼也。王應麟考韓伯康與弼不同時，相去甚遠，不得謂爲受業（困學紀聞卷一易）。則舊說康爲弼之門人，不可信矣。何晏自許甚高，嘗謂：「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

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魏志卷九曹真傳附何晏傳注引魏氏春秋。〕於學能有成就。作論語注十卷。其自敘有言曰：「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之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是書兼取苞咸、周氏、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又與孫邕、鄭冲、曹羲、荀顛共撰集之。博采漢、魏經師訓說，匯聚爲一。有不安者，頗爲改易。雖去取容有未當，然單誼遺說賴以保存不失矣。十三經注中魏人爲王弼、何晏、王肅三人。弼、晏已列名。肅則因僞作孔安國尚書傳而加入。是以魏之經學，自當以三子爲特出也。至於或會通羣籍，或專精一藝，或執守師說，或廣興教化，所在尤多。王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志卷一三王朗傳。〕可謂博學之士。正始六年（西曆二四五年）曹芳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魏志卷四曹芳傳。〕後並列於學官。荀融與王弼、鍾會論易，老義。荀惲作易集解。〔魏志卷一〇荀彧傳注引零陵先賢錄。〕荀顛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魏志卷一〇荀彧傳注引晉陽秋。〕袁準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魏志卷一一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涼茂自少好學，議論常據經典。〔魏志卷一一涼茂傳。〕管寧與華歆、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竝敬善陳仲弓。曹叡詔稱爲「耽

懷道德，服膺六藝。」（魏志卷一）管寧傳。周生烈、董遇等亦各歷注經傳（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周生烈著作有論語集解義例，餘見晉武帝中經簿。董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魏略。賈洪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薛夏博學有才，曹丕每與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隗禧明經，嘗語魚豢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龔（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魏略。樂詳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于遠近（魏志卷一）六杜畿傳注引魏略。魏之博士各專一經，易爲淳于俊，書爲庾峻，禮爲馬照，曹髦皆從之受學。又曹叡嘗命郎吏從博士秦靜等傳業。各詳政治志中。髦嘗以鄭小同爲

五更，小同乃鄭玄之孫。華歆上表稱薦之曰：「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魏志卷四曹髦傳注引漢晉春秋。）曹叡爲武德侯時，曹丕以鄭稱爲之傳。令曰：「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略。）杜寬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於世。（魏志卷一六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杜預智謨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魏志卷一六杜畿傳注引王隱晉書。）李典好學問，貴儒雅，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魏志卷一八李典傳注引魏書。）劉劭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魏志卷二一劉劭傳。）傅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魏志卷一三傅嘏傳。）王象受詔撰皇覽。象從延康元年（西曆二二〇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旣性氣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魏志卷二三楊俊傳注引魏略。）蘇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旨，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魏志卷二一

劉劭傳注引魏略。裴秀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著易及樂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魏志卷二三裴潛傳注引文章敘錄。）嚴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校尉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辨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魏志卷二三裴潛傳注引魏略。）鍾會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魏志卷二八鍾會傳。）張揖作廣雅，後人易名博雅。其自上表有云：「竊以所識，擇擅羣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於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又揖著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凡此數子皆生長於亂離之世，奮力學問，以成其業焉。更有孫炎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洲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炎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翻切爲炎所創始，後世宗之。又當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議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王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魏志卷二七王基傳。）此則篤守師傅，不爲新說所移易。治學之道本重參討，然後長短益彰。未可以守舊目爲固執也。其勤於講授，俾廣傳習者，則國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是知名。（魏志卷一一國淵

傳注引魏書。王哀以教授爲務。魏志卷一一王修傳注引王隱晉書。郗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魏志卷一一郗原傳。又原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郗、鄭之學。』魏志卷一一郗原傳注引原別傳。王烈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爲善。魏志卷一一管寧傳注引先賢行狀。管寧在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魏志卷一一管寧傳注引傅玄言。杜畿爲河東太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志卷一六杜畿傳。夫教育之功，兼善及人，在亂世僻地尤爲可貴耳。總之，魏之經學上有諸曹爲之倡導，下有衆士從而闡揚，遂得古義未絕，新知轉盛。其於學術貢獻甚大矣。

魏有史官，由來甚早，如曹丕爲魏王時，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書。而太和中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實同周之左史。是以隋書經籍志曰：『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卷三三。蓋指此也。修史之事，劉知幾紀之甚詳。黃初、太和中始命尙書衛覲、

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史通卷一二正史篇》。按晉書謂王沈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卷三九王沈傳》。又隋書經籍志則云魏書四十八卷，其間稍有出入也。晉書傅玄傳則謂玄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施豈卽襲抑另爲一人？莫能斷定。惟衛覬嘗典制度，繆襲亦有才學，而竟不能撰成史書，殆爲時諱所限歟？至於陳壽之書卽或優於王沈所作，兩相覆按，皆非實錄也。其私家作史，則魚豢作魏略，事止曹叡。桓範嘗鈔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魏志卷九曹真傳附桓範傳注引魏略》。荀悅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魏志卷一〇荀彧傳注引張璠漢紀》。胡昭善史書。《魏志卷一一管寧傳附胡昭傳》。應劭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魏志卷二二王粲傳附應瑒傳注引續漢書》。各有撰作，皆可以濟官書之不及也。

漢重儒學，久乃流爲煩瑣。加之兵禍頻仍，人心厭亂，緣是玄學之風遂起。是卽後世所謂清談也。其時道家者流最爲昌盛。蓋玄學倡於王弼、何晏，二人皆嗜老莊。晉書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

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卷四三王衍傳。）老莊之學深中人心，實爲時勢使然。王弼年十餘好老氏。弱冠往造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又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又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魏志卷二八鍾會傳附王弼傳注引何劭所爲弼傳。）其思想主旨類如是也。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魏志卷九曹真傳附何晏傳。）按困學紀聞，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朵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卷一易）。晏之治易，取義老莊，正與王弼相同。所謂不解者，蓋因立論迥異，非真不解也。荀粲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糝糠。其兄侯難之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

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魏志卷一〇荀彧傳注引晉陽秋。）答問之間，見其差異。董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註（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魏略。）阮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阮籍傳。）籍嘗著達莊論，敍無爲之貴。又著大人先生傳，謂君子之處域內，何異乎蝨之處禪中？可以知其旨趣矣。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魏志卷二一王朗傳附嵇康傳。）康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主君子無私，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身。阮、嵇二人爲繼王弼，何晏而起者，玄學遂愈推而愈廣矣。此外更有張璠學兼內外（魏志卷一一管寧傳附張璠傳。）袁寓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魏志卷一一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石德林始精詩書，後好內事，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魏志卷一一管寧傳注引魏略。）荀融、鍾會皆論老子之義，悉服膺道家，其間有治儒經而兼及老莊者，則所謂異端之見，已不復存矣。鍾會之書，魏志稱爲刑名家。劉劭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魏志卷二一劉劭傳。）法論不傳。人物志謂人之材能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是名家也。扈累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魏志卷一一管寧傳注引魏略。）隗禧旣明經籍，又善星官（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魏略。）樂詳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曆（魏志卷一六杜畿傳注引魏略。）曹叡時太史上漢曆，

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曆。叡以高堂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尙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載。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魏志卷二五高堂隆傳注引魏略。）是陰陽家也。曹操特好兵法，鈔集諸家，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又操自統馭海內，芟蕘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王昶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魏志卷二七王昶傳。）是兵家也。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稱。每與王弼語，嘗屈弼。（魏志卷二八鍾會傳附王弼傳注引何劭作弼傳。）是縱橫家也。劉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魏志卷二一劉廙傳。）是法家也。

魏國文學特著，不徒獨步一時，抑且爲千古所羨美。蓋操不植輩皆文采斐然，冠冕羣倫，國中俊秀附從於下，於是蔚爲風氣，臻於極盛矣。文心雕龍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卷九時序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皆概舉其善。曹操雄於詩，擅長四言，如短歌行，情思繇密，幽然有致。直可上接三百篇之遺緒。五言出於樂府，亦見深遠。詩品謂：「曹公古

直，甚有悲涼之句』（卷下）其論甚允。惟列於下品，微嫌過畷也。曹丕精樂府，其燕歌行開後世七言歌行之先河。且所作多平易通俗之句，便於歌誦，如上留田行、臨高臺諸篇，是其著者。古詩如芙蓉池作饒有清趣。但不若其父之豪放沈鷲。詩品謂：「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翫，始見其工矣」（卷中）是以列爲中品。其典論一文，品論詳覈，後世奉爲宗匠。曹叡且嘗詔太傅三公以之刻石立於廟門之外（魏志卷三曹叡傳）。曹植挺然特出，當時固無匹者，後世亦難得其儔。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曹操嘗視其文，謂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操甚異之（魏志卷一九曹植傳）。其天資雋捷如是。嘗與楊修書，有云：「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魏志卷一九曹植傳注引）志尚之高，可與才力相稱矣。就魏志並註所載銅爵臺賦，黃初四年（西曆二二三年）朝京都時上疏暨獻詩二篇，又別白馬王彪詩。黃初七年（西曆二二六年）誅丕文。太和二年（西曆二二八年）求自試疏，五年（西曆二二三年）求存問親戚疏，又陳審舉之義疏，言發士息事書，瑟瑟調歌辭諸製，無不情文並茂，果如其人。曹叡嘗令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魏志卷一九曹植傳）。他如箜篌引、白馬、美女、名都、七哀、公讌等盡皆

高曠之作。詩品曰：「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槩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暎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廓廡之間矣。」（卷上。）高列上品，良非虛諛。謝靈運謂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植可當之無愧也。諸曹中尙有曹叡，其詩源出王粲，頗多感懷。詩品謂：「叡不如丕，亦稱三祖。」（卷下。）又曹彪雅好文學，師宗賈洪，過於三卿（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魏略。）詩品謂：「白馬與陳思答贈，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卷下。）詩今不傳，莫由考論。叡、彪二人，詩品併列下品。曹叡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黃初三年（西曆二二二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袁上書贊頌。丕賜黃金十斤。詔曰：「王精研典墳，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魏志卷二〇曹叡傳。）文學萃於曹氏一家，卽無功業，已可以名世矣。又自來敘文史者有「建安七子」之稱。惟孔融未附，餘皆聚集於魏。曹丕、曹植各有品論。丕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表章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

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魏志卷二一〕
王粲傳注引典論。〕又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儔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魏志卷二一王粲傳注引〕
曹植與楊修書曰：「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若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魏志卷一九曹植傳注引典略。〕文采相映，俱一時之選也。王粲〔仲宣〕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魏志卷二一王粲傳。〕典略謂：「粲才旣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魏志卷二一王粲傳注引。〕粲以遭時喪亂，流寓四方，故其所作多哀苦之詞。詩品謂其詩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

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卷上）。列於上品。文心雕龍則云：「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卷二銓賦篇）又謂：「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卷六體性篇）並爲篤論。陳琳（孔璋）初避難冀州，爲袁紹典文章。繼歸曹操，爲記室，軍國書檄多所作也（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陳琳傳）。琳嘗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陳琳傳注引典略）。表章之作爲所擅長。徐幹（偉長）最爲曹丕稱美。劉勰謂：「偉長博通，時逢壯采。」（文心雕龍卷二銓賦篇）蓋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徐幹傳注引先賢行狀）。誠能砥礪名節矣。然詩品比幹與劉楨猶曹彪之於曹植（卷下）。詩之品第，殊不高也。阮瑀（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曹操使與陳琳同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阮瑀傳）。操嘗使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阮瑀傳注引典略）。其詩以七哀及駕出北郭門爲佳。劉楨（公幹）詩文皆雄於氣。詩品謂其詩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卷上）。文心雕龍則謂：「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卷六體性篇）氣盛則文不被質，是以曹丕短之。王昶嘗論之曰：「東平劉公幹博學有

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魏志卷二七王昶傳）抑揚合度。應瑒（德璉）嘗爲五官中郎將文學。（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應瑒傳）其詩纏綿悱惻，感時自傷。如朝鴈之詠，讀之淒切。一時俊彥都集鄴下，允誇文學之盛。劉勰曰：「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龍卷二明詩篇）惟其有此，乃能上接兩漢之舊，下開六朝之先也。迄後流風所被，來者未衰。劉勰謂：「至明帝續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惟高貴鄉公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文心雕龍卷九時序篇）又謂：「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文心雕龍卷二明詩篇）並起稱名，不讓往昔。而劉勰所舉者，僅少數彪炳卓異之士，實則終魏之世，猶不止此也。如彼何晏雖治經學，亦擅文章。詩品曰：「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卷中）得列中品。卞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曹丕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魏志卷五武宣卞皇后傳注引魏略）曹羲因曹爽等驕侈無度，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魏志卷九曹真傳附曹羲傳）夏侯惠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

（魏志卷九夏侯淵傳注引文章敘錄）夏侯榮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又夏侯湛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魏志卷九夏侯淵傳注引世語）桓範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魏志卷九曹真傳附桓範傳注引魏略）夏侯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魏志卷九夏侯尚傳附夏侯玄傳注引魏氏春秋）荀祈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魏志卷一〇荀攸傳注引荀氏家傳）袁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又袁微以儒素稱（魏志卷一一袁渙傳）管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魏志卷一一管寧傳注引傅玄言）胡昭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又與鍾繇、邯鄲淳、衛覲、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楷模（魏志卷一一管寧傳附胡昭傳）何楨有文學器幹（魏志卷一一管寧傳注引文士傳）崔琰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魏志卷一二崔琰傳）嚴苞以高才入爲秘書丞，數奏文賦，曹丕異之。薛夏博學有才（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魏略）華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魏志卷一三華歆傳注引魏略）歆少子周，博學有文思（魏志卷一三華歆傳注引華嶠譜敘）程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魏志卷一四程昱傳附程曉傳注引曉別傳）蔣濟作萬

幾論。三州論以諷曹丕。先是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魏志卷一四蔣濟傳。劉放與孫資俱爲秘書郎。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初爲漁陽王松作書答曹操，其文甚麗。魏志卷一四劉放傳。孫資講業太學，博覽傳記。魏志卷一四劉放傳附孫資傳注引資別傳。鍾繇，王粲嘗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司馬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志卷一五司馬朗傳。又曹丕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魏志卷一五司馬朗傳注引魏書。杜恕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也。又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於篇。魏志卷一六杜畿傳附杜恕傳。楊修乃曹植所譽爲「高視於上京」。其答植一書，文辭修潔，識見高越。曹植之言爲不溢美也。應劭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應瑒傳注引華嶠漢書。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嘗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曹丕以爲工，賜帛千匹。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邯鄲淳傳注引魏略。繁欽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旣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繁欽傳注引典略。路粹與陳琳、阮瑀等同典記室。及孔融有過，曹操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路粹傳注引典略。丁儀才朗，丁廙博學洽聞。陳壽雖不爲之立傳，猶言與楊修、荀緯

等皆有文采。《魏志卷二一王粲傳》：「二子之美，沒世猶稱，不能掩也。應璩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應璩傳注引文章敘錄》：《詩品》云：「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卷中）列爲中品。應貞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應貞傳注引文章敘錄》：《阮籍之詩樸實無華，有詠懷八十二首足以見其懷抱。《詩品》列爲上品，謂：「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方。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卷上）《文心雕龍》云：「嗣宗倜儻，故逸響而調遠。」（卷六體性篇）蓋其性本不羈，故所作亦曠達也。《替康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替康傳注》）《文心雕龍》謂：「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卷六體性篇）《詩品》曰：「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鑿裁，亦未失高流矣。」（卷中）列爲中品。吳質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曹丕死，質思慕作詩，詞旨悽切。《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吳質傳注》：《魏略》：「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桓威傳》：「衛覲少夙

成，以才學稱。初與王粲並典制度。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後受魏詔典著作，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魏志卷二一衛覬傳）。潘勗才敏兼通，明習舊事。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潘滿以學行稱。潘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潘岳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魏志卷二一衛覬傳注引文章志及潘尼別傳）。詩品云：「潘岳詩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卷上）。列爲上品。文心雕龍曰：「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京，賈餘於哀誄，非自古也」（卷一〇才略篇）。岳之詩文，皆臻絕技矣。劉劭嘗作趙都賦，曹叡美之，詔劭更作許都賦、洛都賦。時外與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夏侯惠薦劭，有言曰：「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曹叡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魏志卷二一劉劭傳）。繆襲有才學，多所述敘（魏志卷二一劉劭傳附繆襲傳）。詩品謂：「熙伯挽歌，唯以造哀耳」（卷下）。其所作挽歌有蒿里、薤露之致。又魏鼓吹曲十二首則爲敘述時事之作。仲長統作昌言，詞佳可觀省（魏志卷二一劉劭傳附仲長統傳）。昌言二十四篇乃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作以寄意。韋誕有文才，善屬辭章（魏志卷二一劉劭傳附韋誕傳注引文章敘錄）。杜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爲

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九，欲以感切儉求助也。《魏志卷二一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蘇林、孫該亦著文賦，頗傳於世。《魏志卷二一劉劭傳》。傅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魏志卷二一傅嘏傳》注引傅玄言。盧毓則以學行見稱。《魏志卷二二盧毓傳》。楊俊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魏志卷二三楊俊傳》。杜襲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魏志卷二三杜襲傳》。黃朗爲人弘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爲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魏志卷二三裴潛傳》附裴秀傳注引魏略。王昶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魏志卷二七王昶傳》。任嘏夙智早成，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省以貫羣言。《魏志卷二七王昶傳》注引任嘏別傳。王基以曹爽專柄，風化陵遲，著時要論以切世事。《魏志卷二七王基傳》。劉勰綜合諸子，隳括簡明，其言曰：「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傅嘏）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稽康）之辨聲，太初（夏侯玄）之本元，輔嗣（王弼）之兩例，平叔（何晏）之二論，竝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文心雕龍卷四論說篇》。又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曹植）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

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憊然。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應璩）風情，則百一標其志。吉甫（應貞）文理，則臨丹成其采。替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文心雕龍卷一〇才略篇』體察精微，論斷明確。彥和之言能持其平矣。總之魏據中原之地，四方蒼萃，人物繁興，益以曹操兼有文武之才，尤善獎進多士，自況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人亦樂爲之用。曹丕、曹植於文學造詣既精，又日與儕輩盤游詩酒，互相推重。涵濡日久，磋切自深。其時羣彥雖高下不齊，操持各異，而喪亂之際，猶相馳騁，亦已遇之非易矣。若此數十年間，盡爲橫悍武夫所糜爛，朝滿僨俗，野無逸士，則文教銷沈，幾何異於蠻貊之陋哉？

方技術數雖不見重於大雅，然各具一藝之長，是時頗有能者。如華佗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劄

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瀉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其絕技甚多。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魏志卷二九華佗傳》。同時精於此者，尚有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散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魏志卷二七華佗傳附吳普樊阿傳》。《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郤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鳩酒。《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張華博物記》。是爲醫藥之術也。杜夔嘗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曹操令創制雅樂。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又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所知。又夔之弟子河南郤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樂，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如夔。《魏志卷二九杜夔傳》。《荀惲與賈充共定音律。《魏志卷一〇荀彧傳注引零陵先賢傳》。此音樂之術也。《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

郭凱等善圍棋。曹操皆與埒能。〔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張華博物志〕曹丕自謂：「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典論〕此棋奕之術也。朱建平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魏志卷二九朱建平傳〕此星相之術也。周宣敍夢，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魏志卷二九周宣傳〕此敍夢之術也。管輅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魏志卷二九管輅傳注引輅別傳〕郭恩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管輅從之讀易，學仰觀各數十日。諸葛原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覆射，不能窮之。〔魏志卷二九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周昕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吳志卷六孫靜傳注引會稽典錄〕此占卜之術也。馬鈞巧思絕世，嘗改作綾機，又作指南車、翻車、彫木爲百戲、發石車等物。傳玄謂爲「天下之名巧」。〔魏志卷二九杜夔傳注〕韓暨爲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魏志卷二四韓暨傳〕此製造之術也。許允善相印，其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許允〕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魏志卷九夏侯尚傳附夏侯玄傳注引魏略〕此雜技之術也。並錄存之，亦可以廣見聞，表奇異耳。

魏人精於書法者數見不鮮。曹操善草書，張華謂亞於崔瑗、崔實、張芝、張昶（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博物志）。邯鄲淳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魏志卷二一王粲傳附邯鄲淳傳注引魏略）。衛覲好古文、鳥篆、隸書無所不善（魏志卷二一衛覲傳）。韋誕與邯鄲淳、衛覲並善書有名（魏志卷二一劉劭傳附韋誕傳注引文章敘錄）。衛覲之孫恆嘗撰四體書勢，記敘當時書家最詳。其序隸書，梁鵠以工書至選部尚書。曹操嘗使在秘書以勒書自效。操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師宜官。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其序古文，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衛覲）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西曆二八〇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其序篆書，邯鄲淳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其序草書，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韋誕）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魏志卷二一劉劭傳注引）。再張彥遠書法要錄云：「穎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

之書，相問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卷一）所錄諸子皆冠絕當時，垂式於後也。

裴秀嘗畫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圖成上之晉室。其序謂：「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晉書卷三五裴秀傳）秀依是以制圖，厥技精矣。

秘閣藏書，由來已久。迄漢末大亂，吏民共剖散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則制爲勝囊。長安之變，焚蕩無存。曹氏君臣多通文籍，亟亟收集，鄭重其事。按隋書，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荀勗又因中經更制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細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卷三二經籍志）。中經新簿雖成於晉初，而四部諸書當猶承曹魏之舊也。書籍之散於民間者當亦不少。故袁渙有大收篇籍之請。又私家藏書，有爲法律所禁。如吉茂因吉本等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魏志卷二三常林傳注引魏略）兵家內學並爲禁書，而其時治此者反多，則所謂科律實不足以懼之也。

劉備自言嘗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時鄭玄避亂徐州而備爲徐州牧，以師禮事之。備學有所自矣。逮後定益州，鳩合典籍，沙汰衆學。則亟謀文教之事。是以漢雖僻處邊陲，復日在干戈攘擾之中，學術猶具規模，未嘗廢滅也。李譔崛起西土，爲經學大家。其父仁，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蜀志卷一二李譔傳。）是爲古文經師。次則尹默以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後以左氏傳授劉禪。（蜀志卷一二尹默傳。）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蜀志卷一二來敏傳。）皆古文家也。然其時治今文者亦多，如杜瓊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蜀志卷一二杜瓊傳。）孟光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譏譏謹昨。（蜀志卷一二孟光傳。）張裔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許靖）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鍾繇）之倫也。（蜀志卷一一張裔傳。）是爲今文家也。他若文立少治毛詩、三禮

兼通羣書（蜀志卷一二譙周傳注引華陽國志）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蜀志卷一二許慈傳）姜維好鄭氏學（蜀志卷一四姜維傳）猶守康成之舊。許慈之子勛，傳父業，復爲博士（蜀志卷一二許慈傳）來敏之子忠，博覽經學，有敏風（蜀志卷一二來敏傳）尹默之子宗，傳默之業，爲博士（蜀志卷一二尹默傳）則各繼承家學也。又胡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時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許慈、胡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撼。其矜已妬彼，乃至如此。劉備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倣其訟鬪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義辭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蜀志卷一二許慈傳）治學而曠厲若是，無復儒雅之風矣。譙周本不以經學名家，但亦嘗精研六經。時訪大義，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作法訓，五經論（蜀志卷一二譙周傳）李密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蜀志卷一五楊戲傳注）其後在晉，學更大成。何宗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蜀志卷一五季漢輔臣贊注）漢國經學雖不及曹魏之盛，然各家爭鳴，振起一時，亦可以啓後代人文之先緒矣。

漢國本有史官，而陳壽貶之曰：『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蜀志卷三劉禪傳）夫行事多遺，若非陳壽故爲隱沒，使不得傳於世，則採訪容有

宋周，以致闕略。至於災異之事，寧無可據？如章武二年（西曆二二二年）劉備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猺亭駐營。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蜀志卷二劉備傳）。建興九年（西曆二三一年）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自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漢晉春秋）。延熙十四年（西曆二五一年）夏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蜀志卷一費禕傳）。景耀元年（西曆二五八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蜀志卷三劉禪傳）。卽此數事，若無史官，何由得書？況景星明明爲史官所言，忽又自相牴牾，乖謬甚矣。劉知幾曰：『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史通卷一一史官篇）按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皆無王崇，許蓋姓名不知，知幾何所依據？華陽國志雖有述作王崇見卷末，官爲蜀守，不言會補東觀，殊不相類。至於許蓋則絕無其人。是說可疑，猶待考訂也。惟郤正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蜀志卷一二郤正傳）。又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孟光諮訪（蜀志卷一二孟光傳）。姑以郤正一人所嘗從事，已足正陳壽漢國無史之謬說矣。知幾揣壽用心，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史通卷七曲筆篇）。正發其伏也。當時漢人尙有治史者，如孟光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蜀志卷一二孟光傳）。陳術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蜀志卷一二李

譙周傳。譙周作古史考書。蜀志卷一二譙周傳。楊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多載於蜀書。蜀志卷一五楊戲傳。陳壽作蜀志引之入書。漢之史學，于以見其端倪也。

漢國治諸子之學者，寥寥無幾。周羣之父名舒，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卽白羣。羣自樓上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蜀志卷一二周羣傳。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蜀志卷一二周羣傳附張裕傳。杜瓊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瓊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蜀志卷一二杜瓊傳。譙周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所心存，不悉徧視也。蜀志卷一二譙周傳。又周嘗緣杜瓊之言，乃觸類而長之。漢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言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致之異也。」蜀志卷一二杜瓊傳。此數子者皆陰陽家之說也。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又諸葛氏集中有兵要，軍令諸篇當爲兵家。其開府作牧，權制，計算，訓厲，法檢，科令諸篇則似爲名法之言也。

漢之文學遠遜魏、吳。語其著者，則秦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

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譙周）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蜀志卷八秦宓傳）。就蜀志本傳所載，宓薦任安書，答王商書，論立祠書，論戰國縱橫書，答夏侯纂言，無不淵博明覈，詞采麗都。答吳使張溫之語，雖爲諧談，亦見機敏，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瓊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者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蜀志卷八秦宓傳）其人之清絕，有如是也。許靖雖以臧否人倫見稱，然文采甚富，觀其與曹操書，筆致繁密，情義款洽。誠如宋仲子所稱爲：「個儻瑰偉，有當世之具。」（魏志卷八許靖傳）費禕嘗使吳，作麥賦，與諸葛恪之磨賦，咸稱善焉。（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劉巴少知名，劉備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蜀志卷九劉巴傳）又劉備嘗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蜀志卷九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是亦湛深學藝之士也。馬良能文章，遣出使吳，諸葛亮令自爲文

以致孫權（蜀志卷九馬良傳）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蜀志卷九呂乂傳）彭羨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悽楚動人，復有理論（蜀志卷一〇彭羨傳）向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蜀志卷一一向朗傳）向條博學多識（蜀志卷一一向朗傳注引襄陽記）杜微少受學於任安，常稱聾閉門不出。五梁以儒學節操稱（蜀志卷一二杜微傳）郤正少以父死母嫁，單筦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依則先儒，假文見意，作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景曜六年（西曆二六三年）劉禪遣使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蜀志卷一二郤正傳）陳壽稱之曰：「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紀實之言也。文立於經學之外，有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蜀志卷一二譙周傳注引華陽國志）蔣斌、蔣顯皆有文才，斌嘗作書答鍾會，意義甚佳。顯亦爲會所愛（蜀志卷一四蔣琬傳附蔣斌蔣顯傳）張微篤志好學（蜀志卷一五張翼傳注引華陽國志）李朝與兄弟各有才望。羣下上劉備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蜀志卷一五李偉南贊注引華陽國志）詞義贍富，亦足觀已。衛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

（蜀志卷一五衛繼傳）諸葛亮固以軍旅政治見稱於世，其於文章併當錄存。陳壽謂亮：「言教書奏，多可觀。」所上諸葛氏集二十四篇多至十萬餘言，已極宏博。又舊傳有武侯十六策，序稱：「謹進便宜十六事，一治國，二君臣，三視聽，四納言，五察疑，六治民，七舉措，八考黜，九治軍，十賞罰，十一喜怒，十二治亂，十三教令，十四斬斷，十五思慮，十六陰察。」（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四八引鼂公武郡齋讀書志）惟陳壽不載此策，若非後人依託，則爲壽所遺略矣。亮文最肫切周密，如出師表之誠樸，正議之峻亮，並可傳世不朽。陳壽曰：「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蜀志卷五諸葛亮傳）陳壽斯言，善於體察亮之用意立言耳。

工技方術，李譔最善。譔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蜀志卷一二李譔傳）其次則陳祇多技藝，挾術數。（蜀志卷九董允傳附陳祇傳）諸葛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蜀志卷五諸葛亮傳）諸葛瞻工書畫。（蜀志卷五諸葛亮傳附諸葛瞻傳）此數人皆不專業於此，特於治學理政之外，出其餘技以赴之而已。周羣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羣卒，子巨頗

傳其術（蜀志卷一二周羣傳）則益下矣。

孫權嘗自述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吳志卷九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孫休則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吳志卷三孫休傳）又嘗命韋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吳志卷二〇韋曜傳）二主皆嘗從事於學也。孫皓最昏虐無道，萬彘稱爲好學。（吳志卷三孫皓傳）觀其將敗之際，與何植書（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江表傳）才思甚茂，或言可信。吳主旣皆知書，臣下亦相率致力於此。呂蒙以一武將，因孫權之言，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吳志卷九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至稱爲「學問開益」，則儒士當更爲奮勉也。

吳國經學以虞翻之易爲最可稱述。翻自敘其高祖光少治孟氏易，會祖成績述其業。祖鳳爲之最密。父翫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翻五世（吳志卷一二虞翻傳注引翻別傳）歷代家學，翻自集其大成。初立易注，奏上有言曰：「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謂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

改定以就其正。』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穎川荀爽（荀爽）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嘆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孔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吳志卷一二虞翻傳注引翻別傳）按此則其所造之深，瞭然盡見。是以孔融答翻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張紘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吳志卷一二虞翻傳）翻爲當世所重，蓋如是也。翻更考訂諸經，正鄭玄，孔融諸子之失。其奏玄融解尚書違失事曰：『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

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附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吳志卷一二虞翻傳注引翻別傳。）翻之創見甚多，裨補經學亦大。其後流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吳志卷一二虞翻傳。）又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並著明揚以釋宋，以理其滯。」（吳志卷一二虞翻傳注引翻別傳。）翻所撰作，豈徒冠絕江表，後世猶資考證，是可謂爲東吳儒宗也。此外更有沈珩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吳書。）士燮少游京師，事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後遷交阯太守，中國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尙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尙書長義上之。」（吳志卷四士燮傳。）張昭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羣書。後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

注入吳志卷七張昭傳。又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吳志卷七張昭傳注引吳錄。諸葛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吳志卷七諸葛瑾傳注引吳書。步騭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後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吳志卷七步騭傳。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吳志卷七步騭傳注引吳書。張紘入太學，事博士韓綜，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闔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吳志卷八張紘傳注引吳書。嚴峻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吳志卷八嚴峻傳。闕澤究覽羣籍，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吳志卷八闕澤傳。程秉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五經。著周易摘、商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吳志卷八程秉傳。徵崇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云：「行足以勵俗，學足以爲師。」吳志卷八程秉傳附徵崇傳注引吳錄。唐固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吳志卷八闕澤傳附唐固傳。陸績博學多識，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吳志卷一二陸績傳。賀循好學博聞，

尤善三禮（吳志卷二○賀邵傳注。）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二卷，後人誤以璣爲機，其說謬甚。蓋璣爲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字元恪，吳郡人。與陸機實不相混。況機不治詩，烏能爲此？隋志及通志藝文略皆未辨正，不可不察。韋曜本以史學名家，亦精訓詁。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自謂：「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吳志卷二○韋曜傳。）吳之經學固不能與東西漢及曹魏相較；然叔世亂離，術業未輟，抑且有所發明，良可貴耳。

吳之史學最爲完善，官書私錄皆燦然大備。華覈因薛瑩下獄徙廣州，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部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懷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孫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吳志卷八薛綜傳附薛瑩傳）。由是可以觀吳國史才之盛矣。于時與薛瑩並列史官者爲華覈、孫皓，令覈爲東觀令，領右國史。

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吳志卷二〇華覈傳。）覈自損抑，謂適可爲瑩等注記，誠謙謙君子也。韋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於孫亮時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命之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孫皓時爲侍中，常領左國史。鳳凰二年（西曆二七三年）因獄吏上言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矐，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尙未成。」華覈亦連上疏救之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

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誼，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敍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敍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皓不許，遂誅曜。（吳志卷二〇韋曜傳。）嘗見曜所作國語注，兼采鄭玄、賈逵、虞翻、唐固之說。其自序云：『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其學固淹博而有識見。且其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孫皓以問，曜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吳志卷二〇韋曜傳。）其執正不阿，允稱良史。縱以此取禍喪身，實無忝於史官職守也。更有周昭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吳志卷七步騭傳。）惟丁孚、項峻、梁廣三人，吳志不爲立傳，其事已無可考。此爲陳壽疏略之過也。又周處於天紀中爲東觀令。（吳志卷一五周魴傳。）晉書處本傳謂處撰集吳書，則當日史官尙不止華覈所舉諸人而已。他如孫權欲其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吳志卷一四孫登傳。）張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吳志卷七張昭傳附張休傳注引吳書。）又謝承撰

後漢書百餘卷。吳志卷五吳主權謝夫人傳。當日史學昌明，自孫權以迄孫皓，歷數十年如一日。倘令師儒不遭刑戮，寬以時日，使畢其事，則所成就必尤大也。惜哉！

吳人治諸子者亦如蜀之寥落。虞翻於經學之外更釋玄且注老子。陸績亦釋玄。陸凱雖統兵，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吳志卷一六陸凱傳。范望注太玄經解十卷，其序云：『子雲著玄，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猥，今以陸爲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贊詞之下。』其前有陸績序，以子雲爲聖人云。通考卷二〇八經籍考三五引鼂公武郡齋讀書志。沈友博學多所綜貫，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吳錄。闕澤兼通曆數，著乾象曆注以正時日。吳志卷八闕澤傳。陸績星曆算數無不該覽。吳志卷一。二陸績傳。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嘆。吳志卷一九孫峻傳注引吳書。數子之外，他無可紀矣。

江表人文蔚起，銜耀一時。鄭札才學博達，嘗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札之子胄有文武資局。胄之子豐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詞往返。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文士傳。三世皆有文學，善於繼述者也。陳化

博覽羣書，氣幹剛毅。（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吳書。）石偉少好學，修潔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吳志卷三孫休傳注引楚國先賢傳。）孟仁（本名宗，避孫皓字改之）少從南陽李肅學，其讀書夙夜不懈。（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吳錄。）謝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吳志卷五吳主權謝夫人傳注。）馬普篤學好古，孫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吳志卷六孫靜傳附孫瑜傳。）孫奐樂愛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吳志卷六孫靜傳附孫奐傳。）孫桓儀容端正，器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吳志卷六孫桓傳注引吳書。）孫俊性度恢弘，才經文武。（吳書卷六孫桓傳注引吳書。）孫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吳志卷六孫桓傳注引文士傳。）張昭嘗著論言不當爲舊君諱，駁應劭之議。（吳志卷七張昭傳注。）文極精闢，顧雍從蔡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吳志卷七顧雍傳注引江表傳。）顧邵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吳志卷七顧雍傳附顧邵傳。）張敦德量淵懿，清虛澹泊，又善文辭。（吳志卷七顧雍傳附顧邵傳注引吳錄。）殷基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吳志卷七顧雍傳附顧邵傳注引文士傳。）顧譚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吳志卷七顧雍傳附顧譚傳。）諸葛融學爲章句，博而不精。（吳志卷七諸葛瑾傳附諸葛融傳注引吳書。）李肅少

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吳志卷七步騭傳注引吳書。）周昭本長於史，亦嘗著書言步騭、嚴峻等之事。（吳志卷七步騭傳。）申論既詳，文亦工整。張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志卷八張紘傳。）紘見桄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王朗）在此，足下與子布（張昭）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吳志卷八張紘傳注引吳書。）又袁術僭號，孫策以書責而絕之，書爲紘作。（吳志卷一孫策傳注引吳錄。）孫權統事，表章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吳志卷八張紘傳注引吳書。）劉頴精學家巷，裴玄有學行，官至大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裴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吳志卷八嚴峻傳。）闕澤見稱於虞翻，謂：「闕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闕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吳志卷八闕澤傳注引吳錄。）薛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吳志卷八薛綜傳注引吳錄。）孫權嘗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吳志卷八薛綜傳。）薛瑩以史家兼擅文學。建衡三年（西曆二七一年）孫皓追嘆瑩父綜

遺文，命瑩繼作。瑩遂獻詩（吳志卷八薛綜傳附薛瑩傳。）詩見本傳，最得古人敦柔溫厚之旨。又天紀四年（西曆二八〇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仲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後著書八篇曰新議（吳志卷八薛綜傳附薛瑩傳。）魯肅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吳志卷九魯肅傳注引吳書。）張承少以才學知名，凌統死，孫權使承爲之作銘誄（吳志卷一〇凌統傳。）張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驃襲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純賦席，異賦弩。三人各隨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喜（吳志卷一一朱桓傳附朱異傳注引文士傳。）張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吳志卷一四孫和傳注引吳錄。）陸瑁好學篤義，孫權嘗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吳志卷一二陸瑁傳。）張溫使漢，詣闕拜章，漢甚貴其才。駱統稱之曰：「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躐冠羣，煒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吳志卷一二張溫傳。）陸景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陸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陸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機文章爲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詩品云：「機詩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尙規矩，不貴綺錯，有傷

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張華）嘆其大才，信矣（卷上）。又論雲曰：「清河（雲在晉爲清河守）之方平原（機在晉爲平原相）殆如陳思之匹白馬於其哲昆，故稱二陸」（卷中）。列機爲上品，雲爲中品。文心雕龍曰：「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陸雲）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卷一〇才略篇）。皆已揄揚其美矣。范慎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吳志卷一四孫登傳注引吳錄）。孫登使胡綜作賓友目，謂：「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吳志卷一四孫登傳注引江表傳）。則慎當邃於學也。孫和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吳志卷一四孫和傳注引吳書）。謝慈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吳志卷一四孫奮傳注）。周魴少好學，舉孝廉。後嘗作牋七條，以誘曹休（吳志卷一五周魴傳）。胡綜作黃龍大牙賦，爲漢吳盟文，文義甚美。又僞作魏都督吳質降文三條。凡孫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吳志卷一七胡綜傳）。故陳壽稱綜有文采才用。『諸葛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注引江表傳）。嘗作磨賦以抗漢使費禕（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觀其本傳所載與陸遜書，與諸葛融書，征魏諭衆論諸作，無不激切而有采藻。滕胄善屬文，孫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吳志卷一九滕胤傳）。滕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吳志卷一九滕胤傳注引吳書）。賀邵所上書疏，強志

成務，博見窮理。誠「奉公真正」也。（吳志卷二〇賀邵傳。）王蕃博覽多聞，兼通術藝。陸凱稱爲「知天知物」。（吳志卷二〇王蕃傳。）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孫和嘗命撰文言博奕之害，議論精微，引據弘博。信乎陳壽稱之曰：「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吳志卷二〇韋曜傳。）韋曜、華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又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吳志卷二〇華覈傳。）總之，吳之文學遜於魏國，但較漢爲優。其後晉室統一中原，尙仍其舊，以成太康之盛。是以張華見陸機、陸雲而奇之曰：「伐吳之後，利在獲二雋」。（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若就學術言之，實如是也。

吳人操方術者甚衆。虞翻以經學名家，兼知醫術。呂蒙嘗請以自隨。又筮關羽必當斷頭，果如翻言。（吳志卷一二虞翻傳。）呂範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黃武五年（西曆二二五年）病卒。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吳志卷一八吳範傳。）趙達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吳志卷一八趙達傳。）劉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孫輔異焉，以爲軍師。軍

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吳志卷一八劉惇傳）又有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姚光有入火術。孫休時覩見鵝鬼，介象有諸方術。（吳志卷一八趙達傳注引抱朴子及葛洪神仙傳）皆爲怪誕之談，未必信實。更有嚴武善圍棋，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鄭嫗能相人。（吳志卷一八趙達傳注引吳錄）葛衡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於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吳志卷一八趙達傳注引晉陽秋）術數之妙，神乎技矣。又張奮作攻城大攻車。（吳志卷七張昭傳附張奮傳）趙泉善醫，能別生死。（吳志卷七顧雍傳）凌統創甚，賴卓氏良藥，故得不死。（吳志卷一〇凌統傳注引吳書）周瑜精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吳志卷九周瑜傳）各有擅長也。

吳之書家首推皇象。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吳志卷一八趙達傳注引吳錄）又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吳志卷一二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張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視其人也。』（吳志卷八張紘傳注引吳書）張昭善隸書。（吳志

卷七張昭傳。此皆以書法著名。至于繪畫之術，則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吳志卷一八劉惔傳注引吳錄。其術精矣。

三國新志

卷五

職官志

三國職官大都因沿前代，無多損益。建安三年（西曆一九八年）曹操初置軍師祭酒（魏志卷一曹操傳）是其置官之始也。十一年（西曆二〇六年）令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官屬漸多。次年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又次年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又次年置揚州郡縣長吏。十六年（西曆二一一年）曹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魏志卷一曹操傳）其任官受爵，興廢更迭，雖假託朝命，實則操所自爲也。既稱魏公，乃置尙書六卿，以荀攸爲尙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尙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魏志卷一曹操傳注

引魏氏春秋。又漢獻帝遣吏迎二貴人于魏公國，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魏志卷一 曹操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所置員吏更多矣。建安二十年（西曆二一五年）獻帝命操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其詔有曰：「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魏志卷一 曹操傳注引孔衍漢魏春秋。若此詔果出獻帝所願，乃輕以名器相假，啓權臣搆縱之漸。不然，則又爲操專擅僭妄也。未幾進爲魏王，驕恣益甚。建安二十一年（西曆二一六年）以鍾繇爲相國，次年以華歆爲御史大夫。魏志卷一 曹操傳。又置奉常、宗正、衛尉諸官。甚且當時諸將皆受魏官號。夏侯惇以獨爲漢官，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固請乃拜爲前將軍。魏志卷九 夏侯惇傳注引魏書。足證漢室用人之柄已轉移於操矣。曹丕繼爲魏王，承父之勢而更加甚。延康元年（西曆二二〇年）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曹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又令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魏志卷二 曹丕傳。雖爲王國，規制竟與天子相埒。是以篡據之際，勸進諸人皆領要職，上書列官者有左中郎將、侍中、尙書令、尙書、給事黃門侍郎、太史丞、散騎常侍、給事中、博士、騎都尉、督軍、御史中丞、侍御史、輔國

將軍，相國，太尉，御史大夫，九卿等（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獻帝傳）其中卽有漢臣，亦已依傍於魏。爲所役使也。操不仕漢，早啓魏國之基。逮後滅漢自立，職官制度緣是建立，遂燦然具備矣。

中朝之官，首重三公，其序高於三公。魏不置太師。太傅則始於曹叅卽位之初，以鍾繇爲之（魏志卷三曹叅傳）。既而曹芳以司馬懿，曹髦以司馬孚任其官（魏志卷四曹芳傳，曹髦傳）。太保初未設置，至曹奐景元四年（西曆二六三年）以任鄭冲（魏志卷四曹奐傳）。蓋西漢上公有師、傅、保，而東漢僅太傅一人。魏國之制猶效東漢也。惟太傅位尊而權輕。故曹爽與司馬懿爭權，丁謐畫策，使爽白曹芳發詔轉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尙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魏志卷九曹真傳附曹爽傳）。是正合於古代所謂掌以善導，無常職是也。

次爲三公。黃初元年（西曆二二〇年）曹丕改相國爲司徒，改御史大夫爲司空。恢復舊制。先後任太尉者曹丕時有賈詡，鍾繇。曹叅時有華歆，司馬懿。曹芳時有滿寵，蔣濟，王凌，司馬孚。曹髦時有高柔。曹奐時有鄧艾，王祥。任司徒者，丕時有華歆。叅時有王朗，董昭，陳矯，韓暨，衛臻。芳時有高柔。髦時有鄭冲。奐時有鍾繇，何曾，司馬望。任司空者，丕時有王朗。叅時有陳羣，衛臻，崔林。芳時有趙儼，高柔，徐邈，王凌，孫禮。司馬孚，鄭冲。髦時有盧毓，諸葛誕，王昶。奐時有王觀，王祥，荀顛。于時任三公者或重品德，或崇功勛，甄選頗慎。當鍾繇，華歆，王朗

同官朝列時，並先世名臣，曹丕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魏志卷一）

三鍾繇傳。徐邈拜司空，嘗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魏志卷二）

徐邈傳。則上下皆不輕易授受。惟曹丕德賈詡之對曹操，故即位首登上司。（魏志卷一）

賈詡傳。注引魏略。後晉司徒闕司馬炎問其人於荀勖。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魏志卷一）

賈詡傳注引荀勖別傳。豈蔽於私好，猶有未善耶？又三公品秩雖尊，然希與朝政。高柔嘗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義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魏志卷二）

高柔傳。夫三公綜理庶政，輔佐君主，其任本重。魏反不假與事權，徒有虛位。蓋亂世之君，惟恐權分於下，不能專政自如，故以此限之耳。至於榮寵之施，則不稍悛。如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又以是年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過歸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

皆，勿復劾三公。」（魏志卷二曹丕傳）華歆官司徒，家無儋石之儲，曹丕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其為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志卷一三華歆傳）景初三年（西曆二二九年）崔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魏志卷二四崔林傳）鍾繇為太傅，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魏志卷一三鍾繇傳）魏於三公，禮數甚優，推崇備至矣。居其位者亦自尊貴。如咸熙元年（西曆二六四年）司馬昭既進爵為晉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德，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魏志卷四曹奐傳注引漢晉春秋）國家體制所關，故王祥不因權貴而自貶損也。以視漢靈帝時勝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魏志卷六董卓傳注引傅玄語）其貴賤相去遠矣。

大司馬在東漢時常與太尉迭置而不並列。魏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曹丕以大將軍曹仁為大

司馬（魏志卷二曹丕傳）其時太尉爲賈詡，太尉與大司馬各自爲官，其後曹叡之世，曹休、曹真皆嘗爲之，遂爲定制矣。又西漢置大司馬以冠大將軍，驃騎將軍爲其兼官，魏時則將軍與大司馬並立，互不相附，斯與漢制各異耳。

曹操廢三公爲丞相，丞相之外更有相國。曹丕改相國爲司徒，不復另置丞相。曹芳於嘉平元年（西曆二四九年）欲以太傅司馬懿爲丞相，固讓乃止（魏志卷四曹芳傳）。懿上書辭讓，不徒自處謙抑，且略論官制之宜。其言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奸凶，贖罪爲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將謂臣何？」（魏志卷四曹芳傳注引孔衍漢魏春秋）曹芳之欲官懿，專以要結權臣，初未顧及官制利弊。司馬懿之言適中肯綮也。曹髦復於甘露三年（西曆二五八年）命司馬昭爲相國，九讓乃止。五年（西曆二六〇年）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昭位爲相國。曹奐亦於景元元年（西曆二六〇年）進昭爲相國，固讓乃止。景元四年（西曆二六三年）復命進位賜爵一如前詔。次年進晉公爲晉王，遂兼號相國。又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咸熙二年（西曆二六五年）相國晉王司馬昭死，晉太子司馬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

如前（魏志卷四曹芳傳、曹髦傳、曹奐傳）所謂丞相相國實爲篡奪之階。漢有操，丕；魏有昭，炎，因人立官，其事相類也。

九卿之制，其官名員數，魏與漢代皆同。惟曹操初僅設六卿，至丕乃復增置。又丕改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魏志卷二曹丕傳）恢復建安以前之古制。其衛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少府則原未更易，一仍其舊耳。

尚書分列五部，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通典卷二三職官四）惟魏志所載僅有吏部尚書，如衛臻、盧毓嘗爲之。其餘各部皆未注記，統以尚書名之而已。漢靈帝時本爲選部，曹丕改稱吏部。左民主繕修工作，鹽池囿苑，同後世工部。客曹亦曰祠部曹，同後世禮部。五兵之名當取義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夏官司馬）鄭注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一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是爲五兵。實同後世兵部。度支掌軍國支計，同後世戶部。至於刑法獄訟之事則有都官曹任之。

錄尚書事雖爲漢章帝所創，然爲之者爲太傅太尉諸官，猶古冢宰總己之義。魏則以之於異權臣。曹丕於黃初六年（西曆二二五年）以陳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曹叡卽位又以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魏志卷二陳羣傳）尚能幾於舊制。惟曹芳於嘉平三年（西曆二五一年）以衛將軍司馬師

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曹髦於正元二年（西曆二五五年）以衛將軍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尙書事（魏志卷四曹芳傳、曹髦傳）。師與昭皆爲武將，且授任之時，適當司馬懿、司馬師新死未久，朝廷畀以大柄，徒以恣其專橫，實無益于官制之改善也。

魏之庶政總集中書，其任最重。初曹操爲魏王時置秘書令。曹丕於黃初改秘書令爲中書令，又另置中書監。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曹叡卽位，尤見寵任。中書之職初本只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久之乃踰越權限，操攬國政。司馬師嘗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師（魏志卷二八鍾會傳注引世語）。按此則其所司者不過書吏而已。然劉放、孫資見信於主，斷制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傲諫曰：『今劉、孫任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魏志卷二五辛毗傳）。以書吏而至斷制時政，大臣交附，弄權甚矣。蔣濟上疏言其失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辟便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時因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宜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魏志卷一四蔣濟傳）濟言之激切，盡發其伏。觀曹叡因放，資一言而抑辛毗不用（魏志卷二五辛毗傳）又放，資乘叡病篤，執手強作手詔，免曹宇、曹肇、夏侯獻、秦朗等官（魏志卷三曹叡傳注引漢晉春秋）又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魏志卷一四劉放傳注引世語）則當日中書監令之專橫放縱，莫可復制矣。

行臺爲魏新創之制。曹叡至許昌，召王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魏志卷二四王觀傳）此爲附從

天子者。甘露二年（西曆二五七年）曹髦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魏志卷四曹髦傳）又司馬昭率六軍軍丘頭，陳泰總署行臺（魏志卷二二陳羣傳附陳泰傳）其時諸葛誕反，司馬昭率兵征討，以行臺從。後世遂爲定制矣。

御史中丞爲漢官，魏改名宮正。黃初四年（西曆二二三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鮑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丕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魏志卷一二鮑勛傳）惟中丞之名不久又復。曹丕稱帝後以徐宣爲御史中丞（魏志卷二二徐宣傳）其後荀僕（魏志卷一〇荀彧傳）鍾毓（魏志卷一三鍾繇傳附鍾毓傳）諸葛誕（魏志卷二八諸葛誕傳）先後官此，皆不稱宮正，其制似已廢矣。又置治書持法與治書侍御史二官，分掌奏劾律令。通志云：『魏置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睡筆耳。』又云：『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卽殿中侍御史之始也』（卷五三職官考七）其所置猶多耳。

秘書監置於改秘書令爲中書令之後，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自曹叡以王肅爲之，乃不復屬。薛夏爲秘書丞時，且嘗高其權位。太和中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

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注引魏略）蘭臺典守書籍，御史掌之。其事與秘書正復相類也。又秘書郎品秩之議，王肅嘗上表詳論曰：『臣以爲秘書職於三臺爲近密，中書郎在尙書丞郎上，秘書丞郎宜次尙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秘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尙書郎，出亦宜爲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尙書郎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秘書丞郎獨乘鹿車，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爲秘書丞郎之本意也。』（通考卷五六職官考一〇）隸秘書監者有校書，杜摯嘗爲之。（魏志卷二一劉劭傳附杜摯傳注引文章敘錄）又著作郎，曹叡於太和中始置，專掌國史，並注起居，衛覬嘗爲之。（魏志卷二一衛覬傳）另有爲之佐者曰佐著作郎。惟著作隸屬中書，僅職掌與秘書相近耳。

侍中在漢代無定員，魏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故當時諸臣官此甚多。且選用華貴，人以爲榮。如王粲爲侍中時，曹植贈粲詩有曰：『戴蠅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幃幄，出擁華蓋。』（曹子建集）紀其盛也。

散騎常侍乃合散騎與中常侍併爲一官。其制始於黃初。官之者亦重甄選。如曹丕善孟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蜀志卷一〇劉封傳）擢用士人，職掌規諫，自非漢時卑取宦者所能比擬。觀當日官此諸臣如王肅、徐宣、衛臻、應璩、孫禮、高堂隆、荀顛、夏侯玄、裴秀、王凌等皆一時雋乂，可謂任得其人矣。

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掌詔草，卽漢尙書郎之職位，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後改通事郎爲中書侍郎（通考卷五一職官考五）。曹叡嘗命盧毓選舉，不取有名，卽其官也。

給事中在東漢已省，魏乃復置。或爲加官，或爲正員。如曹丕徙董昭光祿大夫給事中（魏志卷一四董昭傳）。曹叡以高堂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魏志卷二五高堂隆傳）。是爲正員。又如曹丕以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各加給事中（魏志卷一四劉放傳）。是爲加官。漢時僅爲加官而無常員，魏制稍有不同也。

尙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雖天子不得屈制。陳矯爲尙書令，曹叡車駕卒至尙書門，矯跪問叡曰：「陛下欲何之？」叡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叡慙，回車而反（魏志卷二二陳矯傳）。陳矯固亮直，而尙書令職事亦非可任意干犯也。

尙書僕射章服與尙書令同，令不在則奏下衆事。魏時省置無定，或分置左右二官，或僅稱尙書僕射。如曹丕征吳以杜畿爲尙書僕射，統留事（魏志卷一六杜畿傳）。曹芳轉盧毓爲僕射，故典選舉（魏志卷二

二盧毓傳。皆爲獨職。曹叡以徐宣爲左僕射。魏志卷二二徐宣傳。曹髦轉王觀爲右僕射。魏志卷二四王觀傳。則分居左右。二者建置互異。又其官極爲貴重。漢末李傕等欲以賈詡爲尙書僕射。詡曰：「尙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柰國朝何？」魏志卷一〇賈詡傳。魏繼漢後，猶守其舊。是以陳羣、傅嘏、陳泰、衛臻諸子嘗居其位，取其能孚人望也。

尙書郎職任與漢制不同。魏初置二十三人，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別兵、都兵、考功、定課。青龍二年（西曆二三四）尙書令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給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通考卷五二職官考六。郎爲士人，頗有清峻高尚之輩。如韓宣爲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曹丕輦過，問知爲宣，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丕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魏志卷二三裴潛傳附裴秀傳注引魏略。其矯矯剛直，有足多者。又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以致杜恕上疏攻之，有言曰：「伏見尙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尙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魏志卷一六杜畿傳附杜恕傳。恕所指責固別有辭，然昭終不失爲謇諤之臣也。

中朝佐理之吏甚衆，紀其要者：太傅、太保不見有官屬。太尉、司徒、司空各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以次則爲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尚書左右丞、博士、祭酒、徵事、謁者、殿中監、將作監、執金吾、符節令等，不悉備舉。

輔翼太子則有太傅、少傅。魏初卽已建置。如曹丕在東宮，涼茂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魏志卷一一涼茂傳）。又丕時涼茂爲太傅，何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魏志卷一二何夔傳）。又操以邢顒爲太子少傅，遷太傅（魏志卷一二邢顒傳）。曹叡爲武德侯，以鄭稱爲傅，爲平原王時則選高堂隆爲傅（魏志卷二五高堂隆傳）。操、丕皆嘗注意於此。太子敬禮二傅，執弟子禮，皆爲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魏國仍守漢制也。二傅以下更有太子詹事、太子庶子、太子文學、太子家令、太子僕、左右衛率府等官。惟自曹叡以後，久曠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矣。

武官則以大將軍爲最尊。漢末位在三公之上。建安元年（西曆一九六年）漢獻帝以曹操爲大將軍，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魏志卷一曹操傳）。紹恥班在操下，怒曰：

「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操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魏志卷六袁紹傳注引獻帝春秋）。操紹所爭在於品位。逮青龍三年（西曆二二三年）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則大將軍似在三公下矣。以後升降不常，皆因人而異。魏國為大將軍者或為親貴，或為大臣。親貴任之以張勢，大臣任之以擅權。是以曹操、曹丕時有夏侯惇、曹仁。曹丕、曹叅時有曹真。曹叅時有司馬懿、曹宇、曹爽。曹芳時有司馬師。曹髦時有司馬昭。無不以位假人。黃初三年（西曆二二二年）曹丕以曹真為上軍大將軍，則尤為尊異也。都督亦為武將之特高者，有於征戰之際用以統率部曲。如曹操使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魏志卷九夏侯惇傳）。曹丕以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志卷九曹真傳）。丕又以曹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魏志卷九曹休傳）。曹髦以王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魏志卷二七王基傳）是也。亦有授以方面之寄，或一州或數州不等者，如曹仁之都督荆、揚、益諸州（魏志卷九曹仁傳）。王昶之都督荆、豫（魏志卷二七王昶傳）。曹真、趙儼、郭淮之都督雍、涼（魏志卷九曹真傳，卷二三趙儼傳，卷二六郭淮傳）。劉靖、吳質、陳本之都督河北（魏志卷一五劉馥傳，卷二一王粲傳附吳質傳，卷二二陳矯傳）。陳泰之都督淮北（魏志卷二二陳泰傳）。州泰之都督江南（魏志卷二八鄧艾傳）。夏侯尚之都督南方（魏志卷九夏侯尚傳）。鍾毓之先後都督徐州、荊州（魏志卷一三鍾繇傳附鍾毓傳）。滿寵、毋丘儉之都督揚州（魏志卷二六滿

寵傳，卷二八毋丘儉傳。王基之都督豫州（魏志卷二七王基傳）是也。至於曹髦命司馬昭加號大都督（魏志卷四曹髦傳）更欲以權勢祿位相羈縻耳。

武衛將軍始置於曹丕時。初曹操爲丞相有武衛營，丕就之更易。許褚嘗爲之（魏志卷一八許褚傳）。又操相府自置領軍，亦非漢官。建安十二年（西曆二〇七年）改爲中領軍。時史渙與韓浩俱以忠勇顯。浩官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魏志卷九夏侯惇傳）。曹丕稱帝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曹休嘗爲之（魏志卷九曹真傳附曹休傳）。武衛領軍皆典禁兵之官也。

漢代有鎮東、鎮西、鎮南三將軍，魏於三者之外，更增置鎮北。劉靖（魏志卷一五劉馥傳）陳本（魏志卷二二陳矯傳）先後爲之。其四征將軍沿漢之舊，亦有加大者。黃初時位次三公。四安、四平雖罕見於魏志，然通考以爲起於魏初（卷五八職官考一二）。前後、左右四將軍在漢時置而不全，或有前後，或有左右。魏則復置無闕。車騎將軍爲都督者，儀與四征同。若不爲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通考卷五九職官考一三）。衛將軍，左右羽林監，中尉，一從漢制。

雜號將軍甚多，自曹操以迄魏亡，或爲舊制，或新建立，合之不下數十。其較著者有建武、伏波、驍騎、驃騎、振威、奮威、武威、平狄、邊寇、威虜、揚威、討逆、中堅、懷集、立義、越騎、征虜、殄夷、安遠、寧朔、振武、護軍、冠軍、都護、游擊、

中壘，鷹揚，征蜀，討蜀，殄吳，偏裨等。而尤以鎮軍大將軍與撫軍大將軍爲最有權勢。黃初六年（西曆二二五年）曹丕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尙書令穎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尙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尙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略）初本用於戰時，其後亦以寵異權臣，如嘉平三年（西曆二五一年）曹芳以司馬師爲撫軍大將軍是也。

校尉亦多。漢有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魏悉因之，皆掌宿衛兵。此外更置折衝，督軍，典軍，厲鋒，鷹揚，城門，監軍，護羌，平虜，戊己，武衛等校尉。並因時制宜而設者也。

中郎將則有左，右，東，西，南，北，虎，賁，武，衛，揚，武，度，支，典，農，揚，武，建，義，護，匈，奴，諸官。都尉有騎，駙，馬，陷，陣，水，衡諸官。護軍有征南，振威，征羌諸官。軍師始置於曹操初起之時，其後隨事而異其稱，有左軍師，右軍師，中軍師，前軍師，太尉軍師，大將軍軍師等。皆軍中參佐偏裨之吏也。

儀同三司爲漢舊制，魏沿用之。景初三年（西曆二二九九年）曹叡遷黃權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志卷一三黃權傳）。通考謂：『開府之名，自此始也』（卷六四職官考一八）。按蜀志黃權傳並無開府之名。況魏有開府始於曹叡即位之初（應爲黃初七年）命鎮東大將軍陳羣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開府（魏志卷二二陳羣傳）。尙在景初以前十餘年也。至於開府召辟儀同三司始於甘露二年（西曆二五七年）曹髦以孫壹爲之（魏志卷四曹髦傳）。其受命儀同三司者曹芳正始元年（西曆二四〇年）有劉放、孫資（魏志卷一四劉放傳）。次年有王凌（魏志卷二八王凌傳）。嘉平二年（西曆二五〇年）有郭淮（魏志卷二六郭淮傳）、王昶（魏志卷二七王昶傳）、曹髦正元二年（西曆二五五年）有諸葛誕（魏志卷二八諸葛誕傳）並爲褒崇之號也。

特進亦以獎勵有功，或尊崇貴戚。曹洪在曹丕時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並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在曹叡時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魏志卷九曹洪傳）。又不徵臧霸爲執金吾，位特進（魏志卷一九臧霸傳）。叡加張郃位特進（魏志卷一七張郃傳）。曹芳時劉放、孫資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魏志卷一四劉放傳）。芳賜衛臻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魏志卷二二衛臻傳）。芳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魏志卷四曹芳傳）。皆如漢代故事。

光祿大夫頗爲優重，諸公告老乃拜此位。在朝顯職，復用加之。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曹丕授楊彪光祿大夫，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資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書）。是爲優禮前朝故老。其魏臣受此者有董昭（魏志卷一四董昭傳）、劉放（魏志卷一四劉放傳）、徐邈（魏志卷二七徐邈傳）、盧毓（魏志卷二二盧毓傳）、陳矯（魏志卷二二陳矯傳）、陳泰（魏志卷二二陳泰傳）、王觀（魏志卷二四王觀傳）等。其時有左右之名，如劉放居左，孫資居右。又大中大夫秦漢置之以掌議論，魏因循未改。如管寧（魏志卷一一管寧傳）、劉曄（魏志卷一四劉曄傳）、杜襲（魏志卷二三杜襲傳）等先後爲之。

地方官吏分州、郡、縣三級。州置刺史，惟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魏國刺史職權極大。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其間亦有能吏。陳壽嘗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於後也。」（魏志卷一五）惟刺史領兵，禍害甚烈。杜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淨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

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尙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祚，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魏志卷一六杜畿傳附杜恕傳）夫軍人久歷戎行，習於金革。縱有才智兼人，未必諳悉政事。若強假之權，賢者猶有顧此失彼之憂，不肖者暴戾驕妄，貽毒無窮矣。唐時節度使多兼按察，安撫諸官，致有方鎮之禍。五代藩郡盡用武人，天下騷然，無不由軍人干政，有以啓其源耳。武將果有衛國戡亂之功，朝廷宜另加獎進。豈可棄一州之民以奉一人；就目前之便而患及後世哉？至於因人擇官，乃市惠私好，非爲政理民者所常爲。杜恕之言可以警惕千古矣。

其時兵亂方劇，地方政治多有未善。賈逵言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魏志卷一五賈逵傳）夫州不糾察，則郡縣之政必壞。郡守、國相、內史皆爲二千石，上承朝廷詔令，下以守土親民，職責至重。倘措施有乖，害莫大焉？賈逵言豫州之狀若此，他州當亦相同耳。魏國統郡九十餘，論其賢吏，則自曹操迄於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父，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魏志卷一六倉慈傳）卽合蘇則、杜恕、鄭渾、倉慈等計之，亦不過數人，蓋亦寡矣。夏侯玄嘗指陳時弊，主省郡入州。旣去冗官，且肅吏治。其言曰：「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欲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敍，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故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

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異，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部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源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選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並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敝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而司馬懿報玄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魏志卷九夏侯傳附夏侯玄傳）玄舉五利皆爲切實。司馬懿不能用之，乃爲積習所蔽也。

縣之大者置令，小者置長。令長雖爲小官，猶有威權。如陽安都尉李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儼執憲不

阿，與爲親交（魏志卷一八李通傳）一長且專生殺，當時地方官吏之權爲不輕矣。魏之大臣嘗有起家縣官者。如梁習、薦州界名士常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曹操皆以爲縣長（魏志卷二三常林傳）其後常等皆登顯要。晉人有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之制，或亦效法於此耳。

地方佐治之吏，州有別駕，治中，主簿，中曹書佐，祭酒從事等。郡國有文學，督郵，司功等，縣有縣尉。大多沿襲舊制。惟州郡各置中正則爲魏所創始也。

魏置校事官，當時吏民皆爲詬病。曹操嘗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高柔上疏言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操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操殺之以謝於柔。又曹丕時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高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魏志卷二四高柔傳）更後曹芳時校事放橫，程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

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御檢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用，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奸隱。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積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校尉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尙書綜理萬幾。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尙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魏志卷一四程昱傳附程曉傳》。校事以苛細酷虐爲能。上之所好，下且益甚。曹操明知非賢人君子

所願爲而猶曲加縱容，則其怙惡構禍，不徒爲校事之罪也。

魏國官制不善，當時識者已倡改革之議。傅嘏常以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綜錯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魏志卷二一傅嘏傳）事雖未成，而弊端已爲世所譏切矣。

官冗則政出多門而民不勝其苦，至於耗損過甚猶其次耳。王肅上疏陳政本，首請省官，其言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尙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魏志卷一三王朗傳附王肅傳）夫官者所以分工治事，竭其才力，供其職役而已。亦猶農之耕殖，工之製作。本無異於常人。然俗見謬說，轉相蠱惑，以爲高貴優厚，品流殊別。於是國君利之以招嬖佞，宵小競之以自尊大，匪惟俸食之費取給於民，尤且橫暴貪黷，多爲無道。古人因事設官，量能受職，欲以便民。今反背其道而爲之害，謬誤綦甚。王肅之言已能道其隱

微矣。

魏國祿俸不足，吏不安位。高堂隆已言其狀，語在經濟志中。嘉平初，王昶陳治略五事，其三曰：「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曰：「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魏志卷二）七王昶傳。祿不養廉，則謹愿者必至窮困，貪惡者恣爲聚斂。如鄭渾歷官太守，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魏志卷一）六鄭渾傳。和洽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魏志卷二）三和洽傳。滿寵在外典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魏志卷二）六滿寵傳。乃祿俸不贍之所致也。又如何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魏志卷九）曹真傳附曹爽傳。何夔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魏志卷一）二何夔傳。則又貪污自私之明證也。漢末袁紹父子政尚寬縱，在職位者多畜聚。曹操破鄴，籍沒配審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王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魏志卷一）一王修傳。薰蕕異致，賢不肖所由分也。

漢國置官多同前代，建安二十四年（西曆二一九年）劉備稱漢中王，其羣下上書尊之者有平西將軍，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營司馬，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軍師將軍，盪寇將軍，征虜將軍，征西將軍，鎮

遠將軍，揚武將軍，興業將軍等官。次年上書請稱尊號，則有議郎，偏將軍，大司馬屬，益州別駕從事，治中從事，從事祭酒，議曹從事，勸學從事等官。章武元年（西曆二二一年）更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
（蜀志卷二劉備傳）當稱王時已略具規制，迄爲帝則益備矣。

許靖初爲太傅，後爲司徒（蜀志卷八許靖傳）章武三年（西曆二二三年）丞相亮請太尉告宗廟。
（蜀志卷四先主甘后傳）惟許靖以後未見有繼其任者。蜀志又不載太尉爲何人。漢國卽有此官，而其詳莫由考焉。

初劉備自稱大司馬於西蜀。旣爲帝，遷蔣琬爲大司馬，姜維爲司馬（蜀志卷一四姜維傳）其時尙有前後部司馬及營司馬。費詩（蜀志卷一一費詩傳）張裕（蜀志卷一二周羣傳）龐義（蜀志卷二劉備傳）等嘗任其事。

諸葛亮爲漢丞相，政事無巨細，皆以一身當之。嘗自校簿書，楊顛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任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蜀志卷一五季漢輔臣贊注引襄陽記）夫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簿書自校，亮固勤於任事，而丞相執掌之。

繁，寄託之重，至於極矣。建興六年（西曆二二八年）雖請自貶三等，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次年又復丞相（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始終備見信任。劉禪嘗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魏略）。不惟當時諸臣莫能及者，逮亮既死，不復置相，更無能為之後繼矣。

漢之諸卿，有太常，杜瓊（蜀志卷一二杜瓊傳）、賴恭、王謀（蜀志卷一五季漢輔臣贊注）等為之。有光祿勳，李嚴（蜀志卷一〇李嚴傳）、向朗（蜀志卷一一向朗傳）、裴儻（蜀志卷一二孟光傳）等為之。有衛尉，陳震（蜀志卷九陳震傳）、劉琰（蜀志卷一〇劉琰傳）等為之。有大鴻臚，杜瓊（蜀志卷一二杜瓊傳）、梁緒（蜀志卷一四姜維傳）、何宗（蜀志卷一五季漢輔臣贊注）等為之。有大司農，孟光（蜀志卷一二孟光傳）嘗為之。有少府，王謀（蜀志卷一五季漢輔臣贊注）嘗為之。

漢之尚書，官者甚衆。其尚書令可代丞相總攝庶政。如建興十二年（西曆二二四年）諸葛亮死，以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蜀志卷三劉禪傳）。又費禕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毀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嘆曰：「人才力

相懸若此甚遠，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蜀志卷一四費禕傳注引禕別傳。）雖人之捷鈍各有不同，而其職事煩多，實無異於諸葛亮之爲丞相也。尙書僕射亦柄機要。諸葛瞻嘗爲之，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蜀志卷五諸葛亮傳附諸葛瞻傳。）瞻當亦有所作爲，然後乃得聲譽也。尙書郎惟選部有左右二郎。鄧良嘗居左（蜀志卷一五鄧芝傳。）揚戲嘗居右（蜀志卷一五揚戲傳。）他則不詳。漢之錄尙書事惟諸葛亮以丞相兼理（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其餘如蔣琬（蜀志卷一四蔣琬傳。）費禕（蜀志卷一四費禕傳。）皆以大將軍爲之。姜維則爲衛將軍，且與費禕共任（蜀志卷一四姜維傳。）又有平尙書事，與名錄者略同。景曜四年（西曆二六一年）諸葛瞻爲行軍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蜀志卷五諸葛亮傳附諸葛瞻傳。）延熙七年（西曆二四四年）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馬忠成都，平尙書事。禕還，忠乃南歸（蜀志卷一三馬忠傳。）又董厥代陳祗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蜀志卷五諸葛亮傳附董厥傳。）臺者沿東漢之稱，合尙書諸曹而名之也。

向條嘗爲御史中丞（蜀志卷一一向朗傳。）其時已在末季。秘書則分置數官。郤正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正官不過六百石，蓋爲文書小吏而已。

近侍之官有侍中，官者甚多。有中常侍，黃皓預政事，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志卷九董允傳附黃皓傳）中常侍出入禁中，故品秩雖不高，猶可以擅權干政也。董允爲黃門侍郎時，丞相諸葛亮將北征，往漢中，慮劉禪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蜀志卷九董允傳）是以上疏，允與侍中郭攸之、費禕並列焉。

此外更有大秋長，執金吾，博士，殿中督，羽林督，督農，謁者等，皆列朝班。其隸於丞相者有令史，主簿，參軍，長史，參軍，副長史，東曹掾，西曹掾，門下督等官。

魚豢謂劉禪立爲太子，劉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魏略）則漢國已置此官。惟裴松之按諸書記及諸葛亮集皆不爲太子太傅。（蜀志卷二劉禪傳注）以爲可疑。但劉禪於建興五年（西曆二二七年）下詔有云：「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諸葛亮集）則又似有其官。東宮之官尙有太子舍人，太子洗馬，中庶子，太子家令，太子僕等。任其事者多爲才學優尙之士，如董允、費禕、李密、李譔、來敏、譙周、尹默諸子。蓋當時頗以教迪儲君爲重也。

漢置大將軍以總軍務，諸葛亮死，蔣琬遷大將軍，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蜀志卷一四蔣琬傳）又費禕。（蜀志卷一四費禕傳）

姜維（蜀志卷一四姜維傳）先後爲之，皆以一身繫安危之重。如延熙十九年（西曆二五六年）姜維因戰敗求自貶削爲後將軍，仍行大將軍，蓋元戎不可輕易更置也。

漢之都督其總統部曲者爲姜維，嘗加督中外軍事（蜀志卷一四姜維傳）又李嚴統內外軍事（蜀志卷一〇李嚴傳）張翼爲前軍都督（蜀志卷一五張翼傳）則其次耳。其只限於一地者有李豐（蜀志卷一〇李嚴傳）鄧芝（蜀志卷一五鄧芝傳）等之爲江州都督。李恢（蜀志卷一三李恢傳）鄧方（蜀志卷一五季漢輔臣贊注）等之爲涪降都督。吳壹之爲關中都督（蜀志卷一五季漢輔臣贊注）宗預之爲督廣武（蜀志卷一五宗預傳）是也。

偏裨，衛前後左右，征鎮平，左右車騎，驍騎，驃騎諸將軍皆同前代之制。雜號將軍則有翊武，揚武，奮武，撫軍，護軍，副軍，翊軍，輔軍，盪寇，征虜，討逆，振威，揚威，鎮遠，安遠，奉義，興業，忠節，執愼，昭德，昭文，秉忠，輔國，安漢，軍師等。校尉有儒林，昭信，司鹽，鹽府等。至於前代五校，一仍故舊。中郎將則增置軍師，羽林，掌軍，司金，綏南等都尉有騎，車騎，駙馬，奉車，典曹等。軍師有前後中之分。其他如監軍，護軍，典軍，領軍，參軍，都護，軍祭酒等，不復詳析矣。

特進漢不常授。惟向朗於諸葛亮死後徒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蜀志卷一一向朗

傳。非若魏國之輕於授人也。光祿大夫最爲尊貴，譙周遷此，位亞九列（蜀志卷一二譙周傳）。次爲大中大夫，尹默（蜀志卷一二尹默傳）嘗爲之。又中散大夫創自王莽，漢國因之，李譔、譙周侍太子時曾居其位（蜀志卷一二李譔傳、譙周傳）。諫議大夫較多，龐統（蜀志卷七龐統傳）、費詩（蜀志卷一一費詩傳）、杜微、五梁、杜瓊、尹默等（蜀志卷一二杜微傳、杜瓊傳、尹默傳）皆爲之。

州置刺史。司州雖不在漢境，亦置司隸校尉。劉備以之任張飛（蜀志卷六張飛傳）。諸葛亮（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州牧之下有治中從事，督軍從事，典學從事，勸學從事，議曹從事，從事祭酒，典學校尉，別駕，功曹，主簿，書佐等。郡置太守，亦有遙領其郡者，如楊儀之署弘農（蜀志卷一〇楊儀傳）。郡守置師友祭酒，五官掾，從事，功曹，書佐等。縣置令長，則依舊制。章武三年（西曆二二三年）劉備既死，諸葛亮上疏劉禪有言曰：「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服除」（蜀志卷二劉備傳）概舉諸官耳。

吳有太傅，始於建興元年（西曆二五二年）孫亮以諸葛恪任其官（吳志卷三孫亮傳）。恪在孫權時尙爲太子太傅，受顧命輔幼主，是時進爲太傅矣。其置太尉，建衡三年（西曆二七一年）孫皓以武昌督范慎爲之（吳志卷三孫皓傳）。先是孫亮之世，羣臣上奏共推孫峻爲太尉，議滕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以

爲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吳志卷一九孫峻傳注引吳錄。）雖擬議未成，而實啓范曄之先也。官司徒者，孫皓時初爲丁固，繼爲董朝，何植。（吳志卷三孫皓傳。）官司空者有孟仁，滕循，並在皓時。（吳志卷三孫皓傳。）大司馬之置，始於孫權爲吳王時，嘗以呂範爲之，赤烏九年（西曆二四五年）更分爲左右二司馬，朱然爲左大司馬，全琮爲右大司馬。（吳志卷二孫權傳。）其制與舊時不同矣。孫亮卽位，以呂岱爲大司馬，未幾改以滕胤代呂（吳志卷三孫亮傳。）則無左右之分。孫皓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吳志卷三孫皓傳。）又如孫權故事，鳳凰二年（西曆二七三年）以陸抗爲大司馬，其時施績、丁奉皆死，不復分置，當又併左右爲一矣。

吳之丞相，任事旣煩，遴選亦慎。孫權爲吳王時，初置丞相，衆議歸張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張昭）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吳志卷七張昭傳。）又孫休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吳志卷三孫休傳。）皆責以艱鉅也。孫邵任首相，繼之者爲顧雍。顧死，陸遜代之，以次爲步騭，朱據。（吳志卷二孫權傳。）皆在孫權之世。孫休始以武衛將軍孫恩行丞相事，旣而

以孫綝爲丞相。綝誅之後則爲濮陽興（吳志卷三孫休傳。）孫皓置左右二丞相。陸凱居左，萬彧居右。天紀三年（西曆二七九年）以張悌爲丞相（吳志卷三孫皓傳。）時已不復分置二相矣。

永安二年（西曆二五九年）始備九卿官（吳志卷三孫休傳。）前此當未全置。孫權爲王時，累遷顧雍爲大理奉常（吳志卷七顧雍傳。）沿秦之名，太常爲奉常。沿漢之名，廷尉爲大理。然權時亦稱太常，如黃龍三年（西曆二三〇年）遣太常潘濬率衆討武陵蠻夷（吳志卷二孫權傳。）孫休時亦稱廷尉，如以廷尉丁密爲左御史大夫（吳志卷三孫休傳。）又孫權選劉基爲大農（吳志卷四劉繇傳附劉基傳。）孫皓時樓玄入爲大司農（吳志卷二〇樓玄傳。）大農與大司農皆西漢官名。其餘衛尉、光祿勛、宗正、少府諸卿各有常員，從舊制也。

尚書諸曹與魏不同。魏稱度支，吳爲戶曹。如孫休卽位，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吳志卷三孫休傳。）魏稱吏部，吳爲選曹。如薛綜嘗爲選曹尚書，又爲賊曹尚書（吳志卷八薛綜傳。）賊曹猶後世刑部。諸曹總稱中臺。諸葛恪平定山越有功，孫權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書有言曰：『主上欣然，遙用嘆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中臺蓋猶尚書臺也。

錄尚書事多爲權貴。如全尚之女爲孫亮后，尚遂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吳志卷五孫亮全夫人傳）。孫皓初聘滕牧女爲妃，後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吳志卷五孫皓滕夫人傳）。是爲外戚當政而置也。平尚書事則以授諸大臣。如孫權以劉基爲光祿勛，分平尚書事（吳志卷四劉繇傳附劉基傳）。又顧雍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吳志卷七顧雍傳）。顧雍死數月，顧譚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吳志卷七顧雍傳附顧譚傳）。領尚書事亦兼理大政，如孫亮以滕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吳志卷三孫亮傳）。二者名稱雖異，而其職掌相同也。

尚書諸官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郎等，皆置常員，一從舊制。分任其事者爲顧雍（吳志卷七顧雍傳），薛綜（吳志卷八薛綜傳），韋曜（吳志卷二〇韋曜傳）等，皆一時高選也。

吳之御史大夫，初爲一官，如永安元年（西曆二五八年）孫休以武衛將軍孫恩爲之。繼則分置左右，如五年（西曆二六二年）以廷尉丁密爲左御史大夫，光祿勛孟宗爲右御史大夫（吳志卷三孫休傳）。孫皓併合，如寶鼎元年（西曆二六六年）陸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廢立（吳志卷一六陸凱傳）。御史中丞，如劉闡還吳爲御史中丞（蜀志卷一二牧傳）。又有稱侍御史者，呂岱嘗親近吳郡徐源，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吳志卷一五呂岱傳）。又孫休以樓玄爲

監農御史（吳志卷二〇樓玄傳）其官則爲吳國所特置者也。

此外屬中書者有中書令，中書丞，中書郎等，近侍有侍中，常侍，散騎中常侍，黃門郎等。更有秘府中書郎，郎中，郎中令，侍郎，侍中執法，左執法，太史令，謁者僕射，都講祭酒，博士祭酒，博士，執金吾，議郎，宮下鎮等官皆爲朝吏。與兩漢舊制無大出入也。

吳置輔弼太子諸官，始自孫權爲吳王時，立孫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陳表等爲中庶子。後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西曆二二八年）權稱尊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銜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吳志卷一四孫登傳）官太子太傅者先後有諸葛恪（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程秉（吳志卷八程秉傳）、闕澤（吳志卷八闕澤傳）、張溫（吳志卷一二張溫傳）等。太子少傅有薛綜（吳志卷八薛綜傳）、孫弘（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等。而薛綜、薛瑩、薛兼三世皆傅東宮（吳志卷八薛綜傳注引王隱晉書）中庶子有張休（吳志卷七張昭傳附張休傳）、陳表（吳志卷一〇陳武傳附陳表傳）等皆慎其選任也。

孫休以大將軍孫綝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詔侍中孫恩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吳志卷三孫休傳）。蓋其時官之者不徒統領軍事，國家大政亦爲所操持。孫權雖專制自爲，然嘗詔令諸葛瑾等，謂「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吳志卷二孫權傳）。則亦假以事權。孫亮時孫綝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亮恨其專恣，謀誅未成，反爲綝所黜廢（吳志卷三孫亮傳）。孫峻則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吳志卷一九孫峻傳）。孫休時綝仍任事。休召丁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綝誅後奉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休死，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立孫皓（吳志卷一〇丁奉傳）。其專擅橫悍，無異魏之司馬氏也。又有稱上大將軍，孫權以之任陸遜（吳志卷一三陸遜傳）。呂岱（吳志卷一五呂岱傳）崇其名號，彰其功績耳。

都督有領率軍旅者，如孫綝以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吳志卷三孫亮傳）。孫峻遷丞相大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吳志卷一九孫峻傳）。有轄治地區者，如陸抗之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步騭之都督西陵（吳志卷七步騭傳）。他如夏口、公安、沔中、京下、濡須、柴桑、牛渚、中夏、巴丘等處皆置督，領者甚衆矣。惟陸遜（吳志卷一三陸遜傳）、全琮（吳志卷七顧雍傳附顧譚傳）嘗爲大都督，其尊貴尤甚也。又陸遜於黃武時爲元帥，全琮、朱桓爲左右督（吳志卷一一朱桓傳）。

或同都督職位也。

將軍名號亦多，有威遠、威南、威北、輔國、輔軍、撫邊、輔吳、輔義、車騎、驃騎、征虜、平虜、盪寇、滅寇、建武、昭武、揚武、奮威、揚威、虎威、振威、威烈、鎮軍、冠軍、武衛、折衝、綏南、橫江、盪魏、綏遠，以及安鎮、征平、前後、左右、偏衛等稱。都尉則有騎、奉車、立信、輔義、平北、破賊、都軍、安民、興業、典農等。校尉則有安南、忠義、副軍、建武、定威、奮武、武猛、輔義、司鹽、城門、步兵、長水、越騎等。中郎將有輔義、輔軍、司市、司直、揚武、昭武、建武、昭義、立節、建忠、安東、橫野、武鋒、盪寇、五官等。與魏、漢兩國大略相同也。其餘軍吏尚有都護、節度、護軍、監軍、典軍、撫軍、鎮軍、軍師、察戰等，各因事設置也。

孫慮嘗假節開府治半州。孫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特殊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卹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吳志卷一四孫慮傳注引吳書。）其時開府治事雖不數見，然所倚畀者綦重矣。至於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諸名位間亦授置，但不若魏、漢之衆也。

州、郡、縣吏皆沿舊制，無所更易。惟置官太多，以爲民害，識者論之。步騭嘗上疏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

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吳志卷七步騭傳）此爲開國時之情弊。至孫皓當國，敗壞益甚。陸凱條舉時政之失，其十七事曰：「今所在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孫休）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孫權）也。」十九事曰：「先帝時居官者威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吳志卷一六陸凱傳）由此觀之，不徒孫皓不修吏治，而孫休亦以是致亂耳。

吳亦置校事官，其禍害與魏相類。初孫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孫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吳志卷二孫權傳）又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顧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吳志卷七顧雍傳）又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陸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吳志卷一三陸遜傳）又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吳志卷一七是儀傳）當時呂壹多行不道而孫權寵嬖，大臣將相尙多受其害，庶民益不堪矣。其後壹雖刑戮，校事之官猶未廢棄。陸凱上疏，其十八事

曰：「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也。」（吳志卷一六陸凱傳。）孫皓本為暴主，加以校事之助惡，宜乎酷虐滋甚也。其間惟孫亮時諸葛恪為太傅，能視聽息校官，百姓歡悅。惜乎人亡政息，恪死而校事復置，為害轉烈矣。

三國新志

卷六

軍備志

三國紛爭歷數十年，互以兵力相角逐，故軍備特盛。惟其初起皆微，積之日久，乃漸強大。及夫覆敗，則如土崩，不戢自焚也。曹操於漢靈帝中平六年（西曆一八九年）起兵，僅有衆五千人（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世語）。獻帝初平元年（西曆一九〇年）操以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逮建安五年（西曆二〇〇年）與袁紹戰時，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魏志卷一曹操傳）。官渡之戰爲操立功之始，兵尙不多，則前此當更弱矣。然裴松之獨以爲非，謂「操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

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于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操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操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操使徐晃等擊其運車。操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操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魏志卷一曹操傳注）裴以爲少不勝多，遂疑陳壽所紀爲非實錄，究有未當。不知赤壁、肥水兩役皆未嘗不如是耳。至於破黃巾得降卒三十餘萬，其兵已於興平元年（西曆一九四年）爲呂布所敗，操至突火而出，自不能據爲兵多之證也。且操嘗自述曰：「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武故事）其言雖不由衷，然限於時勢，或亦如是也。觀夫田豐說袁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魏志卷六袁紹傳）荀彧謂：「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旣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

此武勝也』(魏志卷一〇荀彧傳)又郭嘉謂：「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魏志卷一四郭嘉傳)又劉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魏志卷一四劉曄傳)衆說僉同，則曹操初起，兵本不多，固無疑義。裴氏之說不敢苟同也。惟建安十三年(西曆二〇八年)赤壁戰時，魏兵殊不少。曹操與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兵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江表傳)卽或誇誕，應不盡虛。周瑜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劉表衆亦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吳志卷九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卽如周瑜所計，亦近三十萬衆。又建安二十二年(西曆二一七年)曹操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吳志卷一〇甘寧傳注引江表傳)終操之世，其勢已盛矣。曹丕初爲魏王，嘗大饗六軍於邑東。黃初六年(西曆二二五年)至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魏志卷二曹丕傳)猶不減於曹操。自曹叡以後，兵柄世在司馬氏。漢爲魏滅，不旋踵而魏亦亡，其軍備則併移于晉矣。

兵之編置，徵募兼用。徵者調自州郡以實營伍。如曹叡嘗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

所經縣兵（魏志卷三曹叡傳）曹奐時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魏志卷四曹奐傳）此猶可謂爲屯駐之卒。更有簡取人民以爲兵者。如曹操破袁氏領冀州牧，辟崔琰爲別駕從事。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鄆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魏志卷一二崔琰傳）又呂虔爲泰山太守，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强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魏志卷一八呂虔傳）王朗上疏，主寓兵於農，其說尤顯。朗曰：「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發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大小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于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絲，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魏志卷一三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蓋徵兵制始於周，沿用於漢。斯時征戰頻仍，州郡紊亂，故徵調遠不及前代之善矣（參閱拙著中國歷代徵兵制度考，商務印書館出版）至於雇募，招集較易，漢獻帝興平元年（西曆一九四年）曹操至東阿，大饑，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魏志卷一曹操傳）曹洪將家兵千餘人就陳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魏志卷九曹洪傳）又杜畿嘗說范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費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費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

兵（魏志卷一六杜畿傳）樂進從曹操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魏志卷一七樂進傳）亂世擁衆舉事者利兵之易集，且以貲財相要結，使之效死，故募兵之制爲便也。

治兵講武或施於平日，或豫備征伐，皆有定制。建安二十二年（西曆二一七年）有司奏四時講武於

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鼓未復，士民

素習，自今以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年十月，操

操治兵，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次年七月又治兵（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魏書）

兩次爲之，皆將有事於外，前征孫權，後征劉備，各以時校閱也。曹丕於延康元年（西曆二二〇年）六月治

兵于東郊。公卿相儀，魏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魏志卷二曹丕傳）丕亦行于南征之先，立意與操相同。太

和二年（西曆二二八年）曹叡露布天下，並班告益州有言曰：『自朕卽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

革，且欲養四方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魏志卷三曹叡傳注引魏略）是

則尋常講習，以陳兵耀武也。至於魏之軍紀，初極敗壞，如曹操擊陶謙，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魏志卷一

曹操傳）其暴虐若此，蓋由治兵無道故也。又既定襄陽與樊，諸軍皆集，操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徐晃

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操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魏志卷一七徐晃傳）諸營皆離，惟



徐獨不動，其優劣可分矣。

兵之分布，有守衛京師者，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初曹操爲相國，置武衛營。相府以領軍主之。曹丕增置中營，於是合武衛中壘二營以統軍將軍五校統之。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帥。又有中護軍，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通考卷一五一兵考三）漢時南軍衛宮城，北軍守京城，皆爲宿衛之兵，其後亦出征戰。魏之編制如漢，惟官名稍稍更易而已。又有屯駐州郡者，如職官志所列征鎮各將軍及大將軍、都督等統領其兵。司馬朗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魏志卷一五司馬朗傳）雖並言宜復井田，而州郡領兵爲其本意。黃初以後州郡典兵，其議固早在曹操之世耳。

魏處中原，與吳畫江而守。遇有爭戰，必賴水軍乃濟。故魏之編練舟師，足以韻頡東吳也。建安十三年（西曆二〇八年）曹操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次年又作輕舟，治水軍。（魏志卷一曹操傳）建安十三年（西曆二〇八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吳人議之曰：「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吳志卷九周瑜傳）若操不敗于赤壁，則其水軍之勢未可輕也。曹丕於黃初五年（西曆二二四年）爲水軍。

親御龍舟，循蔡頴，浮淮，至壽春，揚州界。次年爲舟師東征。自譙循渦入淮（魏志卷二曹丕傳）。陳羣且假節都督水軍（魏志卷二陳羣傳）。自是以後，曹叡時司馬懿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張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魏志卷一七張郃傳）。曹芳時王昶以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魏志卷二七王昶傳）。魏之數世皆重其事。然終不能以之制吳者，周瑜所謂：「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吳志卷九周瑜傳）。則已洞悉其弊矣。

兵器陣勢皆足以出奇致勝，魏人頗有擅長者。如郝昭僅兵數千爲諸葛亮數萬之衆所圍。亮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前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魏志卷三曹叡傳注引魏略）。又如田豫爲鄢陵侯曹彰相，征代郡。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魏志卷二六田豫傳）。他如曹操所爲新書，備言攻戰之法，不復詳舉矣。

劉備不僅初起兵少，且多經創敗，屢蹶屢振。漢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操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蜀志卷二劉備傳注引英雄記：當備救陶謙於徐州，僅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謙以丹陽兵四千益之。建安元年（西曆一九六年）爲呂布所敗。還小沛，後合兵得萬餘人，再敗于布，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又爲布將高順所敗。既而背操，郡縣多叛，操爲備衆數萬人。建安五年（西曆二〇〇年）曹操征之，盡收其衆，依袁紹，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後紹遣之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衆數千人，遂依劉表。表死，子琮降於操，備將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操追及，大獲其人衆輜重。蜀志卷二劉備傳：迄至夏口，諸葛亮謂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建安十六年（西曆二一一年）備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增備兵，明年曹操征孫權，備往救，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璋與備戰，李嚴率衆降備，備軍益強。蜀志卷二劉備傳：成都既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蜀志卷一劉璋傳：當併爲備有矣。逮章武二年（西曆二二二年）備與孫權戰於夷陵，立屯數十，五六百里相銜持，死者萬數，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

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吳志卷一三陸遜傳。〕漢國軍備之盛衰，當以是役並見其極矣。諸葛亮、蔣琬執政之際，皆稱足食足兵，則兵力漸復。劉禪嘗下詔有言曰：「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勛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襲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蜀志卷三劉禪傳注引諸葛亮集。〕亮作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數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亮集。〕亮出師之際，上表言：「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即或侈言其衆，但必非不自量力，輕爲孤注之擲，明矣。後人或訛之曰：「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其說不實。觀夫漢亡之日，李虎送士民簿，尙列有帶甲將士十萬二千。〔蜀志卷三劉禪傳。〕時已屢經戰陣，潰敗無可挽救，尙餘此衆。則昔日整軍經武，以與強魏爭雄之際，豈至不滿五萬哉？

漢亦徵募並行。初，諸葛亮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好結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

劉鎮南（劉表）孰與曹操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魏略。）錄游戶以益衆，當爲徵兵之制。又劉備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蜀志卷一三馬忠傳。）亦屬徵發也。然徵調不及，則以招募足之，如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巴西太守呂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又乂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蜀志卷九呂乂傳。）蓋當喪亂之際，姦僞滋多，故整頓亦良不易耳。

諸葛亮本長軍事，故其執政，於練兵講武，最爲注重。建興三年（西曆二二五年）始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十年（西曆二三二年）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蜀志卷三劉禪傳。）街亭旣敗時，有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

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又亮與書杜微有言曰：「今因曹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蜀志卷一二杜微傳。）亮輔漢十數年，日以整練軍伍爲事。雖廖立常懷怨望，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蜀志卷一〇廖立傳。）蓋其功莫可沒也。亮嘗與張裔、蔣琬書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蜀志卷一四姜維傳。）當時教練之人簡選名將，宜夫兵強勢盛，得與魏、吳相抗拒也。後人論亮用兵之善，有言曰：「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又曰：「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袁子說。）是皆教之平日，乃能致其用耳。

漢兵編制與魏不同。劉備初置五軍，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通考卷一五〇兵考二。）惟其兵之耗不在亮死以後。亮嘗上言劉禪謂：「自臣到漢中，中間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

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亮在日已多損折，逮後則益甚矣。又漢亦有水軍，如建安二十四年（西曆二一九年）關羽以舟兵盡虜于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吳志卷二孫權傳）其時羽尙據有荊州。及深入西蜀，無力東向，遂不以舟師爲重也。

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蜀志卷五諸葛亮傳注引魏氏春秋）當與木牛、流馬、雲梯、衝車並爲利器。至亮所作八陣圖，後世傳爲奇巧，尤其覃思精研之所得也。

吳之先世孫堅、孫策各擁兵甚衆。堅至南陽，衆數萬人（吳志卷一孫堅傳）孫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時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吳志卷一孫策傳）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劉勛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孫賁、孫輔率八千人於彭城待勛。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卽克之（吳志卷一孫策傳注引江表傳）堅與策建立基業以遺孫權，故權之繼起已強大可爲矣。馮熙使魏，曹丕問之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

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可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吳書。）行人專對，好爲夸大；然吳必衆多兵強。曹操之在濡須，曹丕之在廣陵，皆不戰而退。一則歎其齊肅，一則謂未可圖。（吳志卷二孫權傳。）則馮熙之言非盡誕妄也。至于後代，兵雖不少，已同弩末。陸抗上表云：「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吳亡於晉，猶有兵二十三萬。（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晉陽秋。）竟不能救其危急，蓋蹈漢之覆轍也。

孫堅、孫策皆取招募。初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既而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吳志卷一孫堅傳。）孫策依吳景時因緣召募得數百人。（吳志卷一孫策傳。）皆爲起事之時，藉以收集其衆也。自孫權以後，或徵或募，行之國中，人民不勝其苦。如陸凱上疏有言曰：「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吳志卷一六陸凱傳。）陸抗疏曰：「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皆極言其害。孫權時陳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克足精銳。

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克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吳志）

卷一○陳武傳附陳表傳。又陸遜討平山賊，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又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祇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祇，攻沒諸縣。（吳志一卷三陸遜傳）又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潘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吳志卷一六潘濬傳注引吳書）

權開其端，後以爲繼。孫休時取屯田萬人以爲兵。（吳志卷三孫休傳）曹奐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魏志卷四曹奐傳）吳民苦於兵役，至於激之生變，其怨毒實深矣。

孫亮嘗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長日於苑中習焉。」（吳志卷三孫亮傳）亮與將士子弟尙且爲之，則其養兵教戰，自更甚也。又朱然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諸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吳志卷一一朱然傳）又呂蒙約令軍人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

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人震慄，道不拾遺（吳志卷九呂蒙傳）。一則戒備慎重，一則紀律嚴明，皆爲平昔訓練之功，于以見其治兵之善也。

吳兵名目更多，通考云：「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丹陽青巾，交州義士及健兒、武射之名」（卷一五一兵考三）。蓋各以統屬不同而異其稱。孫權嘗使韓當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吳志卷一〇韓當傳）。劉備下白帝，孫權以見兵少，使胡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徐詳領左部，胡綜領右部督（吳志卷一七胡綜傳）。陳修嘗爲解煩督（吳志卷一〇陳武傳）。孫權特以纜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張溫（吳志卷一二張溫傳）。解煩敢死入則宿衛帳下，出則征伐四方，當爲精銳之師也。建安二十年（西曆二一五年）孫權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甘寧從權道遙津北（吳志卷一〇甘寧傳）。虎士爲侍衛之兵，曹操亦嘗命許褚統之（魏志卷一八許褚傳）。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干寶晉紀）。步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吳志卷七步騭傳）。甘寧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吳志卷一〇甘寧傳）。孫權征江夏，凌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領，盡復船（吳志卷一〇凌統傳）。駱統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吳志卷一二駱統傳）。是皆爲吳之

部曲，用諸征戰者也。

吳地通江臨海，故舟師較魏、漢兩國更多。如赤壁之役，孫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劉備并力（蜀志卷二劉備傳）又黃武元年（西曆二二一年）孫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曹休等（吳志卷二孫權傳）建興元年（西曆二五二年）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朱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敗（吳志卷一一朱桓傳附朱異傳）天紀四年（西曆二八〇年）晉師攻吳，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孫皓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吳志卷三孫皓傳）吳屢以水軍取勝，若孫皓撫衆有道，防守得宜，則晉以小船與吳相較，其勝敗猶未可知也。

吳國兵衆之苦，史不絕書。孫權時駱統上疏曰：「聽聞屬城民戶寢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貨財，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擲叛多也。」（吳志卷一二駱統傳）又其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吳志卷一〇陳武傳）其不

堪命，蔑以加矣！孫亮時，諸葛恪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逮至孫皓，則酷虐尤甚。賀邵疏曰：「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士兵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嘆」（吳志卷二〇賀邵傳）。陸凱疏曰：「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吳志卷一六陸凱傳）。三子所言皆當時實事。不惟大失衆心，且以自削威力。建衡三年（西曆二七一年）皓嘗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路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路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江表傳）。鳳凰三年（西曆二七四年）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天紀四年（西曆二八〇年）晉將軍王濬、唐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吳志卷三孫皓傳）。吳之致敗，實由於此。皓與何植書有曰：「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耶？孤之罪也」（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江表傳）。皓雖自知其罪，而已不能挽救覆亡矣。

三國新志

卷七

地理志

三國鼎立，戰無已時。疆域土地之分畫，遂難固定。勝則取之於人，敗則不能自守。或既得復失，或僞置遙領，或同地異稱，或省復不常，以致混淆難辨。加之陳壽之書簡略最甚。雖於國主各傳載有立郡之事，然屬縣未書，區別不明，後世參考以爲病焉。

東漢之世初設十三州部，遼獻帝興平元年（西曆一九四年）以涼州河西之金城、酒泉、敦煌、張掖四郡去州隔遠，別置雍州，遂爲十四州。建安十八年（西曆二一三年）省幽、并入冀；省司隸及涼入雍；省交州入荆、益，併爲九州。三國承漢之後，分領其地，惟大小分合各不相同耳。

併十四州爲九州。雖出漢帝之詔，實則曹操藉以自益，非真欲復古也。後漢書注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併爲雍州。省兗州并荊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益、雍州。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益、梁亦一地也。」（卷九獻帝紀注引獻帝春秋）惟冀增地最廣，乃以鑿操之欲也。初并土新附，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西曆二一三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曹丕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魏志卷一五梁習傳）曹操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曹丕卽王位，初置涼州。（魏志卷一五張既傳）黃初三年（西曆二二二年）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北部諸郡爲郢州。十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魏志卷二曹丕傳）景初二年（西曆二三八）年曹叡以遼東、昌黎、帶方、玄菟、樂浪五郡爲平州，後合爲幽州。（讀史方輿紀要卷二歷代州域形勢二注引典略）故魏之州數時有增減，未能一致也。太和中杜恕上疏有言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

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魏志卷一六杜畿傳附杜恕傳。）杜恕本列十二州之名，而又言十州者，蓋其時荆揚兩州實爲吳地，故不能併入魏境。景初中蔣濟上疏有言曰：『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魏志卷一四蔣濟傳。）則合荆揚言之矣。通考云：『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三，司隸，荆，豫，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卷三一五輿地考一。）則又併新置秦州而言也。宋書謂：『魏氏猶得漢地之九。』（卷三五州郡志。）僅言其大略，實則司隸，豫州，冀州，兗州，青州，并州六處得有全土，徐州但有西境，涼州有東，西北境，幽州有西南境，九州之地尙且未全耳。

郡國之數，說亦不一。晉書（卷一四地理志）通考（卷三一五輿地考一）皆作郡國六十八。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則作九十一（卷二歷代州域形勢二）楊丕復輿地沿革表則作九十三（卷一）細按願書各州所列郡數，合之爲九十五，若不計武都，陰平二郡，則亦爲九十三。似當以此數爲準。六十八必有闕略，九十一亦恐錯訛。考司隸治河南，卽漢治也。領郡六，曰河南，河內，河東，弘農，平陽，朝歌。荊州治襄陽，因劉表舊治。後治宛。曹芳改屯新野。領郡八，曰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義陽。豫州初治譙，後治潁川。領郡九，曰潁川，梁郡，沛郡，陳郡，魯郡，汝南，譙郡，弋陽，陽安。青州治臨菑，卽漢治。領郡五，曰齊郡，濟南，樂安，東萊，城陽。兗州治鄆，曹芳時屯平阿。領郡八，曰陳留，東郡，濟陰，山陽，任城，東平，濟北，泰山。揚州初治合肥，後治壽春。領郡三，

曰淮南，廬江，安豐。徐州治彭城。領郡六，曰下邳，彭城，東海，琅邪，廣陵，東莞。涼州治武威。領郡八，曰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平，西郡，西海。秦州治上邽。領郡六，曰隴西，漢陽，武都，南安，廣魏，陰平。惟武都，陰平二郡於太和三年（西曆二二九年）爲漢所併。故秦州實領四郡。冀州治鄴。領郡十三，曰趙郡，鉅鹿，安平，勃海，河間，清河，中山，常山，魏郡，平原，樂陵，陽平，廣平。幽州治薊。領郡十一，曰范陽，燕郡，右北平，上谷，代郡，遼西，遼東，玄菟，樂浪，昌黎，帶方。并州治晉陽。領郡六，曰太原，上黨，西河，鴈門，樂平，新興。雍州治長安。領郡六，曰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讀史方輿紀要卷二歷代州域形勢二）惟輿地沿革表所載青州多平昌郡，徐州少東莞郡。二書雖微有不同，然平昌分自城陽，東莞分自琅邪。建置稍異，而其地仍各在青州，徐州境內，無大出入也。

當曹操爲魏公之際，以鄴爲都邑。曹丕稱帝，仍都洛陽。黃初二年（西曆二二一年）以譙爲曹氏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京之遺跡，鄴爲王業之本基，與洛陽號曰五都（通鑑地理通釋卷四歷代都邑考三國都）曹丕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郟，爲中都之地。今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魏志卷二曹丕傳注引魏略）一國五都，羅列相望，此爲魏立都邑之特制也。

魏雖地廣兵強，有囊括海內之志，然當東拒吳，西備漢，憑險立屯，以謀進退攻守之利。曹叡嘗曰：「先帝

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魏志卷三曹叡傳。）魏設重鎮，所在皆是，匪僅三城而已。通考曰：『東自廣陵，壽春，合肥，沔口，西陽，襄陽，重兵以備吳。西自隴西，南安，祁山，漢陽，陳倉，重兵以備蜀。』（卷三一五輿地考一。）猶僅舉其要者。惟通鑑地理通釋紀之較詳，有廣陵，壽春，合肥，沔口，西陽，石陽，襄陽，樊，柵中，沮中，隴西，南安，狄道，漢陽，段谷，斜谷，陳倉，祁山，黎陽，官渡，白馬，延津，潼關，滎陽，汴水，故市，烏巢，鄧寨（卷一一三國形勢考上。）按此言之，考廣陵爲魏、吳兩國競爭之地。黃武四年（西曆二二四年）冬，曹丕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鼓百里。有渡江之志。孫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丕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吳錄。）是時廣陵尙爲魏有。五鳳二年（西曆二五五年）孫亮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吳志卷三孫亮傳。）則後屬吳矣。壽春歷爲毋丘儉，諸葛誕所據守。（魏志卷二八毋丘儉傳，諸葛誕傳。）司馬懿嘗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魏志卷二八鄧艾傳。）其地爲兵家所必爭也。合肥於劉馥爲揚州刺史時乃造空城，建立州治。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後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葺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魏志卷一五劉馥傳。）青

龍元年（西曆二三三年）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捨其歸路，於計爲便。」（魏志卷二六滿寵傳）因魏之防守甚嚴，故孫權、諸葛恪先後屢攻，皆無功而退。沔口初屬魏，曹丕時文聘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往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志卷一八文聘傳）惟青龍以後，其地改屬於吳。西陽爲滿寵據守，太和三年（西曆二二九年）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魏志卷二六滿寵傳）石陽卽權圍寵之地也。襄陽跨連荆、豫，控扼南北，時爲重地。曹操敗於赤壁，惟襄陽未失。關羽攻沒于禁等，徐晃救援。曹操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魏志卷一七徐晃傳）其後諸葛瑾、陸遜攻之皆不得下，蓋地勢險要故也。樊嘗爲曹仁屯駐。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守城，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魏志卷九曹仁傳）赤烏四年（西曆二四〇年）吳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司馬懿救之。（吳志卷二孫權傳）粗中屢爲吳所攻，赤烏四年（西曆二四〇年）諸葛瑾取之。（吳志卷二孫權傳）五年（西曆二四一年）九年（西曆二四

五年）朱然迭征（吳志卷一一朱然傳。）沮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隄，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沮中（吳志卷一一朱然傳注引襄陽記。）沮中即今襄陽南，沮水左右地（通鑑地理通釋卷一一三國形勢考上注。）以其地豐殖險阻，故二國爭之。隴西，南安，狄道，祁山四地，鄧艾嘗言：『皆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魏志卷二八鄧艾傳。）漢陽即天水，延熙二十年（西曆二五七年）姜維欲乘虛向秦川，即其地耳（蜀志卷一四姜維傳。）段谷乃鄧艾大破姜維之地（魏志卷二八鄧艾傳。）斜谷爲魏攻漢所由之道。太和曹真表欲數道伐漢，從斜谷入。陳羣以爲曹操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魏志卷二二陳羣傳。）景元四年（西曆二六三年）魏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姜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魏志卷二八鍾會傳。）軍行所經，魏漢必爭也。陳倉爲郝昭，王生屯守，修治其城。逮諸葛亮圍之，已有備而不能克（魏志卷九曹真傳。）祁山當守，鄧艾已言之矣。諸葛亮屢出而不得逞，乃爲形勢所扼也。黎陽初屬袁尙，建安七年（西曆二〇二年）曹操征之，連戰袁尙數敗，退固守。次年操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尙夜遁。操留賈信屯黎陽（魏志卷一曹操傳。）官渡

關繫曹操功業甚鉅。當袁紹與操相持，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操決勝敗。操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魏志卷一曹操傳》。未幾操一戰勝紹，果如彧所料者。白馬亦操紹激戰之地。建安五年（西曆二〇〇年）袁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操北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軍西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魏志卷一曹操傳》。延津守戰皆宜，曹操嘗使于禁將兵守延津以拒袁紹。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魏志卷一七于禁傳》。又袁紹嘗追操兵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魏志卷一曹操傳》。潼關初在新安，後移華陰。建安十六年（西曆二一一年）馬超等屯潼關。曹操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操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雲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魏志卷一曹操傳》。諸葛亮出師表所謂：『殆死潼關』即其處也。滎陽、汴水自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王應麟考之甚詳。《通鑑地理通釋卷一二三國形勢考上》。故市，烏巢有袁紹輜重萬餘乘，曹操用許攸之計，輕兵夜襲。《魏志卷一曹操傳注引曹瞞

傳。鄧塞在樊近處，魏常於其地治舟艦以伐吳。陸機著辨亡論有言曰：「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蓋謂此也。通鑑地理通釋所舉魏之重鎮，略見於此。其散紀三國志者則多不勝數矣。惟當時有識之士默察時勢，而頗能預言利害。如荀彧嘗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彧獨將宗族至冀州。（魏志卷一〇荀彧傳）和洽以冀州土平兵強，英傑所利，四戰之地。（魏志卷二三和洽傳）楊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魏志卷二三楊俊傳）高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魏志卷二四高柔傳）皆相度形勝，以明其先見之機也。

魏之州郡縣邑不時增省，更易甚多。初建安九年（西曆二〇四年）曹操拔鄴，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荀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尙，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尙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遂寢九州議。（魏

志卷一〇荀彧傳。操欲擴張領土，謀之已久。顧以羣雄未服，猶不敢貿然遽發也。其屬地變易，前此如建安三年（西曆一九八年）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後則十一年（西曆二〇六年）割東海之襄、賁、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十七年（西曆二一二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廩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西曆二一三年）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又漢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操爲魏公。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九年（西曆二一四年）省安東、永陽郡。二十年（西曆二一五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又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又分巴郡以朴胡爲巴東太守，杜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魏志卷一曹操傳）。曹丕黃初元年（西曆二二〇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二年（西曆二二一年）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三年（西曆二二二年）分置荊州、郢州，旋復郢州爲荊州（魏志卷三曹丕傳）。曹叡太和元年（西曆二二七年）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二年（西曆二二八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四年（西曆二三〇年）省上庸郡。青龍三年（西曆二三五年）復置朔方郡。景初元年（西曆二三七七年）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

郡。又分襄陽、臨沮、宜城、裕陽、邛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又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二年（西曆二三八
年）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龍亢、山桑、浚江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
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爲沛王國。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魏志卷三曹叡傳）。曹芳正始元年
（西曆二四〇年）以遼東、汝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
五年（西曆二四四年）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又復秦國爲京兆郡。八年（西曆二四七
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嘉平三年（西曆二五一年）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魏志卷四
曹芳傳）。曹髦甘露三年（西曆二五八年）改丘頭爲武丘。四年（西曆二五九年）分新城郡復置上庸
郡（魏志卷四曹髦傳）。曹奐景元四年（西曆二六三年）分益州爲梁州（魏志卷四曹奐傳）。吳元興
元年（西曆二六四年）置交阯（吳志卷三孫皓傳）。自曹操以下雖代有紀載，然猶闕略不全。蓋曹丕稱
帝，郡國縣邑多所改易（魏志卷二曹丕傳）。曹芳卽位至嘉平五年（西曆二五三年）郡國縣道多所置
省，俄而還復，不可勝紀（魏志卷四曹芳傳）。宜乎不得悉載也。又曹叡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涿郡
主者欲言郡爲中平。王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爲不劇耶？」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
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

民乎？』遂言爲外劇郡（魏志卷二四王觀傳）所謂中平外劇之分，當以地勢定其差異耳。

漢之土地少於魏、吳。蓋劉備幾經創敗，乃得偏安西蜀。諸葛亮、姜維等雖屢出師，皆未償其志。故終其世僅守舊之益州。通考曰：『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卷三一五輿地考一）梁分自益，名爲二州，實仍故土。延熙四年（西曆二四一年）蔣琬上疏曰：『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蜀志卷一四蔣琬傳）其時僅據有魏之武都、陰平二郡。魏以四郡稱秦，漢以二郡稱涼，皆徒虛擁州名而已。又章武元年（西曆二二一年）劉備以李恢爲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建興七年（西曆二二九年）劉禪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蜀志卷一三李恢傳）漢雖置交州之吏，實則遙領，未有其地也。

益州治成都。領郡十二，曰蜀郡，犍爲，汝山，越嶲，牂柯，永昌，江陽，漢嘉，朱提，建寧，雲南，興古。梁州治漢中。領郡八，曰漢中，廣漢，巴郡，梓潼，涪陵，巴東，巴西，宕渠。併陰平，武都計之。漢有二十二郡。

劉備爲漢中王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備。後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

南（蜀志卷二劉備傳）成都遂爲漢之都邑。

漢之重鎮，通考僅載漢中，與勢白帝（卷三一五輿地考一）通鑑地理通釋於三者之外，更舉馬鳴劍閣，陽平關，定軍山，沔水，漢水，漢樂二城，駱谷，子午谷，黃金谷，八陣圖等（卷一一三國形勢考上）考漢中初爲張魯所據，易名漢寧，曹操征魯後仍復其舊。既而劉備破夏侯淵，遂爲漢有。其地爲漢之要衝。建安二十二年（西曆二一七年）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變，偪故耳。今策淵，郃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蜀志卷七法正傳）又黃權嘗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蜀志卷一三黃權傳）又劉備爭漢中，急書發兵，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蜀志卷一一楊洪傳）劉備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蜀志卷一四姜維傳）是故漢扼守甚嚴，魏延、蔣琬、姜維先後鎮之。馬鳴劍閣爲入蜀之道。徐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劍閣。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曹操聞甚喜，假

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魏志卷一七徐晃傳）趙雲、魏延先後焚燒閣道，蓋以阻追兵，固防守也。陽平關亦曰陽安關。建安二十年

（西曆二一五年）曹操征張魯，魯使弟衛與將軍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操乃密遣解衡、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魏志卷一曹操傳）二十三年（西曆二一八年）劉備軍陽平關，夏侯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魏志卷九夏侯淵傳）建興四年（西曆二二六年）諸葛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蜀志卷三劉禪傳）皆堅守其地。景耀六年（西曆二六三年）姜維表劉禪，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禪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乃遣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而關口已下，長驅而前。（蜀志卷一四姜維傳）賀邵有言曰：『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吳志卷二〇賀邵傳）所謂三關，陽平關、白水關、江關是也。定軍山亦漢之屏障。建安二十四年（西曆二一九年）劉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夏侯淵將兵來爭其地，劉備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斬夏侯淵，張郃及曹操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蜀志卷二劉備傳）沔水，漢水流貫上下，諸葛亮所謂『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蜀志卷五諸葛亮傳）猶言下游形勢。至於二水所經，巴蜀

所利，則通鑑地理通釋已詳紀矣。（卷一一三國形勢考上。）漢樂二城爲諸葛亮所立。建興七年（西曆二二九年）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蜀志卷三劉禪傳）姜維嘗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往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蜀志卷一四姜維傳）興勢作營以破夏侯淵，早在劉備之世。延熙七年（西曆二四四年）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王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蜀志卷一三王平傳）駱谷，子午谷，黃金谷皆通蜀漢要道。正始五年（西曆二四四年）曹爽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乃引軍還（魏志卷九曹爽傳）延熙二十年（西

曆二五七年。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蜀志卷三劉禪傳。景元四年。西曆二六三年。魏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魏志卷四曹奐傳。太和中魏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魏志卷一三華歆傳。鍾會伐蜀。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魏志卷二八鍾會傳。黃金谷水陸艱險。語曰。山水艱阻。黃金子午。通鑑地理通釋卷一一三國形勢考上。三谷爲西蜀門戶。是以漢魏兩國歷相爭持也。白帝一名魚復。後改永安。章武二年。西曆二二二年。劉備自獠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蜀志卷二劉備傳。法正與劉璋賤有言曰。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蜀志卷七法正傳。漢聞吳增兵巴丘。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宗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蜀志卷一五宗預傳。吳將朱績以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漢。使爲并兼之慮。漢使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吳志卷一一朱然傳附朱績傳。永安位於漢吳相接之處。乃爲東向重鎮也。八陣圖故址不一。諸葛亮布陣聚壘。後世轉相追尋。通鑑地理通釋羅列諸家之說。卷一一三國形勢考上。蓋形跡宛然猶在也。總之漢據蜀中。地原險要。是以早在漢末。苟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

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魏志卷一〇荀攸傳》。又鄧芝自表請見孫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漢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漢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蜀志卷一五鄧芝傳》。由此二事可以知其大勢矣。

漢之郡縣亦稍有省置。劉備初以陳震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汝山太守。《蜀志卷九陳震傳》。分廣漢爲梓潼郡，以霍峻爲梓潼太守。《蜀志卷一一霍峻傳》。鄧方爲犍爲蜀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蜀志卷一五季漢輔臣贊注》。改魚復縣曰永安。《蜀志卷二劉備傳》。建興三年（西曆二二五年）劉禪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蜀志卷三劉禪傳》。殆以領地不多，而更易遂亦少耶？

吳國奄有江東，其荆、揚、交三州爲漢之故地，惟郢州初本魏置，旋魏廢而吳仍其舊。廣州分自交州，荊州初亦屬魏，及赤壁戰後，南郡以南爲吳有，吳、魏遂分立荊州。《晉書卷一四地理志》。又揚州於興平中，江東

地悉入吳；魏所得僅三郡而已。

揚州治建業。領郡十三，曰丹陽，吳會稽，豫章，廬江，廬陵，鄱陽，新都，臨川，臨海，建安，吳興，東陽。荊州治南郡。領郡十四，曰南郡，武陵，零陵，桂陽，長沙，宜都，臨賀，衡陽，湘東，建平，天門，邵陵，始安，始興。郢州治江夏，領郡不詳，就已知者曰武昌，蘄春，安成，彭澤。交州治龍編。領郡七，曰日南，交趾，九真，合浦，新昌，武平，九德。廣州治番禺。領郡七，曰南海，蒼梧，鬱林，高涼，高興，桂林，合浦北部。通考謂吳有郡四十有三（卷三一五輿地考一）其數不得詳實也。

吳之都邑遷易無定，孫權初屯吳，建安十三年（西曆二〇八年）鎮丹徒，築京城。南面西面各開一門，因京峴號爲京鎮，在建業之北，因門爲京口（通鑑地理通釋卷四歷代都邑考三國都）十六年（西曆二一一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吳志卷二孫權傳）權之都秣陵，張紘、劉備實爲其謀。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吳志卷八張紘傳注引江表傳）又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卽有警急，赴救爲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

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吳志卷八張紘傳注引獻帝春秋）則權固嘗熟計之矣。建安二十五年（西曆二二〇年）自公安都鄂，改鄂爲武昌。黃龍元年（西曆二二八年）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吳志卷二孫權傳）孫皓於甘露元年（西曆二六五年）至武昌。寶鼎元年（西曆二六六年）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吳志卷三孫皓傳）吳帝往返二地，蓋取其東西相峙，可以扼長江而保吳楚故也。

吳與魏漢毗連，又江湖貫通，故所在皆有重鎮。通考謂以建平、西陵、樂鄉、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並爲重鎮。其後得沔口、邾城、廣陵（卷三一五輿地考一）通鑑地理通釋更增有峽口、陸口、下雒、陽新、尋陽、柴桑、東興、東關、巢湖、邾城、安陸、涂中、涂塘等（卷一二三國形勢考下）考建平乃吳置以備漢者，陸抗上疏所謂：「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雷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建平與西陵並論，則險要當無軒輊。是以晉王濬自蜀沿流伐吳，吳守將吳彥請建平增兵，謂若建平不下，晉師終不敢過。是明徵也。西陵一名夷陵，屬魏爲臨江郡，漢則改爲宜都，吳又改夷陵爲西陵。陸遜嘗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吳志

卷一三陸遜傳。陸抗謂諸將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又上疏曰：「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又建安二十四年（西曆二一九年）陸遜屯夷陵守峽口以備漢（吳志卷二孫權傳。）是峽口與西陵並重也。樂鄉城爲陸抗所築，朱然修之。永安二年（西曆二五九年）孫休拜抗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建衡二年（西曆二七〇年）孫皓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吳志卷一三陸遜傳附陸抗傳。）又朱績亦嘗拜平魏將軍，樂鄉督（吳志卷一一朱然傳附朱績傳。）南郡初屬劉備，建安二十四年（西曆二一九年）孫權征關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吳志卷二孫權傳。）蒙嘗上疏，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關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吳志卷九呂蒙傳。）其言果中。厥後朱然、陸遜、張咸、伍延等相繼據守，其地蓋爲兵爭要害也。巴丘歷置屯戍，初孫策使周瑜討江夏還定豫章，盧陵，留鎮巴丘（吳志卷九周瑜傳。）孫權後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吳志卷二孫權傳。）孫皓則以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吳志卷三孫

皓傳。宗預言漢吳設戍，巴丘與白帝相爲防制者也。夏口亦名魯口。當曹操大舉伐吳，周瑜請得精兵三萬人，保爲破之。吳志卷九周瑜傳。孫皓時華覈表薦陸禕有言曰：「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吳志卷一六陸凱傳。夏口爲吳之心喉，故常以名將領重兵駐守。陸口或稱陸溪口。建安十五年（西曆二一〇年）孫權以魯肅爲漢昌郡太守，屯陸口。吳志卷二孫權傳。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吳志卷九魯肅傳。建安十九年（西曆二一四年）權遣呂蒙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吳志卷二孫權傳。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吳志卷八嚴峻傳。魯肅卒，呂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吳志卷九呂蒙傳。孫權拜陸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吳志卷一三陸遜傳。嘉禾三年（西曆二三三年）權令呂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吳志卷一五呂岱傳。武昌旣爲都城，又置留守。陸遜死後，諸葛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荆州事。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諸葛恪代遜，孫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呂岱督右部。吳志卷一五呂岱傳。下雒、陽新二縣，孫權嘉甘寧之功，拜西陵太守，領其地。吳志卷一〇甘寧傳。尋陽爲武昌郡一縣。孫策時周瑜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復進尋陽。吳志卷九周瑜傳。呂蒙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吳

志卷九呂蒙傳。柴桑在吳時嘗置督鎮守。初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周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

（吳志卷九周瑜傳。）赤烏六年（西曆二四二年）司馬懿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於柴桑（吳志卷二孫權傳。）呂範遷平南將軍，屯柴桑（吳志卷一一呂範傳。）皖城初屬魏，曹操恐江濱郡縣爲孫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吳志卷二孫權傳。）建安十九年（西曆二一四年）孫權攻克其地，後令諸葛恪屯戍之。皖口爲皖水入江處。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孫權親征皖（吳志卷九呂蒙傳。）又諸葛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

（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不惟地當衝要，且爲農利所資也。牛渚圻亦謂之采石，初孫策以周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吳志卷九周瑜傳。）孫權以全琮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吳志卷一五全琮傳。）孫皓時何植爲牛渚督，晉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

（吳志卷三孫皓傳。）濡須塢爲孫權所築。呂蒙從孫權拒曹操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曹操不能下而退（吳志卷九呂蒙傳。）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吳志

卷九呂蒙傳注引吳錄。後曹操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操。操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操引退（吳志卷九呂蒙傳）濡須口亦爲要地，建安十八年（西曆二一三年）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於濡須口入（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吳歷）相拒月餘，操退。濡須雖屢爲魏攻，終未能下，因吳兵扼守甚固也。東興高峻險狹，吳魏相持甚烈。吳則築城，魏亦於對岸置柵。黃龍二年（西曆二二九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諸葛恪以建興元年（西曆二五二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吳志卷一九諸葛恪傳）又諸葛恪率軍遏巢湖，城東興（吳志卷三孫亮傳）二地皆吳國據以阻絕魏師之進犯。邾城於赤烏四年（西曆二四〇年）陸遜城而守之（吳志卷二孫權傳）安陸亦江漢間一都會。陸遜嘗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吳志卷一三陸遜傳）沔口屬吳，後嘉禾三年（西曆二三三年）孫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吳志卷二孫權傳）又先是建安十三年（西曆二〇八年）孫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吳志卷一〇董襲傳）廣陵

見前。嘉禾三年（西曆二一三年）孫權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吳志卷二孫權傳）涂塘則赤烏十三年（西曆二四九年）孫權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吳志卷二孫權傳）吳之重鎮徧于國中，而終不能自保其國。是誠所謂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耳。

吳國州郡增省之事甚多，尤以孫權在位爲甚。初孫策時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太史慈爲建昌都尉（吳志卷四太史慈傳）建安十年（西曆二〇五年）孫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十三年（西曆二〇八年）分歙爲治新，新定、黎陽、休陽縣，以六縣爲新都郡。十五年（西曆二一〇年）分豫章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十六年（西曆二一一年）改秣陵爲建業。二十五年（西曆二二〇年）改鄂爲武昌。又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黃武元年（西曆二二一年）改夷陵爲西陵。五年（西曆二二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又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七年（西曆二二七年）罷東安郡。又改合浦爲珠官郡。黃龍三年（西曆二三〇年）改置禾興縣。嘉禾三年（西曆二一三年）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赤烏五年（西曆二四一年）改禾興爲嘉興（吳志卷二孫權傳）又孫權嘗分丹陽爲臨川郡，以朱然爲太守（吳志卷一一朱然傳）建安十六年（西曆二一一年）分餘杭爲臨水（吳志卷一五賀齊傳）孫亮太平二年（西曆二五七年）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

臨川郡（魏志卷三孫亮傳）孫休永安三年（西曆二六〇年）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六年（西曆二六三年）分武陵爲天門郡。七年（西曆二六四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吳志卷三孫休傳）。孫皓甘露元年（西曆二六五年）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寶鼎元年（西曆二六六年）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陽爲吳興郡。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二年（西曆二六七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建衡三年（西曆二七一年）分交阯爲新昌郡。又置武平郡。鳳凰三年（西曆二七四年）分鬱林爲桂林郡（吳志卷三孫皓傳）。惟吳若置郢州，當在魏黃初三年（西曆二二二年）曹丕復郢州爲荊州之後。是時吳、魏並立，孫權以之相抗衡也。但其說僅見宋書地理志，而三國志與晉書皆不載。況吳亡，王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晉陽秋）。四州爲荆、揚、交、廣，另無郢州。豈置而復廢，抑宋書所載非實耶？且晉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晉書卷一四地理志序）亦無郢州。郢州之復，逮劉宋乃立。按此恐爲宋書之誤矣。

三國新志終

